

# 見證集Ⅲ 《邁向應許美地》文稿

## 目錄

序言

李永成

### 信主見證

平安  
走上跟隨耶穌的路  
我的信主經歷  
感恩見證  
一個重生的新人  
美福盡在福音中  
信主見證  
活在基督裡  
在信心中成長  
回家的感覺真好！  
成為新人  
智慧的開端  
這一條路  
邁出信仰的一步  
帶領  
奇異恩典  
一心信靠主  
轉變  
信而受洗  
二十年信主路  
生日  
在主凡事都能  
上帝一直都在愛我  
彼岸  
典型香港青年的轉變  
遲來的信仰

朱 玲  
王耀江  
賈 琴  
黎方子芬  
建 國  
李 濱  
方 芳  
曉 紅  
王 亮  
王海源  
池韋盈  
李顯平  
劉亞英  
藍 征  
夢 琳  
玉 榮  
齊 民  
曄 芳  
建 軍  
王啟樑  
小 羊  
呂 雪  
孟 麗  
劉 英  
冼知樂  
果祐增

## 信仰與生活

仰望星空  
走出曠野——我們「知青」的“悔”與“無悔”  
上帝的保護  
奇異恩典  
祂完全的救了我  
    • 母親的感言 --- 三幅圖畫  
選擇困難症與基督徒的簡樸生活  
有了永生的盼望，今生就不再一樣

李永成  
時明  
黃恩典 (李永成譯)  
劉文心  
胡仁康 (王敏譯)  
王敏  
陳錦  
李世超

## 教會與我

我在檀香山華人信義會的年月  
教會是我真正的家  
當年的我  
感謝上帝  
我應該長大了！  
幫助我學習和成長的家——教會  
吾愛吾家

林文禮  
武馬瑩琦  
臧麗琳 (張宇譯)  
陳嘉順  
方李曉芳  
潘敏玲  
鄭超

今年(2014年)是我們教會成立40週年。

我們知道，“40年”在《聖經》中有特別的意義：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經過40年，然後來到上帝應許賜給他們的迦南美地。“40年”代表磨練和考驗的時期。

在進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對以色列人說：「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上帝在曠野引導你這40年…。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這40年，你的衣服沒有穿破，你的腳也沒有腫。你當心裡思想，耶和華——你上帝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兒子一樣。你要謹守耶和華——你上帝的誠命，遵行祂的道，敬畏祂。因為耶和華——你上帝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水來…。」（申8:2-7）

過去的40年，上帝對我們教會有許多奇妙的引導和供應。

我相信，在面前的日子上帝會賜給我們更豐盛的恩惠。

我們在年初定下教會今年的目標：「邁進應許美地——活出豐盛生命」。

今年我們舉辦多項慶祝活動，其中一項是出版一本見證集；這將是本教會出版的第三本見證集。在這見證集中，我們收集了40篇過去幾年本教會弟兄姊妹寫的見證。這些見證曾經在我們的週刊上登載過，所以，我都曾經讀過。如今再讀，心靈還是被觸動。看到許多弟兄姊妹因為信靠耶穌，生命有奇妙而美好的改變，我深得激勵。

這教會在檀香山40年，沒有白佔地土。我們夫妻在這教會事奉了三十多年，沒有虛度光陰。這見證集也定名為《邁進應許美地》，是相當適切的標題，因為當中的作者都是在上帝的恩眷中展開了人生嶄新的一頁，踏上了美善的路。

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論語·為政》）

孔子表示他到了四十歲，人生有相當經驗，也比較有定見，不容易被迷惑。

我們教會經過了四十年，經歷了不少風浪的考驗和異端的迷惑。

我們也因此對基督的教導和對《聖經》的真理有比較清楚的認識。

我與眾弟兄姊妹共勉：在面前的日子，我們要更堅定信靠上帝、跟隨基督。

使徒保羅說：「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3:13-14）

我們都應該有同樣的心志。

我們教會最年長的一位長輩，章伯母(章林蒲美姊妹)，今年97歲，耳聰目明，行動自如。章伯母1978年在本堂領受洗禮，一直在我們教會聚會；到今天還經常來參加主日崇拜。章伯母是本教會碩果僅存的元老之一，她見證着本教會的成長。章伯母知道我們即將出版見證集，把她寫的詩《頌主恩》送給我們，使這見證集倍添華彩。

我把這詩敬錄如下：

「宇宙是我家，完美無疵瑕；陽光鋪大地，明月照天涯。

青山傍綠水，落日映晚霞；四季時有序，稻麥年年發。

牛羊卧草原，百鳥伴群花；和風兼細雨，慈愛潤幼芽。  
天父賜恩澤，黎民福無涯。」

回望教會度過的四十年，我們領受了上帝許多恩典。  
感謝上帝賜給我們眾多的弟兄姊妹彼此扶持，同奔天路。  
感謝許多領袖同工，多年來同心合意，在這教會中努力耕耘建樹。  
感謝晉生、敏玲，幫忙編輯這見證集。  
感謝辦公室的同工釗棋、詠芝幫忙打字。  
這文集清楚見證着上帝的恩典，同時也盛載着我們感恩的心。

# 信主見證

剛接觸教會的時候，聽到弟兄姐妹之間用平安來問候，覺得很特別。這是在此之前我很少遇到的一種打招呼方式。平安這個詞看似很普通，但真能感受到平安太難了。當然我指的不是路途中沒出啥事的狹義上的平安，而是指人內心深處真正的平和還有安全感。認識主之前，我生命中的每個階段，幾乎每天都處在焦慮之中。為工作焦慮，為人際關係焦慮，為未來焦慮，為家庭焦慮，為生活瑣事焦慮。

來夏威夷之前我在電視台工作，做了十幾年的直播節目。沒有周末，沒有假期，每天每天都有一根弦兒在繃着——下期選題在哪裡？直播時嘉賓來不了怎麼辦？一個小時的播出時間絕不能開天窗。直播開始時必須得把一切都準備好，別說差一秒，差一幀也不行。再有就是國內的宣傳非常敏感，所有電視台的直播節目都有15秒的延時播出，嘉賓、觀眾、熱心電話亂說話亂喊口號怎麼緊急處理？一直緊張一直焦慮。永遠都有幹不完的活兒，白天採訪、拍攝，夜裡寫稿子、編片子，晚上做直播。經常三四點鐘睡，第二天早上八點半準時到單位開始新一天的工作。就這樣，台裡還明文規定，製片人24小時不能關機。那一段時間我很討厭手機，那哪兒是手機，那是24小時不定時炸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於，把身體累垮了，走路走不直，總往一邊倒，開車的時候經常胸口難受，只能把車停在路邊恢復了再繼續，經常血壓高壓只有五六十，好幾次眼前一黑就暈倒了。就這樣都沒空去醫院，最後還是在我愛人的勸說下去了醫院。一檢查，什麼腦血管痙攣，什麼兩側腦供血不同，心率不齊等等一大堆毛病，醫生說必須休息，如果我再繼續下去，心臟病成了真性的，就沒法治療了。是不是得休息呢？人活着沒有平安能休息嗎？當了記者，努力當編導，當了編導努力當主編，當了主編努力當製片人。當了製片人，又琢磨着怎麼力破群雄幹上頻道總監，估計真當上總監目標又得盯着台長了吧。慾望不止努力不息，不能休息，繼續努力！作為一個電視人，生活的主題就是收視率、收視率、收視率；稍有波動，就焦慮。開個會攔目受點排擠，就得琢磨着是不是過節沒給領導送禮，不待見我們了，焦慮啊。後來我看到像崔永元這樣的電視人得了抑鬱症，真的很能理解。那時我就有那樣的傾向，長期失眠，一點小事就火冒三丈，經常覺得活着沒多大意思，死了也挺好，可以好好躺着休息。其實不止我這樣，常聽到朋友說的一句話就是對未來茫然，沒有安全感。在國內，一懷孕就得訂醫院找熟人，孩子沒生就得考慮幼兒園排號，孩子兩歲就得考慮：怎麼擇校，怎麼買必須住夠五年的學區房。我外婆今年九十歲，她八十歲的時候自己就把墓地買好了，在她看來地越來越少，價越來越高，不能給子女添亂。看看這些，從生到死，只有焦慮沒有平安。

那是不是生活安逸了，節奏放慢了，就有平安了呢？剛來夏威夷，脫離了過去的生活軌跡，看着美國人慢節奏的，悠閒的生活方式，讓你想快都快不起來。那時，我們一家感嘆。唉，到了美國，才知道什麼是生活啊，我們曾經只是活着。可是好日子沒過幾天，焦慮又來了。長期各忙各的兩個人這輩子頭一回一天二十四小時生活在一起，我在工作中落下的強迫症這時凸顯出來，兩個人的矛盾也凸顯出來。於是戰爭開始了，吵架，有時一天吵好幾架。那時真能理解為什麼很多人離婚的理由是性格不和了。為生活瑣事焦慮，為孩子教育問題焦慮，為語言不通焦慮，甚至那時懷孕的我，為順產還是剖腹產焦慮。總之，讓人焦慮的事太多太多了。所以說，環境是否能給我平安？有錢有權就有平安嗎？自己能否給自己平

安？是不是自己把事情都想開了就能得到平安呢？不行，這些都不能帶來平安。

因為平安是上帝給的，只有祂能給我們。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我們太弱小了太無力了，只有信靠祂，真正聽祂的話，才有平安。就像《馬太福音》6章34節說：「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當你覺得雙手無力的時候，上帝說：「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申 33:25）

當你覺得壓力承擔不了的時候，上帝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 11:28）

當你說你做不下去時，上帝說：「我的恩典夠你用（林後 12:9），支持下去！」

當你說：「我害怕。」上帝說：「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而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 1:7）

當你憂傷時，上帝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箴 17:22）

當你付出沒有成果時，上帝說：「含淚播種的，必歡呼收割。」（詩 126:5）

當你遭受患難的時候，上帝說：「你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你們、叫你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林後 1:4）

當你看不清方向的時候，上帝說：「…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腓 3:13-14）

當你走投無路時，上帝說：「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開門。」（路 11:9）「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於你。」（耶 33:3）

當你追逐世間名利時，上帝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太 6:26）

當你愛不下去的時候，上帝說：「恨能挑起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箴 10:12）「愛裡沒有懼怕……。」（約壹 4:18）「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林前 13:4）「愛是永不止息……。」（林前 13:8）

感謝上帝引領我們，感謝上帝帶我們一家來到夏威夷，讓我們能夠有機會認識祂。我們一家是去年6月份來到這裡的，來的第一個星期，朋友就帶我們來了教會。六個月後我和我的兩個孩子受洗了，很多弟兄姐妹祝賀我們，說我們很幸運，這麼短的時間就可以蒙恩典。是的，我們很幸運，這真的要感謝上帝，感謝愛家團契的弟兄姐妹。讓我在還沒有意識到上帝在哪兒的時候，我就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上帝的榮耀。

從下飛機，洪穎、金擘去接我們的那一刻起，我們接受着教會弟兄姐妹各種的幫助。置辦個新家不容易，全靠弟兄姐妹幫忙。因為某些原因，我們半年搬了三次家，敏賢敏玲幫我們找房子，賀華、顯平、炳力辛苦工作了一天還到我們家幫我們搬家。生孩子之前姐妹們為我辦BABY SHOWER。生的時候有醫學背景的亞英姐陪產，這對語言不通的我們簡直就是救命稻草。那時因為醫院不允許小朋友在醫院過夜，所以老公只能帶着大兒子回家，全靠敏玲、金擘在醫院整夜的陪護。金擘一整個月每天接送我的大兒子上放學。月子裡姐妹們輪流給我們送湯，喝得連我老公和孩子都胖了幾斤。我們真的很感動，這喝得哪是湯啊，這都是濃濃的愛啊。就是在這種愛的滋潤下，我奇蹟般恢復的特別好，剖腹產手術後一周就已經可以自己開着車出門了。當我什麼也做不了只能對他們說謝謝的時候，他們總是說，

不要謝我，感謝上帝！這些都是上帝為你們預備的。

其實在剖腹產手術後的兩小時，我遭遇了生產中最危險的事情——產後大出血，血壓將到了三十以下，迷迷糊糊中的我看到一堆的醫生護士在搶救我，冷氣十足的病房裡豆大的汗珠從他們臉上留下來。有人扎針，有人插管子，有人使着勁的按我的肚子。那時我想，完了，我要交代了。那一刻，還沒有信主的我，在最危機的時刻依靠的也只有上帝。我眼前一片漆黑，我向祂禱告：「我說上帝啊，我不怕死，但是我的兩個孩子還太小，一個四歲，一個才剛剛出生，如果沒了媽媽他們太可憐了。上帝啊，請祢救我。上帝啊，祢一定會救我！」當我恢復知覺的時候，敏玲姐正撫摸着我的頭，不停地說：「上帝會保守妳，上帝會保守妳……。」後來我知道，那時她已經給剛剛離開醫院的亞英姐打了電話，通知了大家，那時大家都在為我禱告。住院醫生及時找到了大出血的原因，在我的產科醫生趕來之前做了處理，我活了下來，而且恢復的特別好，恢復的速度在我看來簡直就是奇蹟。真的非常感謝弟兄姐妹們全心的為我禱告，感謝上帝保守了我，感謝上帝給了我這個機會讓我認識祂。

我信主經歷了一個從感謝到學做人到成為信仰的過程。

起初，我對上帝、對教會是一種感謝，一種感恩，所以願意來教會，願意接觸了解基督教。時間長了，我發現這些弟兄姐妹不僅相愛，還不斷地幫助他人。其實他們工作、家庭的事情也很多，但他們還是不斷地去幫助不同的人，一堆的事情壓在一起也不忙亂，一切處理的井井有條，在他們身上我看不到疲倦，看到的是喜樂和幸福。有次朋友聚會，大家圍了一圈坐着聊天，我愛人就對我說：「你注意到沒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樣。」我問：「哪兒不一樣？」他說：「你看非基督徒的臉色都暗淡，而基督徒的臉上都放着光。」我仔細一看，還真是呢。信主的人臉上都放着光。我很好奇，是什麼讓他們陽光喜樂？他們哪裡來的力量可以做這麼多的事情？是不是信了主就可以學會向他們那樣做人了呢？於是我向教會提出申請，希望自己能受洗。其實那時，我受洗的原因還是很樸素的，就是因為自己收穫了感動，收穫了愛。希望自己能活的像那些弟兄姐妹一樣做人，像他們一樣喜樂，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信仰，在教會的環境中長大，至少以後不會學壞。至於到底對耶穌有多信？《聖經》都講了些什麼？並沒有什麼太多了解。

去年(2013年)12月22日，我受洗了。感謝主，我重生了。

之前有人告訴我，你要先信，不信你永遠不懂，信了你就更容易了解了。我當時真的不能理解，這不符合邏輯嘛，我不懂我怎麼信啊。沒弄懂的信能是真信嘛。受洗之後，我感受到了，真的不一樣。我的心，我的眼被打開了。同樣是看聖經上的話，現在理解程度不同了，有體會了。信，心就有感動，行出來的事在變，生活也越變越好。感謝主！

說起信主前後的 understanding 不同，我頗有感觸。例如說罪，都說受洗就是洗去我們的罪。可我明顯的感覺到受洗後，罪不是越來越少了，而是卻越來越多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呢？受洗之前，我自認為自己之前的三四十年活得挺正直的，雖然會有些小的失誤，但是一心向善，認真負責，從不算計，也不害人，何罪之有呢？但是，看不到的不等於沒有，沒受到懲處不等於就不存在。剛來美國的時候，有一次，我們買的東西不合適，回去換，結果

沒有合適的，當時商家就二話不說熱情的給我們退貨了，搞得我們很不適應。回來的路上我們就感嘆，美國人真好，對人是信任優先。中國的商家就做不到這麼好。很快我們又理解了中國的商家，如果在中國商家有這樣的服務，不出一個月就得賠本賠到關門。我們嬉笑着談論着這些，就看看夏天蜂擁而至到商場蹭空調的人，家具商場的沙發上橫七豎八躺着坐着休息的人，就能想像的出用幾天退回去，穿幾天送回去的情景，哪個商家能受得了這些，不關門才怪。為什麼會笑？是對那種佔小便宜人的嘲笑。為甚麼能嘲笑？因為自以為自己是義人，不會做出這種事。

這次不經意的聊天沒過多久，在我身上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次表演需要穿 MUMU，我沒有，而且還好心的考慮到可能其他姐妹也有沒有的，於是我的小聰明來了。到商場買幾件回來，不就表演那一會兒嘛，不撕標籤穿完退回去。正當我為自己的小聰明滿意的時候，在一旁的陳莉姐聽到了，她義正辭嚴的告訴我，這樣做是非常不對的，上帝必不會喜悅這樣的行為，基督徒不能這樣。她的一番教訓一下敲醒了我。是啊，不久前我不是還在為此行為感到不屑嗎？我還在嘲笑還在鄙視，怎麼沒過幾天我自己就做這樣的事情了呢？而且最可怕的是做得那麼自然，自己一點都不覺得什麼。我真心的感謝陳莉姐妹，在我將要跌倒的時候，及時扶住了我，免得我再增加我一條罪，真的是滿心感謝。我們的生活中，小到這樣的罪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可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過。當我學到的東西越來越多，就越來越會巧妙的運用自私。當我自以為聰明的時候卻在做最愚蠢的事情。這樣看來，我真的是罪孽深重啊。這下我知道了，為什麼我會感覺受洗之後罪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了。以我現在的理解是，洗罪不是單純意義上的一筆購銷，而是擦亮我們的眼睛，潔淨我的心，讓我看到自己的罪，不再去做錯的事情，當我行的罪越來越少，我就變成了新的人，就能得上帝的喜悅，就可以回歸祂的國了。

我和我那個剛剛出生的孩子一樣，在主的懷抱裡還是個嬰兒，一切都需要學習。我想我一定要像我的 baby 無條件的信我一樣信靠上帝，我要學習像教會的弟兄姐妹一樣活出上帝的榮耀，我要努力一直向着上帝奔跑，永不停息。

(2014年3月30日)

感謝主，我還能夠在這裡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人生經歷。

很多人都說，本堂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有兩個奇蹟，一個是晉生弟兄的兒子 Kenny 獨自登山時不小心從很高的山頭摔了下來，幸好有好心人看見，報警，送往醫院，經過救治，Kenny 完全康復。感謝主！  
另外一個奇蹟大概是我了。

我叫王耀江，首先謝謝本堂李牧師和包傳道的關懷和祈禱，謝謝愛家團契眾多弟兄姐妹們的關愛。大家的祈禱和愛心感動了上帝，讓我從死亡線上掙扎出來，並且完全恢復。感謝主！

今年(2013) 4 月 7 日的零晨 3 點鐘左右，我出現頭痛，起來吃了止痛藥(Tylenol)再睡。 6 點鐘的時候，突然出現一陣陣的劇烈頭痛，我從床上艱難的爬起來，走到客廳。頭痛的很厲害，我伏在沙發上想吐。妻子、女兒在睡夢中驚醒，我便跟太太說，要叫計程車去醫院看急診。但女兒提議打緊急求救電話“911”，於是太太便呼叫了“911”。幾分鐘後，我被送上了救護車。因為 Queen's Hospital Emergency 病人太多，救護車就把我送到了更近的 Straub Hospital Emergency Room。感謝主！這為我爭取了寶貴時間。

之後我就失去知覺和記憶了。據妻子講述，在急症室裡，醫生檢查到我是腦出血 (Bleeding Brain Aneurysms)，需要馬上做頭部止血和修補血管的手術。這是個很高難度的手術。據腦科醫生說，這是一種危險性極高的偶發病症，患這種病的人，死亡率為 1/3，存活但有殘疾的為 1/3，另外 1/3 基本能康復。

感謝主，是把我送到了 Straub Hospital，那裡有兩位很好的腦科專家 Dr. Gerber 和 Dr. Song。當天這兩位醫生沒有外出，也沒有其他手術任務，他們兩人接到通知後馬上趕來並和其他醫護人員組成一個團隊負責搶救我。在手術前，我的腦血管發生第二次破裂出血，情況愈加危急。感謝主，先進的醫療設備，高超的醫療技術，團隊的合作……，我相信這一切都是上帝的眷顧，醫生把我破裂的血管修補好並開始排出淤血。手術後的第 6 到 11 天，是異常高危期。隨時會發生變故，可能導致第二次中風。醫生們都沒有把握我可以安全過渡；護士們全天候監護。妻子也度過了一段異常難熬的日子。據妻子講述，在這段時間我每天發高燒、頭痛；高燒過了 40 多度，好幾天需要躺在冰毯子上面來降溫，不停使用特強的止痛藥。我當時的思維非常混亂，不清楚自己身處何處，老是以為自己在中國老家東莞的醫院裡。看到妻子來了就問：下課了？妻子非常擔心，不知問了多少次腦科專家：「康復的可能性有多大？」得到的回答都是：「過一天算一天，能活下來已經是很幸運了。」此時此刻，我們夫妻只有完全仰賴上帝了。感謝主！感謝大家的禱告，隨着腦袋裡面的淤血慢慢流出，我奇蹟般的好轉。

在 ICU 的 18 天時間裡，我基本上失去了記憶力。後來得知，這段時間裡，教會李牧師和師母、包傳道和師母，還有許多愛家團契的弟兄姐妹都來看過我，幫助和安慰我妻子，在

我生死之際給我帶來福音並為我祈禱。雖然失去記憶力，但我卻記得我躺在 ICU 的期間時常做着的同一個夢。

夢中的我在一個黑夜裡走在一條彎彎的泥濘小路上，周圍沒有人，旁邊有許多小樹，路比較滑。我摔倒了，很痛的呼叫但卻無人來相助。突然看見不遠處有燈亮了，藉着燈光我看到一個房子和一個人，房子裡有個十字架。裡面的人打開門朝我走過來，並扶我進了房子……。

這樣的一個夢，經常在我昏睡中出現。

我記憶力的恢復，發生在一個也許是很偶然的巧合。那天慧杰弟兄來醫院看我，他手提一個 CD Player，帶着 10 來張福音音樂的 CD，就他進來的時候開始，我的思維和記憶突然回來了，然後我聽見慧杰弟兄說，他拿了些福音的帶子給我聽。我看到太太在旁邊深情地看着我，而我自己躺在病床上，我當時才意識到我發生了什麼情況。後來沒多久，我女兒也來了。我看到憔悴擔憂的妻子、快要升讀大學的女兒，再看看躺在病床上的自己，我忍不住淚如雨下。我握着女兒的小手，告訴她，我會好起來的。我當時就是在想，我絕對不能夠這樣子躺在床上讓太太和女兒照顧我下輩子，我必須要康復起來。感謝主賜給我強大的信心。這強大的信心一直在支持着我走過這康復之路，直到現在，甚至走向將來。

從 ICU 轉到普通病房，第一件事情大概是讓我學走路了。躺了 18 天在手術床後，第一次被扶着站起來。雙腳軟弱無力，一個護士攙扶着我，妻子在旁邊給我拿着打吊針的座架，而另外一個護士推着輪椅跟在我後面。正當我開始一步一步艱難走的時候，突然看到了本堂的李牧師從前方走過來。看見牧師來，我很高興，還半開玩笑的跟牧師說，我都幾十歲了，還要像小孩子一樣學走路。牧師然後跟我說了些話，我很感動。他說，我是在重走人生路，而且是走一條跟隨耶穌的路。就在這一天，我在醫院決志了——我決定以後一生信靠耶穌。謝謝李牧師的帶領。

4 月 30 日再轉到 Rehab Hospital of the Pacific，在那裡接受手術後的短暫物理治療，直到 5 月 7 日出院回家。短短一個星期，讓基本清醒的我深深的感受到在主耶穌這大家庭裡的溫暖和愛。入院以來，大家考慮到我太太不會開車，愛家團契安排車子接我太太和女兒到醫院來看我，賀華夫婦則負責在晚上有時甚至在深夜從醫院送她們回家。還有許多弟兄姐妹帶吃的和送湯來。記得有一天江燕姐妹煮了一盅“日本新鮮淮山煲雞湯”，非常好喝。我一邊喝着——一邊想着自己的遭遇，又心存感激弟兄姐妹們的關心，我不禁淚如雨下，眼淚流到湯裡，再喝進肚子裡。感謝主，賜給我這麼多充滿愛心的弟兄姐妹。

我突然發生如此病情，生死未卜。太太深明我心，沒有驚動我在國內年邁的雙親，只告訴了我哥。又是在教會朋友的協助下，我哥嫂以最快的速度辦好了護照、簽證和機票，順利的來到醫院我的病床邊，給我帶來莫大的安慰和鼓勵。感謝主！

從 5 月 7 日出院回家後，我再接受了 1 個半月的物理治療。這是個康復階段。一場大病，

我在生理上、心理上和工作上大受打擊，很需要療傷。本堂的弟兄姐妹們再次體現了上帝的愛和憐憫。李牧師和包傳道多次來我家為我解答有關信仰的問題，還關心我的生活和身體。在我妻子上班和女兒上學的時候，陳偉弟兄讓外州讀大學剛回來度假的兒子 Joshua 來我家陪伴我。慧杰夫婦也常來看我，為我禱告，並每個週末帶我到海邊散步聊天和參加教會活動。

由於全能的主賜給我強大的內心，我除了到醫院做康復治療外，堅持每天在公寓的健身房裡騎單車，在跑步機上小跑，再到游泳池裡游泳或按摩池(Jacuzzi)裡按摩。軟弱的左腿漸漸的變得穩健有力，思維也變得清晰明朗，記憶力也明顯好轉。一天的傍晚，我把車子開到一條平靜少人的路上並試開了一段時間後，感覺非常良好和自信。我知道我基本康復了。當天晚上我開着車去接太太下班回家，給太太一個驚喜。

短短的 2 個半月，我經歷了人生重大轉折。自以為自己身處壯年，身體還挺好的，從未想到會遭遇如此大難，差點離開人世。在生死之際，我又深深感到，有一股力量把我從死亡的黑暗中拉了出來，再陪伴我走過這段康復之路。這股力量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把苦難變成對我的祝福，雖然我還沒有受洗成為基督徒，但已經讓我很深深的體驗了上帝的恩典。

謝謝牧師和各位兄弟姐妹們，更加要謝謝我的妻子陳琳，她承受了身體和精神上巨大的折磨，陪伴和照顧我走過這段慘痛的人生歷程，同時又見證了上帝對我的恩典。

雖然我現在和以後還有很多的困擾和問題要面對，但我相信上帝會繼續引領我，就像這次帶領我走出死亡的黑暗一樣。

感謝主！

每個人的信主道路都不一樣。有的人在經受重大磨難之後信靠了主；有的人一帆風順的時候信靠了主；有的人很理性，要把《聖經》通讀一遍，把所有疑問都解決了，才決定信靠；有的人很感性，被教義的某一部分感動了，就決定信靠主；還有的人是跟風，親戚朋友信了，自己也就跟着信了。我信主的最初動機或許聽起來很可笑，是為了老公，為了女兒，而不是為我自己。當然如果從結果上來看，老公和女兒有了可依靠、可依託的，我也得益。

老公的問題是缺乏幸福感。他對於擁有的東西不覺得是恩賜，覺得是理所當然，還整天抱怨，很多東西看不順眼。就連人見人愛的女兒，在他眼裏，都是滿身的缺點，一說起來就是“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早就如何如何……”。他在網上負面新聞看得太多，不僅個人缺乏幸福感，對整個中國都覺得前途渺茫。

我們都明白，人活着就是活一種感覺。人不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有的人“金玉其外”，但內心卻“敗絮其中”；有的人不僅自己陽光燦爛，而且也讓周圍的人如沐春風。從與基督教華人信義會半年多的接觸中，我最先感受到的就是它能讓人內心安寧，讓人能以感恩的心去面對世界。於是，僅僅冲着這一點，我就鼓勵老公多去教會。結果，有心插柳柳成蔭，老公還真的是認真地看起了《聖經》、積極地參與小組討論。這中間，他也曾跟我開玩笑：“你是不是有預謀，給我設個套，讓我往裏鑽？”我說：“你也知道的，這又沒有什麼害處。”老公腦子比我聰明，我們一起參加慕道組，很多問題他一下子都能接得上，我想半天也想不明白。很快他就決志信主了，緊接着就受洗了。我的目的之一達到了，但是連我都覺得很突然。當時牧師問我是否想一起決志、受洗，我承認我自己還沒有想明白，還處於懵懂狀態。

我們和絕大部分中國大陸家庭一樣，一家三口。我們這一代都是兄弟姐妹三四個，我們的父輩都是兄弟姐妹七八個，到我們呢，按照政策只能有一個孩子。女兒在我不知不覺的嬌慣中，有了這樣那樣的毛病：不知道謙讓，不懂得感恩。一想到將來的路上只有她一個去面對，我們就很擔心。真希望她能有兄弟姐妹互相扶持，有個生命導師指引方向。我又想到了教會。教會中我看到很多兄弟姐妹在主的大愛裏互相關懷，都有同一個目標。在這種氛圍中成長起來的第二代，我相信不會錯的。即使孩子某天失足了、跌倒了，在她心底裏存着的主會憐憫她、拯救她，她主內的兄弟姐妹也會拉她一把的。於是，僅僅冲着這一點，我決定讓女兒信主。可是，她還是個七歲多的孩子，我們不帶領着她，特別是如果我這個當媽媽的不去帶領她，她怎麼會堅持走下去呢？唉，太難為我了，我自己真的沒有徹底想明白，可又不願意和兩個親人思想上有差距，在這種對基督教尚糊裏糊塗的狀況下，我決定帶着女兒一起決志，一起受洗。

我對基督教理性的認識不夠，信心也很不足。但在查經、聽道和自習的過程中，往往有很多句子感動我。摘抄如下：

“生命最大的幸福，就是深切知道我們是個被愛的人。”“Life's greatest happiness is to be convinced we are loved.”這是2013年夏令營黃小石長老的講座中引用雨果(Victor Hugo)的話。這句話送給那些缺乏幸福感的人。即使你不名一錢，沒有戀人，沒有親人，你仍有主

的愛。

“我信上帝創造天地，因此，我肯定自己的價值；因此，我知道自己的責任；因此，我留意周圍的美麗；因此，我有勇氣面對困難，堅持正直。”出自李永成牧師的作品《活得更精彩》。我的讀後感：1. 信靠上帝，能夠讓我們自尊自愛，不管我美醜聰愚；2. 信靠上帝，提醒我們時刻做一個負責的人；3. 信靠上帝，讓我有勇氣、有毅力去堅持正確的做法與人生態度，因為我始終堅信上帝掌管着一切。

還有一點粗淺的感受：有時候人的意志太軟弱，自己不能控制住自己，需要一個精神的力量支持自己。憑自己做不到，憑上帝可以做到。

感謝主指引我們來到夏威夷，來到這個教會，感謝兄弟姐妹們的指引和幫助。  
求主能夠堅定我的心，讓我和家人一起沿着這個方向繼續走下去，並且能夠影響身邊的人。

我經常同朋友談起過去的往事都會感嘆：我們生不逢時。

我出生在廣州；出生時正值中國大飢荒。我還記得，爸媽希望我們可以吃得好些，便送我去幼稚園；我每天吃午餐總是把捨不得吃的二片薄薄的豬肉帶回家給媽媽吃。當我上小學讀書時正是十年浩劫文革大革命開始，上學無書可讀，學校有活動但我不能參加，因為我爸爸是資本家，成份不好，只有留在課室。我們被共產黨抄家，連冬天厚些的衣服都被拿走，親戚、朋友都遠離我們。我還記得那時是九月份，開始秋涼，我幫媽媽把舊的爛毛衣拆了，媽媽夜夜趕着織毛衣給我們穿。高中畢業更慘，要上山下鄉去農村。假如我不去，父母就不能工作。那時真是苦不堪言，那日子是地獄式的生活。從我懂事到我成長，都是在艱苦的歲月中渡過。這使我心中有着許多苦毒、埋怨、仇恨、自卑、自私、貪婪……；我甚至恨自己，我問蒼天：「為什麼我是人，不是天上的小鳥？」那時我心中有一個很強的意念——能離開中國就好了。可是那時插翅難飛，我爸媽又不准我去偷渡。奇妙的事發生了，上帝差派祂的女兒，我先生的親戚，她是基督徒，她來到廣州認識了我，並把我介紹給我的先生。這樣上帝就帶我飛來夏威夷。

1982年我夢想成真地來到了人人嚮往的夏威夷，這也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從東方到西方，從極權政府到自由社會。我剛來美國，對着這陌生的社會、家庭和婚姻，真是無所適從，感到人生無奈，不知人生意義何在。來到美國又如何？彷彿自己飛到了一個孤島上，舉目無親，孤獨無助。但在這彷彿無望之時，我卻看見了小小的曙光，我看見我先生的姑太，她老人家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她為人和藹可親，她時時都說去教會聽道理。我也想像她一樣開開心心地生活，我就嘗試跟她去教會見識一下。第一次去教會，我看見教會的人和我過去認識的人大不相同，他們親切和熱情。那裡沒有地位等級和學識深淺的差別，我能感覺到他們對人的關心和真誠是發自內心的。那時我認識了陳天雄弟兄他們一家；姑太說他們一家人都是很好的人。他們也經常會開車送我們回家，對我們很關心和照顧。後來我就和姑太參加了陳伯母教的主日學。陳伯母是我在真道上的啟蒙老師，是我人生中最敬佩和愛戴的長者，是我做人的榜樣，只要見到她我就會開心。陳伯母和姑太這兩位老人家的愛心和喜樂喚醒了我沉睡的靈。那時我雖然對《聖經》和上帝還是不完全認識，但我知道，這功課是好深奧，用我一生一世也學不完。當時我只明白一個字：「信」。上帝說：「……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路 11:9) 我信祂，祂就進入我的心。我抓着這個應許，1983年7月在當時的教會接受了洗禮，成為上帝家中的一份子。

信主後，我就像嬰孩一樣，漸漸成長，雖然經歷過跌倒、挫折，但我和以前不一樣，我感覺上帝的愛包圍着我，我不再感到孤獨無助。雖然有時會流淚禱告，上帝卻親自來擦去我的眼淚，用祂的話語指引我向前走。有時我腳步沉沉、道路難行，上帝卻背負着我行。這感覺真好。回想我們的婚姻生活剛開始的那一段日子，那時我以自己所認為的愛心去愛我的先生，認為「忍一忍可以海闊天空」，但這個「忍」字真是心上一把刀，我「愛」得很痛苦。6至7年後，當我們愛的「存款」用完後，我們的婚姻就面臨破產；那時很難受。有一夜我跪在床前流淚向上帝禱告，我說：「上帝啊，我忍夠了，我還可以怎樣做？」那時我眼前出現一個「愛」字。上帝要我去愛我的先生。我就想起《哥林多前書》13章4-8節「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

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我用這段經文一字一句去衡量自己，我知道我錯了，我沒有按上帝的話去做。但這個「愛」，「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計算人的惡……。」真是好難做。但我下定決心去學習遵行。第二天我要我的兩個兒子將這段經文抄下來貼在他們的床頭板上，我晚上同他們祈禱時，要他們和我每人背一次來提醒我自己。我也對他們說：「你一生人能做好這個「愛」字就不錯了。」

上帝的話真是靈丹妙藥，祂真的挽救了我們的婚姻，我們夫妻的關係漸漸改變了，我先生也越來越可愛了。五年後有一天晚上，陳伯母來我家探訪，我先生也樂意坐下聽講道理。就在那一夜，我的先生和爸媽在陳伯母的呼召下三人都決志信主。這真是神蹟。過去我向我先生傳福音，他總是說：「我過去在香港學校讀《聖經》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在那裡……。」我爸爸也是好頑固的人，但他後來對我說：「我看見妳的改變和喜樂，我就相信這位真神。」這真是上帝的恩典，我沒有做什麼，我只是憑着一個信心去禱告，按上帝的話去做，我自己就真的變成了一個新造的人，整個家也改變了。「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感謝主。

上帝賜我兩個兒子，通過他們去參軍，我學會了順服的功課。在我的人生觀裡，是「好仔不當兵。」但我的大兒子高中畢業時，他說要去參軍。他想去體驗一下艱苦的生活，因為他的生活太容易了。那時我兒子是個較安靜，不愛運動，怕髒的孩子。他相當聰明，學習成績也不錯，我們眾親友都不相信他會去參軍，他的同學也說他傻了，我和我媽媽極力反對；但我真的感到這是上帝的安排。我經常禱告都說把孩子交在給上帝的手中，而當知道孩子要當兵的時候，現在我卻食言了。我知道我要順服上帝，我就安慰自己說，反正現在時勢平安，去當個平安兵也好。那知道，我兒子去了參軍1個多月，他還在進行體能訓練時，就發生了轟動世界的「9·11」事件。之後2003年他被派往伊拉克做先頭部隊去打仗。那時我卻感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我知道這是上帝賜給我的。朋友都為我流淚，而我卻可以去安慰他們，真奇妙。11年後的今天，我體會到上帝的意念真是高過人的意念。若一切讓我來安排，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我也不會安排得這麼美好。

最後，我還想再講一個神蹟。我在好多年前已一直在求告上帝，請祂賜我一個屬靈的姊妹，讓我們一起互相幫助奔走天路。但我萬萬想不到上帝賜我的是與我交往了幾十年的好友——甘和順。當我告訴其他基督徒朋友這個好消息時，她們都很驚訝，因為和順，她是一個很有主意、很本事，也很聰明的人。平常我和同事們談論信仰，她都是「很安靜」，沒有反應的人。沒想到我第一次帶她參加「福音主日」，她就決志信主，而且信主後她對《聖經》的學習比我還認真。而且因為和順，我有機會跟她一起學習池傳道講的「給初信者的成長八課」，使我受益良多。特別是池傳道要求我們把「信主前，信主過程和信主後的經歷」寫下，我從未試過這麼認真去思想這些事，當我靜下來回顧我的過去和現在，我真的深深體會到上帝是那麼公義、憐憫，祂在我不認識祂之前就先愛我。祂在我小時經過飢荒使我學會孝心；文革時學會忍耐；去農村是學會捱苦、勤勞；通過婚姻使我學會真愛，通過我兒子成長過程使我學會順服、交託，還有信主後我學會了饒恕別人的功課……。這全都是上帝的恩典。回首過去真是使我愛主更多，使我對上帝更加敬畏，更加感恩，更加願意跟隨祂，直到永遠，阿們。

(2012年12月30日)

我來自內蒙古，在當地做生意經營企業，稍有成就。在社會上，算是有頭有臉；然而，在家裡常常是灰頭土臉！別人看我活得很風光，其實我活得很痛苦。

來夏威夷之前，我是不信上帝的。這兩年夫妻關係不好，總是爭吵。我們不是為金錢爭吵，也不是為孩子爭吵，也不是為雙方家人爭吵，都覺得對方不愛自己了；我們為愛而爭吵。10歲的女兒受傷害很大。離婚怕害了孩子，怕女兒長大了不相信愛情；不離婚又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出口。我們總是挑剔對方，每一次嘗試和好都會使矛盾更惡化。我們做過各種努力，變換生活環境，去三亞、去北京、去國外旅遊……，但努力的效果並不好。公司經營顧不上，多次決策失誤，人心浮動，內外交困使我身心俱疲。

去年(2012)10月初，從美國本土來夏威夷前，我感覺自己再也沒有力氣堅持下去了，感覺婚姻已走到了盡頭，感覺特別失敗，特別痛苦。我每日借酒消愁，度日如年。

有人說，人的盡頭就是上帝的開始。果然是如此！

我的人生出現傳奇性的轉機是因為認識了夏威夷檀香山華人信義會的李永成牧師。

來夏威夷前因為一個人都不認識，我們通過網絡聯繫到李牧師；他答應到機場來接我們。從機場到威基基的路上，我問李牧師：「我該付多少車費給你？」因為我們在波士頓自由行時，一家旅行社派車陪我們，提前沒有說好，最後算賬每天收650美元車費，共收了我們一萬多美金車費。李牧師回答說：「你不必付我車費。你要付就付給上帝吧；你該給上帝付多少車費呢？你付不起的！你們好好信靠上帝就行了。」我說：「上帝若能把我們婚姻問題解決了，我就信上帝。」李牧師說：「你信靠上帝，你們的婚姻問題就能解決。」我心裡想，我也走投無路了，就靠上帝吧。

參加教會活動後，李牧師開始輔導我們這一對滿臉愁苦的夫妻。通過上婚姻輔導的課讓我這個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人開始反思。《聖經》對婚姻的理論真的很奇妙。透過學習《聖經》，我開始明白：

- 凡恨人的就是殺人。  
(原來我「殺」了不少人，而且常常是「殺」家裡的人。)
- 沒有愛的家庭是人間地獄。  
(我的家像地獄，因為我沒有愛。)
- 男女本不完美，所以要離開父母與配偶合而為一，生活才會圓滿。  
(我以為自己很行，不需要妻子的幫助；其實，沒有妻子，我不行。)
- 妻子軟弱，所以丈夫要愛妻子像愛自己，要為妻子捨命。  
(我差太遠了！)
- 丈夫最大的成就，是贏得妻子的敬愛……。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我開始覺得自己從前有很多事做錯了。隨着輔導的深入，我感覺到之前自己為私慾而活，

既愚蠢又可憐。我漸漸看到自己的罪，而且看到自己的罪越來越大，覺得之前苦待了妻子，罪大惡極。

李牧師又給我推薦了他寫的書和其他許多書。以前我也讀過《聖經》，但讀不太懂，通過讀李牧師推薦的書，知道人的罪無法自救，必須仰賴上帝來拯救，依賴上帝來給力量。我逐漸理解了，上帝怎樣愛世人；明白了，祂為何要差派耶穌來到人世間。我之前的生活，因為在心裡沒有上帝，就像病人找不到醫生，所以心裡沒有平安、沒有喜樂、沒有滿足，更沒有感恩。因為我不能救自己，所以上帝派耶穌來世間承擔了我的罪。明白了這些道理，於去年10月21日我堅定地帶着女兒一同在這教會領受洗禮（妻子在國內已經領受過洗禮），把舊我和耶穌一起釘死在十字架上；隨着耶穌的復活我成為一個重生的新人，我要活出新的生命來。

藉着信靠上帝，我的生活、愛好、目標、待人處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夫妻的關係奇蹟般地越來越和諧了，女兒不再擔驚受怕。沒有受洗前，我有嚴重的恐高症，我怕乘飛機、怕死。受洗後，感到上帝與我同在。去年10月下旬乘飛機回國，恐高症不藥而愈。沒有受洗前，我一個人在家不敢睡覺，怕黑、怕鬼；去年10月回去，因為心中有上帝，我不怕黑了，我可以一個人獨自睡。以前我總挑剔妻子的毛病，覺得所有的錯都是她的。現在覺得我的一切成就都是妻子的功勞，我很感激妻子。以前我的面相很惡，總吊個臉；去年10月回國，人們在我臉上看到喜樂的笑容，他們很吃驚我做了基督徒會有這樣的變化。以前我喜歡喝酒、抽煙，愛吃肉、愛吃辣椒，因此上火，長一頭疙瘩。信主之後，我想，耶穌不喜歡我這個樣子，一下全戒了。我不再為金錢慾望而活了，我要為主而活。每天晚上我們一家三口一同禱告、認罪、感恩。我祈求主幫助我們：每日討主喜悅，做主所喜悅的事情。

平安的福音給我們全家帶來了今生的依靠和永生的盼望。

在此，我要真心的感謝李牧師和師母！李牧師很有牧者心腸，而且學識淵博，他耐心地解答了我這個初信者對上帝、耶穌、《聖經》的許多愚蠢問題和想法，讓我這個自以為見多識廣的人真正在上帝腳下謙卑下來。李牧師富有慈愛，我和妻子感情一有矛盾就去找牧師。牧師很忙，每天早出晚歸忙教會，我們夫妻總麻煩牧師，我感到難為情，自己都討厭自己。但每次牧師都全力解決我們的糾紛，直到我們夫妻握手言和為止。每次我們感謝牧師時，牧師總說：「不要謝我；謝上帝，好好信主。」從李牧師身上我看到基督的形象，我學會敬神愛人。

牧師教導我們：

- 為主而活，討主喜悅。
- 活出夫妻美滿婚姻生活，就是榮耀上帝，就是福音的最好見證，就自然會吸引更多身邊的人信主。
- 留心觀察教會弟兄姊妹和身邊需要幫助的人，積極去關心他們。
- 按照主耶穌在馬可福音5:19的教導：『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裡，將主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樣憐憫你，都告訴他們』。

現今我們每日照着李牧師的教導按《聖經》的要求去行事為人。

感謝主，讓我們在夏威夷得到了遠遠超出我們所求的，白白得了許多恩典。我不再為當下而煩惱，也不再為未來憂愁。因為我知道，我為主而活，主的恩典必超出我的需要。今生的肉體和財富很快會失去，但基督的恩福將會伴隨我一生，並且將來主會讓我復活進入永生。

在此，我要真心感謝檀香山華人信義會眾弟兄姐妹對我們全家的關注、幫助、扶持、接納和拯救。願上帝保佑並賜福給他們。

2013年1月6日，我和妻子聆聽李牧師的講道，回應上帝的呼召，決定全職奉獻，決志要努力把平安的福音帶回中國。我們決心要按《聖經》的要求，把我們在中國的企業辦成基督化企業——目標是：傳揚福音、培養好人、敬神愛人、榮耀上帝。

我覺得我這個人實在是很有福氣。

信主之前，我的成長歷程一直都很順利。我們家的家庭環境算是不錯的，父母親都是有知識、有成就的人。我很聰明。學什麼東西，我都是一學就會，甚至是無師自通。學校的功課幾乎從來不花我太多時間。上小學時，我們家住在廣州的一個充滿西方情調的小島上。我和我的同學們大都是幹部子弟，從小就覺得自己跟島外的小孩子是不一樣的，有一種比別人更高尚的感覺。上中學的六年我在一所很有名、很漂亮的住宿學校度過了非常快樂的時光。這種桃源情調般的生活給了我很多讀書和思考的時間。所以我覺得自己懂得很多。可以說，從小學到大學，我上的都是中國最好的學校。而我又是最好的學生。說到這裡，你恐怕已經知道我是個很驕傲的人。

唯一讓我無法驕傲的是體格不夠健壯，身子單薄，掰手腕的話恐怕連女生都贏不了。所以後來我感到有點奇怪，我的大學怎麼會在面試後還錄取了我呢？因為那是一所專門培養外交官的精英學院。連我自己都覺得我這種形象恐怕不太適合這個職業，更不適合代表國家嘛。

雖然從小讀過很多的書，包括《聖經》故事之類的，但是我從來沒有讀過《聖經》。對宗教也沒有太多興趣，只當它是社會和文化現象的一個部分，而且是桎梏社會及經濟的負面因素和反歷史進步的逆向動力。當時我最感興趣的是歐洲文明和文藝復興史及從嚴酷的神權統治中解放出來的人文藝術和理性。後來我又覺得宗教對那些命苦多舛的人還是有點安慰劑類作用的。而那些社會中的壞傢伙和不穩定分子也有必要經受一些宗教的開化和規範。但宗教絕對與我無關，我更無所謂有沒有神。我很喜歡讀人物傳記，越讀就越覺得這個世界中並無一個讓我覺得從心底裡信服的人。我甚至有點像遠志明牧師講到的他自己以前的光景，不但不信什麼宗教和人，而且覺得自己有一天滿可以就創立一門什麼宗教或學說之類的東西。中學的時候我寫過一首詩，登在學校的牆報上。前面的七句都忘了，只記得最後的一句是我的銘言：策已奮進破天荒！現在想起來都有點臉紅，但當時的我就是如此的狂妄。

大學畢業後，我覺得當一名循規蹈矩的外交官實在是浪費了我的才華。原本準備在國內讀國際法研究生，我在30多人裡面考了第一名。但一場突然而來又去的六四運動打斷了我的計劃。我就想還不如到國外去，可以深入地了解以前只在書本上認識的西方生活、文化、歷史、政治和法律。於是就來了美國留學。

我在加州讀書的時候去過一個華人的基督徒團契，只去過一次。那天他們組織大家玩了一個遊戲讓大家互相認識，然後看了一個錄像。當時只覺得那裡的人都很幼稚，純屬是典型的被宗教深度麻醉的表現。我問一位年輕的女子是不是常來這裡，她回答說過去的27年裡她每週都會來參加兩次聚會。我一聽嚇了一跳，因為那年我剛好27歲，實在很難想像有人會自願地花這麼多時間做這麼沒有意義的事情。所以就算有免費的飯吃，我也不再去了。

後來我來了夏威夷大學讀法律。當然我也像很多人那樣對美國法律的博大精深（或者說紛亂繁瑣）感嘆不已，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很快就發現了不少問題。首先，我發現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本性都是一個德性，就是一個字——“私”字當頭，要不然要那麼多法律和律師做什麼？可以說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人，或者說再好也有限。第二，我認識到美國其實根本不是個什麼“自由”的國家。美國人的規矩比中國更多、更細致。一不留神，就會招惹官非。有些事情在中國大概不算是什麼事，在美國可就得法庭上見了，搞不好還會進監房。但難道中國就更自由嗎？顯然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是怎麼樣的呢，在哪裡呢？再說，法律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嗎？法制是靈丹妙藥嗎？法治的前提是什麼呢？它的成本及代價是什麼呢？這些的確是很有意思的問題。第三，更重要的是，我認識到律師並不如我原來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很高尚、很有意義的職業。我的不少同學可能也是像我一樣，抱着替天行道、匡扶正義的理想去學法律的，可是大概還沒有讀完一年，就把這種理想放到一邊去了。他們和我更熱切的理想是什麼呢？你當然不會不知道的？

在法學院的第一個學年結束的時候，我的心情很糟糕。不但是因為想到以後要從事一個充滿競爭、衝突和壓力的職業，而且還因為期末的考試成績實在是壞透了，對日後找工作的前景恐怕影響甚大，連是否能保住第二年的獎學金都是個問題。要知道，法學院與其它的研究所以不一樣，考試成績決定一切，比什麼都重要。學期的最後一天我整個人都是昏昏沉沉的，滿腦子心事，回到家裡，一句話都不想跟我太太說。她很了解我，也什麼都不問我，只是告訴我有朋友邀請我們晚上去參加教會的活動。我正想出去散散心，換換環境，反正正是緊張了一年，現在放假了沒事，所以就跟着來了。

來教會的第一天，我就馬上發現這是個寶貝。上帝的福音讓我馬上離開了那個渾渾噩噩、在罪性中自我苦惱的狀態。我的心在讚美詩中被聖靈所感動，我的靈被大大地釋放，我的眼目為我所看到的《聖經》中的奧秘而發光，我的理性立刻就被耶穌這個人折服。我突然發現自己渾身上下從靈到肉都很放鬆、自在，而且充滿了各種的能力。大概在別人看來，這也是幼稚得很。但有什麼關係呢？我知道什麼是好的。我每天都在盼望禮拜五的聚會，我覺得我現在看到的比以前看到的東西都更有價值，現在得到的比以前任何的福氣都要大。我一得到這個寶貝就緊緊抓住不放手。從此，我也跟那位加州的姊妹那樣，每個禮拜參加兩次的教會聚會，到現在整整16年了。正如耶穌所講的，天國就像一個人發現了一顆貴重的珍珠，就決定變賣他一切所有的，去把它買下來。你說說看，我是不是很聰明。但其實不是因為我的聰明，而完全是上帝的大能和恩典！

上帝的道理其實很簡單，這個世界上再愚笨的人都聽得懂。祂的道理又很深奧，再聰明的人都無法完全測度。祂的道理適合於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我邀請你與我一起進入到這個美妙的國度裡，去探求上帝要展現給你看到的奇妙景象，去接受上帝在你生命中為你預備的各種美好的福分，去接受上帝在你每日的生活中不停止的引領和保守。

我信主很快，但在主裡的成長卻是後進生。信主16年了，總會有些什麼改變吧。我想來想去，老實說，很慚愧，我不覺得自己有多少改變。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就去問我太太，她說應該有吧，卻說不上來什麼。的確，我還是那個很驕傲、自以為是、脾氣很差、自私自

利的人。我也沒有多發展一點像劉翔、林書豪那樣的英武氣質。但是我知道上帝並沒有因為我糟糕的本性而減少祂給我的祝福。這個一下子還真是說不完。今天我就舉幾個例子，算是報答上帝對我的恩情。

第一：上帝給了我一個最好的太太。信主以前，我總是對她意見多多，怎麼看她都不順眼。當然，大概她看我也是一樣的不順眼。其實她是個很可愛的人，她到那裡工作都很吃得開，她以前的、現在的上司和同事都很喜歡她，重用她。她在教會裡外也很有人緣。但我看她就太不一樣了。後來我們一同信主，一同成長。我們都還記得16年前那個我們一同走到上帝面前的美好日子。感謝主！祂讓我們更加互相欣賞、相愛。後來我們又有了兩個很棒的小孩子。我們的日子過得還真不錯。

第二：雖然我們夫妻日子過得不錯，但是我們的罪性讓我們還是時常陷入到泥潭當中，不能自拔。再加上，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們兩個人脾氣都大得很，一旦對捍上了就不能善罷甘休。我很感謝主，祂通過牧師、教會的弟兄姊妹給我們很多的幫助、敲打。我記得剛信主的時候有兩次我們兩個吵了一晚上，甚至要打起來，只好連夜打電話給牧師、師母，他們竟然就馬上開了車過來幫助我們。直至到最近兩年，我們家也是時有麻煩，需要牧師、師母來幫助我們。你想想看，要不是在教會中，你有這樣的福氣嗎？更重要的是，我越來越發現，像我這樣的人，實在是非常需要一個時常警醒、教訓我的上帝。

第三：信主以後，我花了很多時間參加團契、教會的聚會。信主剛一個月時，夏大中國同學會主席出缺又無人接手，前任的主席是團契的弟兄，硬是把擔子塞了給我。那一年真是忙得夠嗆。但很奇怪，我讀書的時候彷彿拿了把金剛鑽，無往不利。凡是到了考試我都連連得手，彌補了第一年的低分，最後以不錯的成績畢業。這在法學院可能是少有的事情，尤其是發生在一個英文不靈光、對美國亦無太多認識的外國學生身上。我畢業的時候，一個大牌教授很喜歡我，我都沒提要求，他就主動給我寫了一封漂亮的推薦信交給我。前兩個月，我在法學院的畢業論文指導教授來我們辦公室開會，還特別地對我提到，她到今天還記得我當年寫了一篇很出色的論文。我報考了兩個州的律師資格考試，都是一次就通過，而且沒有花錢參加任何補習班。對了，我們那一年學生會的工作也很有開創性，做得有聲有色。感謝主！

第四：雖然我的成績不錯，但我畢業時上帝給我的卻是一份在家裡當電話翻譯的工作。不但與法律無關，掙不了幾個錢，而且一做就是七年多。這對我和我太太的信心都是不小的衝擊。我找法律方面的工作找了不止七年，從聯合國到中國到美國。經歷過無數次面談，但沒有一次成功的。我還去考了一個會計師執照為自己增色，似乎也是徒勞。看到周圍的朋友們個個都是事業有成，住大屋開新車，自己當然會有點想法，更不用說跟我國內的同學相比了。我不敢想像如果我不信主的話，我的心理會扭曲成什麼樣子。但是很奇怪，我很少會為了這件事情而難過。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是喜樂得不行，我從來都沒有責怪過上帝。我跟我太太說，我在上帝面前只配得一樣東西，那就是死。我還跟她說，上帝已經給了我最好的，祂沒有對不起我。祂從來就沒有向我保證會給我一份我要求的“好工作”，但是我相信祂給我的都是最好的。以前來了教會，常有人恭維我前途（或錢途）遠大，還有人會對我說上帝要大大用你。後來當然沒有人再提這些了，但我一點都不在乎。我太太也很

理解、支持我，我真的很感謝她。上帝肯定在引導我的同時也在引導她。最感恩的莫過於感謝主給我這段時間讓我親手把自己的兩個小孩子帶大，從出生那天開始就天天看着他們成長，為他們禱告。相信這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的福氣可以說比很多作父親的都大。另外，當然了，我也感謝主，我可能比以前稍微謙卑了一點點。不是因為我學會了謙卑，恐怕只是因為如今是脫了毛的鳳凰，沒有什麼可以顯擺的了嘛。上帝在這七年中給我和我家的祝福真的是不少，遠不是金錢和名望可以衡量的。我有一個單子，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第五：我這個人以前對別人特別生硬，對誰都是愛理不理的，尤其是當碰上了那些我看不上的人和事的時候。現在恐怕多少也還是這樣。前幾天牧師還對我說，你這個人臉色總是很嚴肅，讓人覺得不好接近，但接觸後發現這個人心腸還不錯。其實我覺得他前一部分看到的就是我的本相，不信的話你問一下我的家人就知道了。甚至團契的不少弟兄姊妹可能都受過我的氣。後一部分呢是上帝給的。記得我當電話翻譯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的服務態度都是很差的，尤其是對那些不懂英文、沒有文化的同胞們。解釋兩次都聽不懂的話我就會上火，繼而惡言相向。我太太有幾次在旁邊聽見都提醒我：你怎麼可以工作態度這麼差？有一次我還被客戶投訴過。感謝主，祂慢慢讓我有了改變。至於是怎樣開始的，我並不太清楚。可想而知，這不是我主動要改的。我只知道，自己變好了一點。後來我甚至得到了幾次表揚，還有幾次甚至聽到別人在電話裡告訴我說你的聲音真的很動聽、很令人舒服。這實在讓人驚訝。現在我做了另外一份工作，也是經常在電話上，有時還會有人跟我說同樣的話。每次我都很感謝主！這可不是我自己求回來的。我相信這是比金錢更重價的獎賞。

(2012年9月30日)

與主的相遇，該是從高中開始的。我相信，從那時起，上帝就開始引導我一步一步向祂靠近。

那時，我知道學校(愛心高中)理事會裏的幾個成員都是基督徒：敬愛的王理事長和理事長夫人、劉老師、林老師，還有茅老師。他們在我心中的印象都是那麼美好：他們的心靈，他們的待人處事，他們的笑容。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一個基督徒的共性，那就是愛。後來知道我的「對接人」(資助「珍珠班」學生的人)是一個教會裏的叔叔、阿姨。後來我又見到從那教會來看我們的李牧師、胡叔叔。可當時，我對基督的信仰還沒有認識。我只有一個感覺，那就是：信奉基督教的人們都是那麼親切友好，溫柔中帶着一種強韌。等到我信了主，才知道，那是將自己全然託付給了上帝，有了上帝這個依靠，才会有那樣美好的表現。胡叔叔教我們唱的一首歌《雲上太陽》，至今我依然記得，而且非常喜歡。當身處困難中，我常會唱這首歌。

第一眼看到《聖經》，是在一次的週日。我們幾個「珍珠班」的孩子跟隨着理事長和幾位老師去參加教會的主日聚會，聽他們唱讚美詩，聽他們讀《聖經》。

高中的經歷使我知道了有這麼一個信仰，而持守這個信仰的人們都是我所敬愛的人。他們給了我許多的鼓勵、指導和幫助。可當時我沒有想過信仰這件事，也沒有想過自己需要這一個信仰。

大一時，胡叔叔來武漢參加學術會議，我們見了一面，他帶來了劉叔叔和王阿姨送我的中英文版《新約·聖經》。翻閱《聖經》我才第一次真正地瞭解到上帝是一個怎樣的存在——是祂創造了世界上的所有。祂是那個全能的、偉大的、在天上的父。可我學的專業是生物工程。我相信大爆炸學說，我相信進化論，我相信人類的出現是自然進化的結果。所以，當胡叔叔對我發出信主邀請的時候，我並沒有做決志的禱告。

但從那次開始，我和主之間似乎就有了聯繫。我開始思考：真的有那麼一個上帝存在嗎？祂真的能創造這麼宏大的一個世界？祂真的能成為世界上這麼多人的依靠，聽到人們的禱告？我心中有太大的疑問，有太多的不相信。我本來就不相信鬼神，而上帝是外國人的神，我更不相信。我當時認為，主宰自己人生的就是自己，怎麼會是一個虛無的存在？祂怎麼能成為我生命中最重要？

主是仁慈的，祂原諒我的自大和驕傲，並繼續為我預備道路。

慢慢地，我發現我的兩個好朋友信了主。我們聊天的時候，她們會為我祝福，會為我禱告，跟我講一些《聖經》裏的內容，跟我分享上帝的話。我也開始主動尋求去認識上帝；我也想成為上帝的孩子。

可是，我跟上帝之間依然有那麼一層不相信和疑惑。有時我也禱告，但我的禱告沒有信心，我不相信上帝真能聽見我的話，而且，我也不知道怎樣才算是禱告；我也開始讀《聖經》。

胡叔叔託他在中國教會的朋友寄了一本有《新約》和《舊約》的《聖經》給我。後來李牧師也送了我他寫的《同奔天路》，幫助我對《聖經》的閱讀、思考和理解。可是，每次規劃好的讀經計劃，一次次地擱淺，總是不能堅持下來。

也許，信仰的確立，需要一個契機吧。有一句話很對，就是「苦難把人逼到盡頭，就是主的開始」。而這個苦難，是上帝管教的手。

一直以來，我在生活中的道路都算是平坦的。雖然家境貧寒，但有「撿回珍珠計劃」的幫助，讓我可以上高中、大學又可以在教會的幫助下到武漢繼續學習。那之後，家裏的經濟條件漸漸好轉。雖然父母都是農民，沒有什麼文化，但他們都是那麼善良，給了我一個溫馨和睦的家庭。所以，我一直是個幸福的孩子。

上帝的管教就是從情感之路上開始的吧。大學裏相遇了一個男生，開始了自己的初戀。擁有了許多的美好，對他產生了太多太多的依戀。以至於，在大三結束分手之後，我的世界彷彿全部坍塌了。那一個月整整瘦了十幾斤。我有跟上帝禱告，求祂保護我，並保護我的這份愛情。可是，我卻總是沒有去聽從祂的教導，一次又一次的衝動與任性，讓我在這段自己珍惜的愛情面前，毫無自尊與自愛，最終徹底地失去了它。我開始尋找自我。我開始思考：自己到底該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的人生最終的追求是什麼？

因為一直有和胡叔叔並和兩個基督徒朋友聯繫，讓我開始有行動。我開始在武漢尋找教會，但不是那麼積極。我有了那樣的心，主就為我開路。一個很偶然的中午，我在宿舍樓的牆上看到一個類似海報的宣傳。上面寫着：尋找主裏的弟兄姊妹。我按照上面的聯繫方式找到了朝陽教會，可一直因為其他的事情沒有去參加主日聚會。直到大四的最後一個學期，課程安排不緊，我為了充實自己的生活而開始重新聯繫教會裏的一個姊妹；我跟着她第一次真正地去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那一天，我跟他們一起唱讚美詩，聽牧師的講道，當時很受感動，之後在教會借了一本書回去看。讀着讀着那本書，裏面的一個故事使我的思想發生很大的轉變。

書中講一個無神論的學生去看他的導師，他的導師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導師在房子裏搭建了一個太陽系的精美模型，導師輕輕地一碰，太陽系就會運行。學生覺得很驚奇，讚歎他老師的設計。導師跟他說：「你相信這模型是我建立的，那你為什麼就不相信有一個偉大萬能的上帝，祂的智慧遠遠大於世人，能創造這個美妙的世界並令它有規律地運轉呢？」

當時，我瞬間明晰了。我學生物——學過動物學、植物學、微生物學，也學了遺傳學等自然的學科，我一直驚歎於自然界的神奇和無窮的奧妙。猛然之間，這一點破開了，我恍然大悟：是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一個開始的。大爆炸學說告訴我，宇宙最初的開始是要有一個宇宙原點，而這個宇宙原點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是上帝，不是這個萬能的創造者，宇宙怎麼會存在？在那一瞬間，我全部的疑慮都消失了。我相信，是上帝創造了所有，是祂使這一切都運轉起來。生物體裏那些精妙的構造、機制，自然界裏那些精密的聯繫、影響和作用，如果不是這位智慧的上帝，又怎麼能發生呢？

我相信了，我真的相信有一個無上的存在，祂的智慧不是人類有限的智力所能洞察的，祂的能力不是人類有限的想像能夠設想的。我敬畏祂，我相信祂的大能。於是，在第二次去參加教會的主日崇拜之後，我做了一個決志的禱告。從此我有了一個家，一個永恆的家。

可是，我卻像一個不知道回家的孩子。我不能堅持參加主日崇拜，總會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擠掉時間；也不能堅持讀《聖經》，我覺得我完全看不懂；更不能禱告，我一直覺得自己不知道如何去禱告，而且每次禱告都不知道該跟天父說什麼，於是很快就結束。

我雖然軟弱，主繼續用祂那管教的手帶領我回家。

離大學畢業還有幾個月，我在上「新東方」的英語課。課上，遇到了一個男孩子。他提出跟我交往。當時我跟上帝禱告，問上帝，這個男孩是祂為我預備的那一位嗎？可我依然任性衝動，沒有依循天父的教導，只隨着自己的心意，和那男生在一起。結果，那一段感情在三個月之後結束了。

在痛苦中，我深刻地反省，開始發自內心渴求地去向上帝禱告。我求上帝告訴我該怎麼辦，求祂指引我的道路。禱告完的那個晚上，我很清楚地感受到，我要走出家門，出去一趟。一開始，隨着內心對這份感情的不捨和掙扎，我很想再去找那個男生（他在武漢，而我畢業後回了寧波），試圖挽回。但在心底，似乎有個微弱的聲音，告訴我，不能去。所以，我對自己的這個決定很猶豫。我不停地向上帝禱告，請祂引導我。終於，在出發前的幾個小時，我改變了想法，我去了嘉興——我的基督徒好朋友在那兒。

從那一刻開始，我的內心就平靜下來，我感覺到自己這樣的行動是正確的。而之後的一切都驗證了這個決定。

到了嘉興之後，我和朋友一起聊天，一起去參加主日崇拜。在當天的主日崇拜聚會中，我清楚感覺到聖靈的同在，之前所有的痛苦都彷彿在瞬間消失了，內心感到極大的平靜和喜樂。我感受到主的存在，我感受到祂的奇妙帶領。但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領受洗禮。

參加完主日崇拜，一起和弟兄姊妹們聚餐，他們的教會又送了我一本中英文雙語的《聖經》，含有《新約》和《舊約》。這又是主的奇妙安排吧。離開嘉興後，我去了杭州，去見見多年未見的朋友。而緊接着，來了「海葵」颱風，交通停止，我滯留在了杭州。在這三天裏，我不能出去，就一直在朋友的家裏呆着。當時，我很渴望能更多地認識主，更多地讀祂的話語。所以在這段時間，我一直讀《聖經》，並看另一個基督徒朋友送我的小書《荒漠甘泉》。以前，一翻開《聖經》，我完全沒有讀下去的欲望，可是現在它似乎對我有極大的吸引力。我就像一個新生的嬰兒，渴望母親的奶水一般地吸取着《聖經》裏的話語。以前我把《聖經》當做故事看，現在卻帶着無限的相信和讚歎讀着。

在杭州的日子裏，有許多獨處的時間，讓我可以不斷地思考、反省。我很後悔以前所犯的罪，開始向上帝懺悔、禱告。我渴望有一個新生的自我，我渴望自己能跟以前不一樣。我渴望自己真正成為上帝的孩子，真正倚靠祂，將所有都放在祂的手中。

主聽到了我的禱告，祂把“再回嘉興”的想法放在我的腦子裏。

於是，到週五，我再次去了嘉興。一路上，我一直相信，會有奇妙的事情要發生。我也開始萌發受洗的念頭，並跟主禱告，請祂為我預備受洗的道路。到了周日上午去參加主日崇拜，在唱詩歌的時候唱到《新的親密》，我內心又湧現無限的渴望，如歌詞中唱的一般：

“主，我深深地渴慕祢”。當天有一個弟兄的分享，他講的內容恰恰是在過去一個星期所發生在我身上的事——認罪、禱告、信心和依靠…。我感覺到那位弟兄分享的就是上帝在告訴我：祂看到了我的決心，看到了我的改變，祂要讓我成為祂的孩子。

於是，主日崇拜後我去向牧師表示希望領受洗禮，牧師欣然答應了。在受洗之前，師母跟我講了與受洗有關的三個詞：婚禮、葬禮和搬家。每一個詞的意義都是我想要的。我真是感謝天父，感謝祂對我的引導和祂對我的愛。我相信，從此之後，我就是一個全新的、從死裏復活的我。

2012年8月12日我領受洗禮。受洗完之後，我感覺自己終於回家了。我有了天父這個依靠，祂會垂聽我的禱告，祂會對我的一生負責，祂會引導我去發現祂為我繪制的藍圖，很好地使用我。

我的心謙卑下來，我不再那麼自大。我知道自己的渺小和軟弱，所以我要倚靠天父讓我可以做得好，做得成功，去榮耀祂的名。我也想讓更多的人可以領受到主的恩惠，在主裏蒙福。以前我不願意讓別人知道我信基督教，可是現在，我卻一點都不懼怕讓別人知道，反而希望自己能向他們傳福音。因為我知道有了主的依靠，因此，我有勇氣，我有信心。

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我不再是獨自一個人。不管我在哪裏，我都可以跟主禱告、說話。有了主的依靠，我感到勇氣和信心充滿在我的心中，我不再害怕，也不用擔憂。因為我把一切交託在主的手上，內心很平和。

現在，我每天讀經、禱告。這些在以前很難堅持下來的事情，現在卻輕易地做到了，而且很享受。雖然我現在依然不知道怎樣的禱告才是禱告，但我卻很想跟主說話，用自己的方式述說，往往一禱告就好長時間。

感謝主，讚美主。是祂給了我新的生命。從此，八月十二日才是我的生日。我也渴望自己在上帝的國裏，走得更好，能榮耀祂的名。

註：方芳是本堂支持的「珍珠」學生之一。今年剛大學畢業。兩週前於2012年8月12日在中國領受了洗禮。

首先我來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曉紅，拂曉的曉，紅色的紅。據我母親說，她給我起這個名字是希望我像拂曉的紅霞那樣映滿天。

拂曉時分，也正是黎明之時。《聖經》記載，耶穌復活的那一天是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感謝讚美主，四月八日復活節主日那天，在各位的見證下，我在這教堂裡領受洗禮，成為了上帝家裡的一員。而李牧師那天講道的題目，也正是「黎明」。

牧師在講道中說，「黎明是一個時間，是上帝彰顯神跡的時間。黎明是一個開始，是建立美好生活的開始。黎明是一個轉機，是從黑暗到光明的一個轉機。」

我靈命的第一天，就是以這樣的黎明開始的。有意思的是，199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墨西哥詩人帕斯，也曾寫過一首詩叫《黎明》：

冰冷而敏捷的手  
取下陰影的繃帶一層層  
我睜開眼睛  
我還  
活在  
一個仍然  
新鮮的傷口正中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讀到了這首詩。從此我記住了這句話：「穿過黑夜的繃帶一層層，而我，仍活在，一個新鮮的傷口正中。」因為，在這個復活節主日之前的很多個黎明，對我來說就是如此。從高中一年級到之後的差不多十二年間，我是經常失眠的。摩西曾向主祈禱：「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詩 90:12）可惜那時候我還不認識上帝，只知道歲月匆匆，而馮唐易老，不知道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裡，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裡的我能做些什麼。「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地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為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朱自清語）

當年的我就是那麼糾結着。我並沒有遭受什麼大災大難，甚至在別人眼中，我的生活也算是一帆風順的。可是，當讀到大衛的詩，說「我無處避難，也沒有人眷顧我」時（詩 142:4），卻不免心有戚戚焉。這樣說，似乎有豌豆上的公主那種自憐之嫌，但那卻是我當時真實的感受。

列夫·托爾斯泰曾提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對個體來說，情形大概也是如此吧。按常理來說，我似乎不應該把「不幸」這樣的詞，用在自己的身上。我並非缺衣少食，無親無故。我有體面的工作和似乎不錯的前途。朋友們大都認為我是一個樂天派的人，能給他們帶來笑聲和歡樂。然而，我本人卻很難有自信說，自己

是一個很幸福、快樂的人。

我覺得自己是病了，卻不知道是什麼病，也不知道病根是什麼。為什麼平安喜樂似乎與我無緣？若是因為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和旦夕禍福、悲歡離合所引起的起伏困擾倒也罷了，為什麼在看似歌舞昇平的日子裡，我也是心事重重鬱鬱寡歡？我對什麼也提不起多大的興致。我不甘心庸庸碌碌地活着，卻也做不成什麼轟轟烈烈的事。如果說我的生活像一份套餐，食材具備，色彩悅目，卻偏偏少了一味鹽。我看那燦爛的煙火，不管是手中的還是天上的，只是更反襯出天空的深邃和內心的落寞。我看這浮華喧囂的世界，就像外表豔麗精美的俄羅斯套娃，然而一層層打開來，不過是虛空、虛空又虛空，我的期待也只能化為失落、失落又失落。

經上說，「你要保守你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而我的心，當時卻像缺失了一塊，四處尋求，上下無着。有兩本多年來一直很受歡迎的兒童書，名叫《失落的一角》（“The Missing Piece”），和《失落的一角遇上大 O》（“The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好的兒童書也是為大人寫的。《失落的一角遇上大 O》這本書講了一塊失落的一角(Piece)怎樣最終取得圓滿，獲得平安(Peace)的故事。

主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是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 14:27）主耶穌還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太 11:28-30）可是，當時沒有認識主的我，我的心是愁苦的，我的人是在焦慮的，我的生活是一團糟。怎麼樣讓一間亂糟糟的屋子一下子變乾淨呢？答案是，閉上眼睛。於是我閉上了眼睛，逃避自己慘澹的人生，選擇做一個庸人，讓「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 6:35）可是那時我還不認識主。雖然也曾偶爾翻過《聖經》，羨慕大衛可以歡唱「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不至缺乏。」（詩 23:1）但我深知自己是不會有這個福分的。受傷的心靈往往想從文藝作品中尋求安慰，可是好的作品都是要引人深思的，深思無果是讓人痛苦的，而痛苦是我所不想要的。怎麼辦呢？我不屑於方圓厚黑之術，無心於經世致用之學，又自絕於文學藝術之美，於是在沒認識主的時候，我的精神食糧當時只有韓劇那樣的膨化而無營養的東西了。就像靖海弟兄所說的，我是在對自己進行靈命自殺。我的靈命奄奄一息，而我還自以為美。那正是病入膏肓的癥狀。

可是主耶穌說：「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可 2:17）有一天聖靈終於在我身上動工了。

二月五日元宵節前夕，我在顯平和亞英姐家第一次聽到了《雲上的太陽》這首歌，當時淚流不止。從那時起每週跟亞英姐去教會。慕道班開班後，在王敏姐的鼓勵下，參加了李牧師的慕道班。在愛家團契和營會中，更是感受到了臧媽媽、於棟姐、亞英姐、敏玲姐、金擘姐、Sarah 姐、中瑛姐和其他弟兄姊妹給予的無私關愛。眾人為我祈福禱告，但我依舊茫然躊躇，不知命之所寄。三月十九日，我們學校放春假，我去夏威夷大學聽中文課，跟

那些初學中文的大學生進行了互動。他們問我問題。大致是你多大，你做什麼工作之類的問題。後來有一位男生舉手了，他問：「妳的人生目標是什麼？」

「啊，This is a good question.(這是好問題)」我對他說：「你先說你的。」他說：「我想死得很好。」我的回答是：「我想活得很好。」

三月二十四日晚上，在愛家團契，我們觀看了沈保羅牧師的講道。他幾次提到，在他年輕的時候，有一位牧師為他按頭禱告，連說三聲：「你還沒死啊！你還沒死啊！你還沒死啊！」沈牧師當時就哭了。講這篇道時已經九十多歲高齡的他，說：「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你還沒死啊！」這句話對我可謂有振聾發聵之效。我不能再白沾地土，不能再整日閒站，我也要進葡萄園去。像大衛一樣，我曾感覺自己是個破碎的器皿，可我現在知道自己是蒙憐憫早預備得榮耀的器皿，那我就必須要自潔，脫離卑賤的事，成為聖潔，合乎主用的貴重器皿。可是我也知道我的罪性和局限，需要主的幫助。第二天下午，在胡教授載我去教會上慕道班的路上，他帶領我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那就是接受主耶穌，並決定在復活節領受洗禮。四月八日復活節主日那天，在各位的祝福和見證下，我受洗了。李牧師在當天贈送我的金句是：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約 8:12)

我想起在大學時代，晚飯後散步的時候，我總想找一條黑暗僻靜的路暴走，覺得在黑暗中反而是最隱秘、安全、和自在的。可是總有車輛怒吼而過，警告我，那是它們的地盤。讓我覺得，偌大的天地中，卻沒我的容身之處。

主耶穌說：「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為受責備。」(約 3:19-20)

主耶穌還說：「我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裡。」(約 12:46)

感謝主，揀選了我，洗淨我的罪，使我的靈魂甦醒，把我從黑暗的死蔭之地帶出來，並引導我走義路，叫我「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

我知道我的人生目標是要活得很好。上帝照着祂的形像造我們，我們也要活出祂的樣式，讓祂的榮耀如拂曉紅霞映滿天。我對那位提問的大學生說：“we may end up in the same place.”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着、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羅 14：7-9)

「讓我活在基督裡，活出主的榮耀；讓我活在基督裡，活出生命的美好。人生雖有苦難，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信靠主的應許，讓基督的榮耀彰顯。」  
讓我們活在基督裡，活出主的榮耀，活得更精彩！

(2012年4月29日)

我出生在中國天津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在北京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讀了本科和研究生，然後出國到賓夕法尼亞大學就讀經濟學的博士生，現在在夏威夷大學任教。

我決志信主的過程，經過三個階段。

首先，我對上帝和對基督教的認識是從一系列巧合開始的。

我於2005年7月來到費城讀書。剛來時沒有地方住，我就聯繫了以前的同學，在他家借住了幾天。他家恰好是一個團契查經的聚會點，於是我很自然的被邀請去參加查經。我很喜歡讀書，那個同學家裡沒什麼中文書，但有很多中文《聖經》新譯本，於是我就很自然的翻讀《聖經》。後來我在團契裡遇到一位姐妹，她的房子要找人續租，我就續租了她的房子。結果，我的住處距離團契的聚會地點就只有兩個街區。開學後學習很緊張，我並不想繼續參加團契活動，覺得很耽誤時間，可是我的同學還有租房子給我的那個姐妹一直非常熱情的邀請我，我覺得欠了人情，架不住就只好繼續參加了。現在想想，當時連續的參加團契對我信主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是第一點體會，對於還在尋求了解這個信仰的朋友而言，如果對於參加團契查經的態度並沒有到深惡痛絕和苦大仇深這種程度的話，盡量擠出時間去參加是非常有益的。

總的來說，我信主的道路是比較平坦的。我信主並不是因為自己有這樣或那樣的困難，也不是因為有什麼情緒或感情上的問題，更不是向主去求什麼。我當時覺得自己一貫自律，心態比較好，自己能處理好自己的事情。那麼我為什麼要信主呢？舉例而言，我們說地球繞着太陽轉，大家都相信，為什麼？因為天文學家觀察到確實如此，這是一個事實，所以就相信了。那麼我很自然的想法就是，如果能夠證明上帝是存在的、耶穌從死裡復活了、《聖經》上的記載是真實的，那麼我就相信。我確實想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就去查閱了許多的書籍和資料。

在我所有看過的材料中，經濟學家楊小凱弟兄所寫的一系列關於基督教和憲政的文章以及他的見證，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可以說促使我的思想發生了至關重要的轉變。

楊小凱的文章詳述了他本人對於基督教的認知過程，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分析到對於宗教本身的探討，再到他信主之後的見證。我的收穫主要有兩點：

第一，他的分析消除了我對於基督教的負面情緒。由於一直以來的無神論思想，我曾經以為基督教是「迷信」或是「怪異」的宗教，所以對上帝並沒有什麼好感，還會有出於對未知的恐懼和排斥。但是，楊小凱的分析使我認識到基督教對人類歷史和經濟發展、對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和道德觀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第二，楊小凱的分析得到了一個結論：「信」（即「相信」）是基督教的核心命題，是先於一切。這一點很重要，也幫助我認識到自己以前犯的錯誤。我口口聲聲說要對比信與不信的證據，但是在心裡潛意識中已經先做了一個不信的決定。舉地球繞太陽轉的那個例子，天文學家觀察到這個現象之後，相信了，因為有證據；但是，我同樣可以選擇不相信，然後給自己找若干的理由；即便有客觀的證據擺在那裡。更何況關於上帝和基督的問題是根

本無法直接證實或證偽的，我更有理由輕易的做一個不信的決定了；但那實際上是在迴避問題，給自己的偏見、武斷和傲慢找借口。如果說關於上帝和基督教的合理性也是有一些客觀證據存在的話，那麼我應該盡量摒棄內心的偏見，來誠實、認真、虛己的探求真理。我意識到「信」不僅是一個決定，也是一個前提，所以我嘗試換個角度來看問題，即從無法相信到試着相信一下看看，這就是我信仰成長過程中的第二個階段。

在這個過程中我有三點很深的體會：

剛開始接觸上帝的時候，我心中有許多的問題和懷疑。盡量保持一顆開放的心，避免武斷和傲慢的情緒蒙蔽自己的雙眼是非常重要的。對於和我背景類似的朋友，如果是注重理性並且很想得到一些自己能夠接受的理性探討，不妨讀一讀本專業中一些學者對基督教的分析和見證。

第二，只要有一丁點相信上帝存在的話，就努力把自己心中的話講給上帝聽。既然說上帝是大能的，祂就應該能以我所理解的方式解決我心中的疑問。感謝我的妻子，當時還是未婚妻，在她的鼓勵下我才能把心中的疑團呈交在上帝的面前。

第三，如果完全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即無從禱告，那麼還可以多參加團契查經活動，和身邊的兄弟姐妹交流心中的疑惑。總之就是，認真尋求的態度很重要。

第三個階段；在我試着相信上帝和相信基督耶穌之後，很多事情都變得如順水行舟一般簡單。好比一個人如果不咬第一口，就永遠不知道蘋果的味道，不論他對蘋果做了多少化學分析。當我邁出「信」這一步之後，我發現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以前那些疑問不再困擾我，因為基於「信」的實底和確據使我可以從理性上找到答案。同時「信」還給我帶來了很多其它的益處，是我之前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如果一個人一直在黑暗中生活，怎麼可能想像光明是什麼樣子呢？雖然我以前覺得自己的生活狀態已經比其他人好很多，現在我才發現原來一切都可以更好。當我漸漸開始相信之後，自己身上出現了很多積極的轉變，反過來加強了我的信心，這就進入一個良性循環。

這裡有一點很重要。許多問題，例如上帝是否存在、《聖經》是否完全真實，都是需要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才能回答的，甚至有的可能是人無法回答的。但是一旦相信了，生命中就會有很多積極的轉變，自己的情緒和生活狀態都會變好。這兩方面哪個重要呢？顯然是後者。我可以允許自己存有一些疑問，同時緊緊把握大方向，相信關於上帝和基督耶穌的基本信條，就可以立刻體會到生命中的轉變。等到進入了豐盛的生命之後，再去認真探討那些疑惑，並在不斷的懷疑中堅實自己信仰的根基，這才是理智的選擇。所以，我選擇相信，並且堅持禱告、讀經、參加崇拜、團契，直到在禱告中感受到上帝的心意和聖靈的感動，進而決志和受洗，完成了從相信到信靠的轉變。

以上這些，是我當初領受洗禮之後對大家講的見證。不知道你們是否注意到了，其中有兩點重要的缺失。第一是缺乏對於罪以及自己罪人身份的認知，第二是對生命改變的陳述不夠，過多偏重於對信仰的理性認知而缺乏感性的了解。在受洗後的一年裡，我對於這兩點有了更深的認識。

很多時候，這兩點是在一起的：對自己的罪性的認識的加深往往促使我來到上帝的面前更深的悔改，而由悔改帶來的生命改變又能幫助自己更深地看到自己實在是一個罪人。在我剛剛信主之後，上帝就預備我在費城的教會中開始相當程度的服事。在服事中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同工的時候，在更多的接觸到教會運作的時候，我看到了許多其他人的軟弱，在我的心中產生了很多的論斷和驕傲。這些負面的情緒和想法令我非常的困擾，它們讓我看自己的罪性是如何在表面「屬靈」的背後蔓延開來。我非常的討厭那些論斷還有驕傲的想法，但是卻無法決絕的擺脫它們，正所謂「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這就是罪。感謝聖靈的光照，讓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看到自己的罪性的表現，並且一點一點擊碎我自己原以為很不錯的生活狀態，打破我的驕傲。我原來以為自己是一個非常自律的人，但是上帝讓我看到當我來到異國他鄉之後，在面對極大的學習壓力和缺乏身邊親戚朋友督促的情況下，所表現出來的對於學習的懈怠與逃避。我原來以為自己是一個非常講道理的人，但是上帝讓我在婚姻這樣一個親密的關係中看到，我是如何偏執於自己的想法而忽視妻子的感受，有時更是為了強辯自己有理而胡攪蠻纏。這些就是我裡面的罪性在學習、工作、家庭、生活各個方面的表現，當環境或時機成熟的時候就顯露出來了。如果不是聖靈的帶領和光照，我不可能看到自己裡面的罪，不可能看到掩蓋在愛背後的自私，隱藏在謙虛背後的驕傲，和掩飾在義正辭嚴背後的自以為義。

但是這並不足夠，因為當我看到罪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自己對於罪的無能為力。當我不斷的去和自己那些罪性的表現抗爭的時候，每一次的結果都是失敗。那麼出路何在？上帝借着我參加2006年芝加哥福音大會的契機，透過一位牧者的口，讓我看問題癥結。當我自己去和罪性抗爭的時候，就註定了是失敗的，因為如果我能夠靠自己勝過罪的話，耶穌基督就不需要為我釘十字架了。所以，我還是要和罪抗爭，但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對耶穌基督、對上帝話語的信靠、順服來打這場必定得勝的仗，這就是生命改變的秘訣——轉眼仰望耶穌。慢慢地我發現，如果靠自己，其實我連順服基督、遵行上帝的話都沒有能力做到，只能禱告求上帝憐憫幫助我。

《聖經》說：「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2006年5月中的一週是我博士生資格考試的時間，週一大早就考微觀經濟學，那麼我週日的下午是去教會崇拜還是繼續複習沒有完成的內容？我謹慎小心的性格和資格考試的重要性都告訴我說，你要不斷的複習使用好每一分鐘，否則一旦考試中出現一個沒有複習到的題目，豈不後悔死了。但是，聖靈的提醒卻是要我把結果交給上帝，在實際生活中學習信心的功課。怎麼辦？我掙扎了一個多小時，最後還是靠着聖靈的幫助去教會崇拜了，因為「不可停止聚會」。我之所以能夠遵行上帝的話，能夠放下書本走進教會，這是聖靈的工作。

「十一奉獻」是我受洗之後的一大難題，自身的性格和成長的環境使得我對於金錢格外的在意。那麼拿出自己本來就不多的博士生獎學金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實在是一個非常挑戰的事情。可是「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瑪3:10)。這十分之一本來就是當納的，若不奉獻的話，就好像我偷了上帝的東西一樣。怎麼辦？依然是掙扎。在我反覆思想、禱告了一個下午之後，聖靈幫助我做了一個決定，那

就是順服《聖經》，把自己在金錢上的需要或者不足都交給上帝。感謝主，因為靠着我自己是完全沒有可能這樣做的。

遇到試煉的時候，在禱告中求告上帝是信心的體現，嚴格按照《聖經》的教導去做也是信心的體現。信心經過不斷的操練就越發的成長，使得我能夠在看到自己更深的罪性的時候，加倍的依靠耶穌基督。所以，「信心的本質，就是完全放棄自己，投奔基督」（J.I. Packer 2005）。生命改變的過程就是「捨己、背起十字架跟從耶穌基督」。感謝主，因着祂的名，靠着祂的恩典，為着祂的榮耀，我知道這條成聖的道路我一定能夠走完，因為「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1:6)。阿們！

(2012年1月29日)

感謝主讓我來到這教會，認識大家。

我的名字是王海源(Kevin)，出生在台灣南部一個軍人家庭。我的父親生前服務於空軍，是修戰鬥機的。在我出生一個月時，就已經在住家附近的天主堂領受過嬰孩洗禮。十多歲前常去天主教堂做禮拜，在這期間很可惜我沒有機會讀《聖經》，只知道《聖經》是一本很厚的書。

高中畢業後，我進入陸軍官校就讀，接受軍事訓練。畢業後服務於軍中。我在 23 歲時，已經是一個連長，是全師 90 個連長中最年輕的；還曾經兩次得到全師最優秀連長的榮譽。在當連長的期間，我很照顧士官兵，我認為自己是一個好長官，但是同時我也很嚴格的要求士兵遵守軍中紀律及達成各項任務，要不然我就不會得到最優秀連長的榮譽。回想當時，我是驕傲的，我不懂得謙卑。

《聖經》說：「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弗 4:2-3）現在我願意用愛心與寬容看待每一件事，將榮耀歸與主耶穌。

在軍中一次爆破訓練中，我差點喪命。因為有一個 TNT 炸藥，點火後沒有按時爆炸，被一位助教撿起走向我和三位軍官的位置，結果被安全官看到而下令他放下，當助教走到我的面前時，那個 TNT 炸藥爆炸了，距離我大約只有 20 公尺。

另外有一次晚間出任務，在路上發生車禍，同車的長官和駕駛兵都受重傷，而我卻奇蹟般沒有受傷。感謝主，賜平安給我。

《聖經》說：「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的心懷意念。」

（腓 4:7）

1980 年 5 月我和妻結婚，也是在我接受嬰兒洗禮的教堂舉行。

《聖經》說：「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林前 13:4）

感謝賜慈愛與恩典的天父，一路保守我們的小家庭，平安渡過無數風雨。

1995 年我們全家移民來到夏威夷，定居在 Ewa Beach，隔年認識了 Jean Chong，她開始向我們傳福音。經過十多年斷斷續續的，她沒有放棄，我們也沒有拒絕，只因為一直以來工作忙碌，孩子還小，總有忙不完的事。直到去年七月底，我與妻決定去教會聽聽看，於是打電話給 Jean，她很高興我們的決定。2010 年 8 月 1 日，我們第一次走進這個教會。感謝主為我們預備這麼好的教會，我的心情是興奮的。當禮拜結束後，牧師握着我的手說：「歡迎你來，希望下星期再見到你。」那是很誠摯的邀請，而我回答說：「我會再來。」

《聖經》說：「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上帝家裡的人了。」

（弗 2:19）

同年的 8 月 22 日是福音主日，在牧師的呼召下，我與妻決定信主，把一生交託給主，我們要成為真正的基督的門徒。決定信主，我的心裡歡喜無比，心中充滿喜樂。9 月 14 日慕道班開課，由牧師任教。14 週的課程，介紹基督教的真理及信仰中心：從上帝創造萬物，到上帝賜下祂的獨生子耶穌為我們贖罪死在十字架上……。這課程讓我瞭解，我實在有

罪，而且罪惡深重。在我還不認識上帝之前，上帝就已經賜福與平安給我了，而且一直護佑着我，這愛實在太偉大了。

《聖經》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 3:16)

我願意信靠上帝，承認耶穌為我的救主，願意誠實悔改，常存感恩的心。牧師知道我曾經領受過嬰孩洗禮，告訴我，不必再洗禮，但我懇求牧師再次為我施行洗禮，更堅定我的信仰。在 2010 年聖誕節前，牧師為我施洗，從此我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聖經》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

我開始讀《聖經》。慢慢的，我發現自從信主後，我的想法有一些改變。以前開車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人開車不守交通規則，我會很生氣，還會開口罵人：「蠢材！(stupid)」。現在我不但不生氣，我還會立刻為他禱告，祈求上帝保守他一路平安，不要撞到別人。我想這是聖靈在提醒我。

愈讀《聖經》，我愈覺得自己的不足，我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謙卑。做錯事時，說錯話時，我比從前懂得反省。我想這也是聖靈給我的教導和提醒。

曾經聽明哥講道，其中有一句話說：「謙卑的人不會驕傲。」是的，我們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都是上帝賜給的福份，有甚麼好誇耀的呢？

《聖經》說：「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林前 15:10)

耶穌說：「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着那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太 7:24-25)

耶穌的話就是磐石。我要做真基督徒，我要做一個聰明人，我願意聽從耶穌的話，我願意「效法基督」。

現我的兩個女兒都信主了。

當我告訴牧師說：「我走進這個教會時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牧師回答說：「你本來就是天家的孩子，歡迎你回家。」是的！回家的感覺真好！

(2011 年 7 月 31 日)

感謝上帝，讓我有機會跟大家分享祂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我並不是生長於一個基督教的家庭。我記得，第一次向這位「冥冥中的主宰」禱告，是求祂保護我的母親。因為當我還是孩童的時候，母親除了在白天工作之外，她晚上還要兼職至深夜，為了賺取多一點金錢來養活我們幾兄弟。雖然我未認識這位上帝而向祂禱告，但我感受到祂在聽我的禱告。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在我還未成形的時候，上帝已經認識我了。（參：詩 139:16）

1985 年的暑假，在當年的女朋友 Sara（現在的太太）的同學邀請下，我與 Sara 一同去參加一個佈道會，我們都在那佈道會中決志信耶穌。當時的情況已經忘記了很多，但最清楚的信息就是：「主耶穌愛我，為我的罪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於是我回應講員的呼召，舉手表示我願意接受耶穌成為我的主。在之後兩年多的時間裡，我固定參加教會的崇拜、團契、主日學。主日學對我有最直接的幫助，我開始對上帝有更多的認識，有更深入的了解。不過那些認識和了解，並未對我的生命帶來真正的影響。這好像我喜歡一些歌星，喜歡他所唱的那幾首感動我的歌曲而已，跟他們的「粉絲」所喜歡的程度分別很大——「粉絲」連歌星的生活細節、個人喜好都瞭如指掌，甚至自己的日常生活，均受歌星的喜好而被影響。我對上帝的認識就止於頭腦的認識——我知道祂的存在、我知道祂有能力、甚於我知道祂很愛我，愛到一個地步祂為我死；但……我仍然愛自己、愛世界多過愛祂。結果，我被世界吸引過去。就是這樣，我選擇了離開教會、離開上帝。

### 世界生活的體驗

離開了上帝在世界翻滾，當然會按世界的標準與做事的方式來生活。在世界浮沉了一段日子之後，我漸漸被這世界同化了——生命的目標就是為名、為利、為享受。那是典型香港人的生活態度。為了達到提升生活質素，當然需要有更好的收入，那麼就需要提升自己的市場價值，於是我去修讀不同課程。為了要在公司可以有更好的進升機會，當然要在上司面前謙卑一點、順服一點；同事之間的人際關係當然也要做好，否則有機會也不會輪到我。這些都是正常生活的表現。難道不需要進修來增進自己在行業內的知識嗎？難道要常與上司、同事頂咀吵架嗎？然而，這樣表現的動機完全是為了「向上爬」，自己就因此變得越來越勢利。與同事之間的關係，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有好處才會跟他做朋友。因此，朋友亦只能成為泛泛之交，很難有知己朋友。其實，最受影響的是我與家人的關係，因為自己已經習慣了「有好處才願意做」，其它的事情都會找藉口推辭。而這種態度原來也會同樣在家裡出現；最難過的，是自己懵然不知。哥哥曾說，我當時的態度：「目中無人，而且還很囂張。」離開教會、離開上帝，原來不只是少了一項活動，乃是缺少了人生很重要的事——就是少了「正確的人生方向及美好的人際關係」。

### 上帝恩典的體驗

1992 年我重投教會，這是上帝對我的恩典的明證，表明上帝並沒有因為我離棄祂而放棄我。三哥於年初在一次佈道會中決志信耶穌，當他回到家中看見我這個不返教會的基督徒弟弟時，就十分努力地遊說我重返教會。同年 11 月 1 日我終於決定返回教會。這次重投教會不單是身體的投入，而是我的生命投進基督的裡面。透過教會肢體的關心，我真正感

受到上帝的愛；透過團契生活，我明白了甚麼是基督徒的生活；透過查經班，我開始體會到上帝話語的寶貴。還有一樣很重要的，透過禱告，我感受到上帝是與我同行。我的生命慢慢被上帝的話語改變。在工作上，我仍然會注重人際關係，對我的上司同樣會謙卑順服，但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以往是為了自己的前途而做，但現在是為主而做。我做得不錯的時候，心中會有滿足感和喜樂；做得不好的時候，總感到上帝對我的寬容及憐憫，還有祂總會給我機會再做好。還有，我仍然會在下班後去進修，不過現在修讀的是有關《聖經》、有關上帝的課程。

這次重投教會，上帝讓我體會到在祂裡面的能力——我被祂改變了。有一次公司要派幾位同事到大陸幫手建立新公司，我被選上。在出發前一個星期，總經理召我到他的辦公室，對我說：「池先生，我們上大陸的每一位同事都要帶 10 隻打火機上去。這是你的那一份……。」我一聽就知道有問題：輕鬆一點說，這是「帶水貨」；說實話，就是「瞞稅、走私」。假如若是你，總經理對你有這樣的要求，你會怎樣反應呢？可能你會覺得無所謂，就算被海關人員查到，都是納稅了事(當然是公司付款)。又或者你會說，我不會這樣做的，因為我一生人都沒有做過違法的事情。但我不能這樣講，因為我確實做過不少違法的「小事情」。我當時對總經理說：「按我的信仰，我的上帝不喜歡我作這樣的事，請你找別人去做吧！」我當時想，我這樣說，應該很快就會被公司辭僱。但上帝真的為那些按祂心意而行的人開道路。後來我才知道，那些名貴打火機分了給其他同行的同事帶上大陸，而我卻安全無事地在這公司繼續工作，直到我自己離職，我與這位總經理還繼續成為朋友。

上帝改變了我。若是為工作前途，我一定會帶那些打火機，因為看來對我在公司只有好處，但上帝使我知道：甚麼是祂喜悅的事，甚麼是使祂憂心的事。最重要的，是讓我深深體會到，按祂心意而行的，祂必保護。信了耶穌的生命，就像《聖經》所說的：「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有耶穌基督的能力從內到外，讓我從新開始。我想，若果我早把生命投放在上帝的手裡，我一定會活得更精彩。盼望你可以早早開始歷經上帝，經歷一個由上帝掌管的新生命。

### 上帝引領的道路

至於我如何成為傳道人呢？在 1998 年我感悟到人生短暫。我因此認真考慮：自己的生命應該如何投資？是否要全時間讀神學將來做傳道牧者，還是繼續一邊工作一邊事奉？於是我就開始為自己的人生方向求問上帝，在那期間我曾去請教我教會的牧師，又參加過神學院專為預備奉獻的肢體舉辦的「獻身營」，但毫無感動。到 1999 年 2 月，在一個主日崇拜中，牧師的信息是：「如何把自己的主權交給上帝」，原來這正是一直我卻步的原因，因為我要自己掌握一切，那是我的「死穴」。於是我決定把我人生的全部時間用在教會上作一個傳道人，其它的事情我相信上帝會安排的。感謝上帝，由決定奉獻到進入神學院，再到教會當傳道的那一段日子裡，在祂的帶領下，人生的道路縱然有困難的時候，但總有主為我承擔(太 12:28)。過去五年我在自己的母會有很多學習機會。從明天(11/1/2010)開始，我將正式在本堂(檀香山華人信義會)事奉，盼望與大家一起在上帝面前一同學習。能夠把生命交給上帝，由祂掌管，我就享受到平安、喜樂的福氣；願你也把自己的生命主權交給祂，這將會是你人生最好的投資。

願一切榮耀都歸給上帝！

(2010年10月31日)

我叫李顯平，來自中國四川農村。人如其名，我是一個平凡、普通而頑固的人。認識我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來檀香山華人信義會前前後後已經十年，在今年(2010)復活節受洗成為基督徒。

就像大多數來自於中國的同齡人一樣——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接受無神論、進化論教育。老師告訴我，人是從猴子進化來的。很小的時候「國際歌」就告訴我：「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鬼怪。」在幾歲的時候我就敢和大我一歲多的哥哥走十幾里的夜路而沒有大人的陪伴；我心裡既不信神也不怕鬼。我從小算不上太壞，但絕對算不上優秀。小學到高中，唯有在小學二年級被評為三好學生一次；加入共青團是在高中畢業前，面臨高考的需要時才突擊入團。我從小就沒有遠大理想，初中畢業沒有考上高中，通過重讀一年才考上高中，然後才有機會上大學。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個不太喜歡的城市，在一個很不喜歡的工作單位。由於沒有具體的人生目標，上班混天度日，下班無所事事，天天喝酒打牌。工作、生活均不如意，度過了黯淡的幾年，經過一段非常失敗的婚姻，後來只有遠走他鄉。可以說，來夏威夷之前，沒有幾件事情是很順利的。

1996年因為打工去了新加坡，那是一個宗教種類派別繁多的國家。我的室友有一位同事是個熱心的基督徒，常常邀請我的室友星期天到教會去參加禮拜。有一次他們的團體剛好在我們公寓旁邊的一棟樓下開“鬧地”(party)，他們熱情地邀請我們幾個中國人參加。現在想來，那應該相當於我們的團契聚餐。他們對我們非常熱情，讓我有些不知所措，因為從來沒有參加過類似的活動。吃過飯，又不好意思馬上就走，便禮貌地坐下聽他們聊了一會。由於聽不懂，感覺到這幫人就像一群瘋子。我認為，他們無事獻殷勤，一定不會有什麼好事。後來也有人再來邀請，但都被我推說沒空，慢慢的就沒人再來邀請。當時我沒有明白人生的意義，一到週末就是喝酒、打牌、到馬場賭馬、買彩票，希望中個大獎以後就不用辛苦做工；我把人生的目標完全建立在賭博上面。有一段時期，我不斷反覆思考：人活着究竟為了什麼？一個人活着，拼命奮鬥，只不過為了過好的生活，然後又更辛苦地做工，過更好的生活。不管是為自己或者為家人，都是為了物質生活而忙碌。但是不管是帝王將相，還是販夫走卒，也不管生前多麼榮華富貴或低賤卑微，到頭也不過是「一捧黃土埋屍骨」——除了包裹物檔次的不同外，沒有其他任何的區別。彷彿人生失去了意義，讓我感到很悲觀、很消沉。得不出結論，想不通，後來乾脆就不再去想。我對自己說：「不是一定要搞清楚，那麼多的人不是活的好好的嗎。」

當時我們辦公室裡有新加坡人、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緬甸人、和孟加拉人，就像一個小聯合國。有信基督教的、佛教的、回教的、道教的、印度教的，大家相處融洽，相安無事。新加坡是一個奇特的國家，當地人拜的神靈種類繁多，有耶穌、有各種菩薩、真主、土地、老子、大伯公……。大部份的國民都信奉自己的神。那麼多的神明，真的有用嗎？又有哪一個是真的呢？當時我認為宗教都勸人行善，都有可取之處；不過我還是頑固的無神論者，我覺得只有自己才是最可靠的。宗教都是天方夜譚——神話故事，都是騙人的。我一直認為只有當人遇到打擊，遇到重大挫折，走投無路，面臨不可逾越的坎坷的時候，

才會去抓宗教那最後一根的稻草。我認為自己以前受到的打擊已經很多，或大或小，遭受挫折已經是家常便飯，逆境多過順境，神經已經被磨練到比較粗壯，不會軟弱到需要虛無縹緲的神靈來庇祐。

2000 年初，因為當時的女友亞英(現在的太太)先來美留學，我才追來夏威夷大學。不久之後因為學開車、考駕照的關係，被師傅帶到教會。因師傅是基督徒，他要參加完星期天的主日崇拜後才有空帶我去練車。那是我第一次來到教會。禮拜結束後，當時別人對我很熱情，搞得我很不自在，我不願意把自己裹到一群信上帝的人當中，因此，我沒有與那些人交往。連續兩三個星期天，很勉強的來到教會。師傅大概也看出我沒有什麼熱情，後來也就不再勉強我來教會，而是改為教會崇拜結束後才帶我去練車。

2001 年兒子可可來夏威夷後，亞英偶爾帶他來教會，沒想到他很喜歡教會，因為有小朋友可以一起玩。之後亞英就常常帶他到教會參加團契和禮拜。而我偶爾會接送他們一下，但是我一般不會進教堂去。在 2002 年有了寶貝女兒小白前後，因為我不是太忙，就比較常來教會參加星期五華福團契慕道組，聽明哥講解《聖經》。慢慢地發覺大部份基督徒都很有愛心，對人和善，很喜樂。覺得教會還是一個不錯的地方，牧師的講道往往很有道理，可以學到很多做人的道理。我認為太太和孩子都可以來教會，朋友也可以來，不過我仍然不相信有上帝存在；別人可以相信，我自己就沒有必要。以後又慢慢地我又不願進入教會，寧願在外面車裡睡覺等他們。

2005 年初新教堂落成，教會搬到現在的地方，太太和孩子常常到教會，我也跟着常來參加愛家團契的活動。女兒星期天上兒童主日學需要有大人陪着，我就常陪她在小班聽課。直到有一天她叫我：「上去三樓(崇拜聚會的禮堂)」，我才又開始在大堂聽牧師講道，每次都會有收穫，學到做人的道理。在這期間認識越來越多的基督徒朋友，但是我仍然很頑固。

2006 年復活節，太太帶着兩個孩子受洗成為基督徒，我卻依然逍遙在外。隨着有規律地參與團契和主日崇拜，逐漸感受到教會對我有一種吸引力，甚至盼望週末的活動。不過慢慢的也有了壓力，這期間牧師不只一次的問我：「想好了沒有？什麼時候受洗？」我自己知道還早的很，只有跟牧師講：「慢慢來，不着急，還沒有決志呢……。」搞到後來，見了牧師我都要繞道走，每次禮拜結束後儘量從側門走，以避免跟牧師面對面。雖然參加了牧師的慕道班，仍然停留於了解的過程中。在這期間也參與一些教會的事奉，但那是為太太和孩子做的，因為常來教會，不做一點事情不好意思。

就這樣若即若離，終於在 2008 年最後一個福音主日，在明哥的呼召聲中我被推上了前台，表示決志信主。不可否認，當時我的信心已有所增強才會站到前面去。雖然決志了，我心裡仍然存在太多問題。當有人問我，為什麼還不受洗，我總是找藉口推託說：「信心還不足…。」誰知周姐聽到後就熱情地教我怎樣為自己的信心不足來禱告。

去年(2009)在夏令會聽馮秉誠牧師講道，聽到他語重心長地講到：人的罪、人與上帝的關係、以及將來永生的問題…。我有很大的感觸，心裡的一根弦被撥動，開始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和將來的歸宿。太太不只一次的跟我講，就算將來發現信錯了，一切都是假的，我

所損失的也僅僅是一點時間和精力。但假如是真實的，我賺的可就大了，賺到得救的恩典，和天堂的門票。雖然覺得有點道理，當時我卻聽不進去。夏令會之後，为了更好的解決心裡的疑問，又回到明哥星期五的慕道組，繼續學習《聖經》的知識。

當時周姐已經病重，她仍然堅持每週五晚上到慕道組幫助慕道朋友，她用自己的生命為主作見證。每次我看見她強忍着病痛的折磨，仍然面帶微笑堅持到最後，我就很受鼓舞。她在病痛中表現出來的平安，和面對死亡的坦然，深深地震撼了我。讓我覺得冥冥中真的有一位主宰，祂真是能扶助每一個信靠祂的人，我希望自己也能得到這種恩典。我終於決定在今年(2010)復活節領受洗禮，成為基督徒。

在領受洗禮之前，盼望着一旦經過洗禮就自動地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結果事實告訴我，奇蹟並沒有發生，弄得我有些困惑，也有一點失望。原本聽說一旦受洗，一個舊人變新人，原以為是一瞬間就發生的事，靈命會得到很大提高。可是我受洗之後，還是原來的我。然而，不久我就發覺，我的確是有改變——我的改變是慢慢地發生的。

原來的我總認為只有自己才靠得住，靠自己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信主後凡事讓我多思考，我學習凡事謝恩、凡事交託、凡事先禱告。因為我知道，只有上帝才是最可靠的。我的脾氣不太好，常常因為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火冒三丈，尤其是對家人更是頻繁，對太太和孩子造成很多傷害。現在的我遇到事情會盡量冷靜，不隨便讓不該說的話出口。以前見到家裡東西亂放，我就會罵人，指責太太不收拾家務。現在我盡量說服自己接受現實，家裡整齊當然很好，不過亂也有亂的方便，亂有亂的規律，我自己也可以亂放東西，家裡也少了許多爭吵，自己少生氣，心情也愉快。我曾經不僅自己不禱告，還不讓別人在我家禱告；後來是別人可以禱告，但是我不參與；再後來我會監督家人禱告；現在我常常默默禱告。以前我只願意幫助自己認識的朋友，現在偶爾也可以去幫助那些跟我沒有甚麼關係但有需要的人。

我受洗的時候，教會送我一本《聖經》，李牧師工整地寫了一段經文作為勉勵。這段經文是《箴言》9章10節「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才是聰明。」朋友們，讓我們一起來認識至聖者，變得更聰明，更有智慧。

(2010年10月31日)

我從中國四川來夏威夷，轉眼十年過去了。如果有人問我：來美國最大的收獲是甚麼？我要說，最大的收獲是認識了耶穌，選擇了一條跟隨依靠主耶穌的路。

我生長在四川一個小鎮上的教師家庭，我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從小我的印象是，爸爸媽媽很嚴厲而且忙碌。我是家裡唯一的女兒，所以比較聽話和懂事。讀書不用父母操心，刻苦勤奮，一直都是同學中的佼佼者；在工作上也深受醫院領導的重視。不自覺地就產生驕傲的情緒，認為：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把一切事情搞好。可這樣的信念很快就被無情的現實破滅了。1995年婚姻的失敗，讓我看到事情不能靠自己的意志來掌控。自己不能改變，誰又靠得住呢？我帶着一顆破碎的心，拖着疲憊的身體，迷茫地繼續走自己的路。就在那一年，我在成都上英文培訓班，那裡有一位英語老師是美國人。他和他太太都很友善，他們送我一件禮物，是一本《聖經》。我帶回了家，但從來沒有讀一讀的念頭。當時的我壓根就沒有想到在《聖經》中會找到人生的答案。

1996年我到了新加坡，有兩家教會與我們這一群中國護士有聯繫，為我們免費提供英文課，給我們送食物，教我們唱聖詩，帶我們去教會.....。當時的我對上帝沒有反應，只覺得是「神話」，對那些基督徒們是很有看法，覺得這幫人怎麼這麼傻。我們根本就不會去相信基督教，他們卻還是不停地對我們這幫原本素不相識的中國護士那麼關心和提供幫助。他們經常打電話關心我們的的生活和工作。因為我是那一群護士的小組長，每次電話打來我就只得去聽，還得找理由來為我們這群護士推托，盡可能不去參加聚會。

1999年，我來到夏威夷太平洋大學學習護理。有一位同班同學許瑩邀請我來到這間教會。她來自瑞士，是牧師、師母去瑞士短宣時認識的；她後來也來到夏威夷唸書。我當時住在Young Street，離Punahou老教堂非常近。陳偉、中瑛，還有晉生來接過我去教會。去了好幾次，感覺還好，因為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由於當時我沒有獎學金，沒有經濟來源，全職學習之餘還得要全職打工，怎麼顧得上去教會？我心裡很是納悶，這些基督徒們怎麼有那麼多的空餘時間呢？

2001年，我和先生雙雙來到這教會的華福團契的慕道組。因為我當時在醫院上班，學校還有一兩門課就畢業了，不是特別忙，而且肚子裡有了新生命——就是我們的女兒小白，於是就帶着六歲的大兒子可可去教會看看。不去還罷，一去就永遠去了，持續到今天。先是兒子說：「媽媽，教會太好玩了，下星期天再來。」作家長的最想讓孩子有樂趣，而且教會也是教人行善，我們也就順着孩子，每週都來教會。在慕道組裡，剛開始的時候，我最不願聽到的一個詞就是「罪人」。我和另外一個慕道朋友都有同感：「我們經常都是以助人為樂的好人，怎麼會是罪人呢？」這個詞不但聽不順耳，而且更是想不明白；但我從不提出疑問。關於有神還是無神的問題，我當時的答案肯定是無神。雖然如此，我心裡不時會冒個念頭：萬一真有上帝存在，那又會怎麼樣呢？不過我也顧不及那麼多。我每天還是過自己的日子，走自己的路，奔自己的前程。讀書、工作、身份就操心不完。但一來是為了孩子，二來是因為這群基督徒朋友的友善，用我先生常用的一句話：「教會氛圍不錯」，所以我們還是繼續來教會。

當我剛生下女兒小白，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就為我們送湯送菜。因為太多，我先生也得一起幫助消化。當時朱敏就是我的好朋友，她放棄醫院加班（不但有加班費，而且還有獎金），毅然來幫助我照顧嬰孩，去中國城採購。最讓人感動的是，有些人甚至都沒有交往過，也來幫助我。記得有位姐妹送湯來我家，我當時都叫不出她的名字。談話中得知，她家裡也有個寶寶，幾個月前別人也是這樣待她的。我心裡頓時為之一震：這些弟兄姐妹們是愛的流通管道，耶穌的愛就從他們身上傳揚出去了，這是多麼美好！四十天後，正好是福音主日，我再次回到主的殿堂。當牧師在呼召：誰願意放下身上的重擔，來跟隨主耶穌時，我的心蹦蹦亂跳，淚流滿面，毅然走到台前決志信主，接受耶穌基督作我一生的救主。從那個時刻起，我決定放下自己，不再靠自己拼去闖，因為那樣的日子太苦太累了，我需要永遠的依靠。我承認自己的軟弱，我需要倚靠主的扶持去走前面的路。因為我深知道用自己的方法行不通，只有把主權交託在主的手中。

決志信主後，我還是經常軟弱、跌倒，有時甚至懷疑上帝的存在。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檀香山華人信義會就像一塊磁石一樣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每週堅持來團契和主日崇拜。不再只是為了孩子，更是為我自己。到後來，心裡開始盼望着團契和主日崇拜的時間。就這樣經過四年的掙扎、敲打和徘徊，還有先生在一旁的鼓勵，他對着兩個孩子說了多次：「我們家的媽媽這個復活節要受洗啦！」我自己也認真思考，覺得真的不該再拖延了，我終於在 2006 年的復活節受洗成為基督徒。

坦率地講，我是在正式受洗歸向上帝以後這三年多的時間裡，生命才慢慢地被改變。前面提到，我原總認為自己是大人，總是熱心幫助人；後來剖析自己才知道，我原來所謂的「幫助」是有條件的，有期盼的，要回報的。以前的我決不會對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伸出援助的手。總是隨時注意保護自己，以免受傷害。只有在我放下自己，謙卑來到主的面前以後，我才看到自己的軟弱和驕傲。

通過 Lucy 和她妹妹 May 的婚姻家庭及親子關係的系列講座，我才明白了作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和作用。原來我總想去改變先生，總覺得他有很多地方需要被改變。後來我明白了一個道理：不要期盼去改變對方，只有改變自己。《以弗所書》5 章 22 節說：「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聖經》教導我們：丈夫是一家之主，那家裡的大事小事就得他說了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真正做到順服還真不容易，還得天天祈求禱告，依靠上帝的幫助。《以弗所書》5 章 33 節又說「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順服已經很難辦到了，還要敬重。明明有時先生也有錯，要從心裡敬重他就更難了。這真是我信主以來常學習的功課。靠自己不能，靠上帝凡事都能。

當我用上帝的眼光，而不是自己狹隘的眼光來看待我身邊的先生和一雙兒女時，就看到了先生的可敬，兒女的可愛。我在信主前，總想自己的孩子讀書好，長大以後有份好工作，拿一份好薪水，這樣作母親的也就心滿意足了。現在我就只盼望他們不論以後做甚麼工作，只要行在上帝的道中，凡事榮耀上帝。現在我就得從小用上帝的話語來教導他們。這對我這位不善言語表達的人來說是很大的挑戰。首先自己就要明白真理，學習《聖經》，凡事禱告，順服上帝的旨意。不是再像從前一樣用自己的方法來管教孩子，搞得精疲力盡，且傷害孩子。以前也許受中國傳統習慣的影響，我總覺得父母幫助兒女是理所當然、天經地

義的事。現在的我對自己的父母常存感激的心，感謝他們這麼多年來一直對我這女兒無私的幫助和扶持。儘管有時我對父母說話也不恭順，但話一出口，聖靈就會立刻提醒我，讓我認罪悔改。不只是對自己的父母，我對先生的父母也很敬重。前兩年他們來夏威夷，與我們家朝夕相處了半年，我常求主幫助，視他們為我自己的父母去關心體貼他們。感謝主，他們在這裡度過了愉快的半年。連先生都說，我對他們比他自己都作的好。我告訴他：「這是我信靠耶穌後才可能辦得到的。」看到爺爺決志信主，受洗成為上帝家裡的一員，我這作兒媳的真為他高興。

感謝主，賜給我體貼和愛護我的先生，和一雙聰明可愛的兒女，還有祂每日的供應和夠用的恩典。我們在新建 Care Home 的事上瀕臨絕境時，是上帝派遣許多的天使，伸出熱情的手，幫助我們度過難關。先生和我感動得熱淚盈眶，感謝的心難以用言語來表達。當聽到有人用讚許的口氣說：「你們真能幹，來美國不到十年就能建這麼大的新房子。」我會馬上回答說：「這都是上帝的憐憫和保守。」

如果我還是像以前那樣認為自己能幹的話，一定不會去跟隨耶穌。祂給我們的試練，總是我承受得起的。感恩之餘，我立定心志，儘管我是一個小小的護士，但我可以用我的老人院來榮耀上帝。每天我帶着一顆感恩和喜樂的心來照顧 Care Home 的老人，讓他們的親人安心。

我常常跟別人分享自己的親身經歷：要是早點認識耶穌，就會少走很多的彎路。現在的我比以前當學生時更忙碌，但我把去教會團契和主日崇拜放在首位。我的體驗：是每次去了主的殿堂回來就猶如充了電，一身的疲憊消失了。當主的話語再次進到我心裡時，平安喜樂的心不言而喻，這是多麼的美好！

我認定了這條跟隨依靠主的路，是美好的路。正如讚美詩歌《這一條路》所說：

「我走過最幸福的路，是跟隨的路，讓祢的手引導生命的每一步。

我走過最喜樂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給祢的心來眷顧。

捨己，確更加寬闊，放手，卻更加穩妥。

超乎想像，精彩豐富，我跟祢走的這一條路。」

不管人生路途上會發生甚麼，我相信主耶穌永遠陪伴着我。

親愛的朋友們，無論你是第一次聽到福音，還是曾經聽到百次福音而沒有感動，只要你現在打開心門迎接主耶穌，你就會嘗到主恩的滋味，你和你的家人以及子子孫孫將因此而蒙福。

(2009年5月31日)

我生長在四川省的一個縣城，父母都是教師，從小就在「要好好讀書」的勸勉中一路順風。高中畢業時超常發揮，考上清華大學，而且運氣極佳，被生物系錄取，就躊躇滿志，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當我進了大學才知道自己的渺小——以前在縣裡名列前茅，到大學班裡變成名列後茅。這樣大的落差使我的自高變成了自卑。後來雖然努力追趕，又遇到更大的打擊，在申請出國留學時，我身邊的大部分同學一個一個拿到獎學金，甚至有些人還沒有修完大學的學業，就遠渡重洋到美國留學。我英語沒有他們的好，大學畢業了也沒有申請到獎學金，只好在北京臨時找了一個工作，重考英語，重新申請，焦急的等待。那兩、三年是我最壓抑、苦悶的日子。很愛面子的我又覺得沒臉回家見江東父老，就一個人孤零零的在外漂泊，甚至想哭的時候，都沒有眼淚了。冬去春來，1996年秋，夏威夷大學微生物系的一位教授要錄取我做研究助理，我忘掉了愁苦，回到了闊別三年的家鄉，辦好了出國手續，1997年1月又躊躇滿志的來到了夏威夷。但好景不長，語言的障礙、學業的壓力接踵而來，我又從自高變成了自卑。

不久的一個週五，一位以前大學的學姐邀請我到她家吃晚餐。吃完飯後，她說她們全家要到教會去聚會，因她曾經幫我找房子，我不好拒絕，就來到了檀香山華人信義會的華福團契，這是我第一次進入教堂，當天明哥講的「耶穌是誰？」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個禮拜天我又被學姐帶到教堂聚會，我立刻被動人的詩歌所吸引。但是我很快埋沒在實驗室，掙扎在學業中，又消失了。半年多後的一個禮拜天，那位學姐又邀請我到教會去，我沒有拒絕。在教會崇拜完了，因為李牧師的慕道班要開班，有人問我要不要參加，我出於情面，沒有拒絕，當時我在準備考博士生資格考試，我每次都是在教會崇拜完後，騎車到當時的教堂參加慕道班。同時，我也接觸到《海外校園》，開始思考以前相信的進化論，認識到宏觀進化論有很多漏洞。比如在上大學時，我們老師講到蛋白質和基因的來源，說這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因為兩者互相依存，很難用進化論來解釋。另外，蛋白質由很多氨基酸組成，如果有些氨基酸改變，蛋白質功能就會喪失，如果蛋白質是氨基酸自然碰撞產生，生命的起源可能會用去接近無限的時間。所以，不太可能是因為偶然的碰撞而產生生命，宇宙的背後很有可能是有一位創造者。上了慕道班，在理性上我已經沒有大的疑惑，只是在感性上我還是猶豫不決，邁不出這一步。

通過了博士生資格考試之後，我心理又空虛起來，當時有一位系裡的朋友，他也很空虛，到網上去尋找感情，他也教我上網去尋找。我一試，居然找到了，對方遠在天邊，在東南亞的一個國家。我們雙方電郵往來，我又打電話，感情不斷升級，我打算過段時間去看她。這時候她說，她將來的另一半必須是信耶穌的，因她是天主教徒。當時我在信仰上邁不出這一步時，突然有了外在的推力，我就在1997年聖誕節領受了洗禮。可是好景不長，過了一個多月，她就提出分手，因她以前的男朋友突然從國外回來了。我信主後學的第一個功課就是，人的愛很有限，從上帝出來的愛才會源源不斷。

信主之後，多了平安、喜樂。在順境中學習感恩，少了自高；在逆境中學習依靠主，少了自卑。以後，我經歷過學業的壓力，做畢業論文的困難。畢業後我留在學校做博士後。後來在全國基礎生物研究不景氣的時候，又進入環保領域。一步一步上帝都引導我；我也感

謝所有關心、幫助我的人。我體會到「……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是給你們開出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 10:13）。我也認識到自己的罪，我以前認為自己不偷、不搶，不是壞人，但《聖經》說上帝看的是人的內心，我心中的驕傲、污穢在上帝眼裡沒有辦法隱藏。可幸耶穌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是個蒙恩的罪人。我以前很容易去計較別人對自己的傷害，心裡常常有苦毒；信主後，主提醒我多看自己的不足，我因此更能寬恕、接納別人。

後來經朋友介紹，我認識了來自四川省的朱敏，她當時在夏威夷太平洋大學護理系讀書，每週兩次去島北上傍晚的課程，所以我有機會接她返回，風雨不改有一年之久。當時，她還沒有信耶穌，我們在信仰上有衝突，也曾因猜忌造成很大的傷害，當我想要放棄的時候，上帝卻沒有放棄，上帝又藉着一些姐妹的幫助和見證，感動了朱敏，她也信了耶穌，後來成了我的另外一半。我們兩個性格很不一樣的人走到一起，每次家裡有衝突的時候，只要來到主面前，一起認罪、禱告，又能重新和好。我和朱敏都同意，如果沒有基督的信仰，我們不能走到一起；就是走到一起，也不能維持多久。上帝又賜給我們兩個可愛的孩子，在教養孩子的過程中，我更體會到自己的愛心和耐心是多麼有限，需要依靠主，學習用天父的愛去愛孩子。

我本是一個不配的人，曾經多年獨自飄泊，上帝不但賜給我一個溫暖的小家，一個充滿愛的教會的大家，更預備了一個永恆的家在天上。十多年前，我在猶豫中邁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雖然我有軟弱、灰心的時候，我卻沒有後悔過。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約 8:12），我的體會真是如此！

（2009年3月22日）

光陰似箭，轉眼又是一年過去了。回想過去的一年，主賜給我的恩典真是既奇妙又豐富，奇妙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豐富到顧及我的「衣、食、住、行」。除了感謝我還能做什麼呢！所有榮耀都歸於他。感謝繪畫班學生的媽媽們，從去年到現在我從沒有在週六的晚上餓肚子。感謝週二「姐妹團契」的姐妹們，在過去的一年裏對我的關心，鼓勵和幫助。感謝師母，在我唱歌跑調的情況下還叫我留在唱詩班……。要感謝的事很多，要感謝的人也很多。除了這些，我更要感謝我在天上的父。感謝祂對我無微不至的愛。真的是很奇妙很溫暖。在這裏我想和大家分享最近發生在我身上的兩件小故事。

大概是7、8月份的時候，我的一個好朋友想叫我在9月23日去和她同住一個月，因為她已經懷孕，並且在那一個月中她的先生要到中國辦事。我答應了。我的計畫是陪她一個月後就回原來的地方住。我沒有任何搬家的打算；因為12月我就要畢業回國了。這事就這麼定了。

九月初，房東發現了我隔壁房間的水管有一點問題，於是開始了耗時近一個多月的修建工程。起初房東說，我可以一直住到畢業為止。我也就這麼認為了。沒想到的是工程從只修一個水管擴大到要整修整個房子的水管系統，因為房子太老了，大部分管子都鏽壞了。從那時起，每天從早上大概8點左右到下午5點左右，敲敲打打的聲音就會不斷的出現。感謝主，他們不會在夜裏幹活。我不想再找房子搬家，一是學業忙，二是我要回國了，沒有必要。房東一直保證不會動我的房間，他說，可以先修其他的房間。我也就這麼相信了。三個星期後的一天，房東告訴我說，我房間的衛生間要修一下，一兩天就好。我說，沒問題。這一修就是好幾天。就在一個傍晚，當我回到家的時候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我的所有廚具和洗手間的用品都被人放到了外面。與其說是「放」，對我來說更像是「丟」。所有的廚具和洗手間的用品混雜在一起，並且上面落滿了灰塵。為什麼沒有打聲招呼就動別人的東西！我氣急敗壞了一陣後才從房東那裏知道原因。原來在修水管的時候天花板和牆壁突然坍塌了下來，原因是白蟻的破壞。我不能繼續在這裏住下去了。起先我有一種被掃地出門的傷心；後來，冷靜下來，想一想我就感謝主，因為天花皮塌下來的時候，幸好我沒在家；否則，可能會壓在我身上。

那時我朋友的先生已經去了中國。早在八月的時候我不知道一個月後我要搬家，我的朋友也不大可能會預先知道，一個月後我需要住處。如果說這是一個巧合，那麼幾個巧合竟然碰在一起那又怎樣解釋呢？一個月後我去那裏呢？

朋友的先生是10月23日回美國。我的計畫是在畫室或是在圖書館渡過我在夏威夷的最後兩個月。反正在畫室熬夜也是家常便飯。就這麼定了。大概十月十幾號的時候，我們教會的一個姐妹問我，可不可以陪她幾天，因為她的先生要去加州考試。真是巧合嗎？我說沒有問題；又問她，是哪一天？簡直是不可思議，10月23日，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在這裏我感謝張磊，胡璟，靖海，還有在這件事上關心我幫助我的周姐，曉芳，子敏，敏玲還有朱敏。我更要感謝我的天父，祂是如此的愛我。祂的愛是如此的奇妙。

就在一個星期前又發生一件事情，讓我不得不去感謝上帝天父對我無微不至的愛，好溫暖，好奇妙。

我在朋友家住大概快一個月了。在食物方面我不會買很多，原因之一是朋友家的冰箱空間有限，二是我只是短期住。這個月底我又要搬到另一個姐妹家去。她要回國，需要有人照顧她的兩隻可愛，淘氣的小貓咪。感謝主，由於我的「無家可歸」，我可以到處去幫助別人。

我現在要說的不是那兩隻貓咪而是一桶牛奶。冰箱裏的一桶牛奶我喝了大概快兩個星期了。怎麼一桶牛奶會有這麼多？可以喝那麼久？冰箱的空間本來就有限，我那幾乎是空的牛奶桶占去了很大的一塊空間。上週五早上我拿出牛奶開心的說：「終於喝完了！下周不要買了，因為要搬家了。」可是我倒了滿滿一碗後，還是剩下一點點。我不想浪費，就把桶子又放回了冰箱。週六早上我喝完最後一點點牛奶，剛好一杯的樣子。之後我要開車去接一個朋友。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朋友一上車就遞給我兩桶豆奶說，她買了一箱喝不完，就給我兩桶。我的計畫本來是，這一整個星期的早上不喝牛奶，也就是不吃早餐了。感謝主，上帝愛我愛到這個地步，好溫暖，好奇妙。這也是一個提醒，上帝要我好好照顧自己。

數算過去一年，主給我的恩典實在是太多，要感謝的也實在很多。感謝我的主，感謝我在教會的兄弟姐妹，也感謝我的朋友們。沒有你們的禱告，鼓勵和支持，我的學業不會這麼順利的完成，生活上的困難也不會這麼輕鬆的解決。除了謝謝我能說的還是謝謝。謝謝你們！謝謝你——主，我的阿爸父。

(2008年11月28日)

### 迷茫的青春

曾經，對於「人類是進化而來」的這個言論，我從來未產生過懷疑。只是在上中學時候，我對於「我是誰？」、「我的意識從何而來」、「為甚麼會有人的存在？」、「世界為甚麼會是這個樣子？」這樣的問題，迷惑了很久。然而，在那個時候的那個地方，沒有誰能給我答案。在以考上大學為唯一目標的高中，這不是我應該關心的問題。

只是，這些凌亂却似乎永遠都思考不清的問題，使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處在叛逆和迷茫的狀態中。就這樣，在困惑、壓抑和忙碌中，高中生活結束，我升入了大學。而這些問題，隨着我新生活的開始，也就慢慢淡忘了。

### 新學期的政治課

2007 年秋，我開始了博士階段的學習。在新學期的課程安排裡，照例會有一門政治課。與以往所不同的是，這次的授課方式並不像先前的政治課那樣死板，那位年輕的女老師常常會提出一些問題來啟發我們去思考。有一次談到的，是科學與宗教的關係，這激發了我很大的興趣；因為在我的意識裡，科學與宗教，是相悖的，但大家的討論却讓我發現，事實並非如此。人類科技的巨大進步與宗教信仰有着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

當時看過的一本書——《神秘的猶太人》也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書中主要講述了猶太人堅定的宗教信仰，正是因為耶和華上帝的揀選和他們堅定的信心，這個民族才能不斷的在災難中復興，並最終在上帝的帶領下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後來，這門課雖然結束了，但關於科學與宗教的關係，關於基督，却没有因此從我的腦海中消失。

### 第一次的「聚會」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太 7:7)

通過大學同學和同事的介紹，我認識了同在交通大學讀書的秀秀。但由於我們所學專業不同，平時並沒有太多見面的機會。秀秀赴美的前幾天，我提出大家共進一次午餐。前段時間引發的好奇心讓我很想知道，像她這樣一個物理專業的博士，怎樣看待科學與基督的關係。她平和的性情，又是否源於信仰的力量。在我的疑問下，秀秀講了自己是怎麼信主的，以及自己在學習和生活的各方面是怎樣信靠主，和順服主的安排。臨別前，她還提到：禮拜五在洪老師家有一個聚會，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通過之前的一番談話，我已經完全改變了以前對基督教的認識，原來這份信仰不是虛無的言論，而是和我們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現在想來，那次談話雖然簡短，却為我打開了一扇通往光明之路的門。

儘管如此，心裡面却好奇，秀秀所說的這個「聚會」，是一個甚麼樣的情景？參加的又是些甚麼樣子的人？這些問題很快就有了答案。一踏進洪老師的家門，我就被一股暖流包圍着，每個人都用那麼和善和親切的目光看着我，完全沒有初次相識的侷促感和陌生感。儘

管當晚的查經內容我並不熟悉，但那種只曾在親人身邊感受到的溫暖直到現在還縈繞在我的心裡。

### 決志

馮秉誠的《游子吟》讓我感受到一種震撼，我們所處的這個豐富絢麗的世界，以及其中那些令人嘆服的邏輯規律，這一切的形成的確是不可能靠着完全的偶然。那一刻，我恍悟，上帝的存在真的是這般的真切與不容置疑！

在一次查經後，洪老師和師母詢問我的近況。我說：「我信主，相信祂是世界的締造者，但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和主的關係。」洪老師和師母耐心地跟我講述了他們當年信主的過程，並鼓勵我說：「與其這樣游移徘徊，不如走進來，到時很多疑問自然就解決了。在這件事上，妳可以自己向上帝尋求幫助，上帝會帶領妳」。洪老師和師母的話，讓我豁然開朗。晚上回去思考了一下，便在日後的禱告中萌生出了決志信主的願望。

2008年7月30日，對很多人來說，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個週三。學校已經開始放假，實驗室的同學們都在打遊擊，噪雜的聲音讓我心裡很煩亂，就決定還是回宿舍。路上一邊走著一邊想著決志的事。恰好這時，就看到洪老師騎著自行車過來了。見到洪老師的哪一刻，我脫口而出：「洪老師，您甚麼時候有時間？我想決志信主！」

那天，我在洪老師和師母的帶領下，做了決志禱告，成了上帝的孩子。

### 一段經文的感悟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約 15:5)

暑假回家的那段日子，幾乎沒有怎麼讀《聖經》，也很少禱告。回到學校之後，自己的生活又時常陷入混亂的狀態，時常感覺不到平安。這些，都是因為自己那段時間心中沒有了上帝的話語，又離開了上帝的關係。的確，離開了上帝，我甚麼都作不了，只有在祂的鼓勵、啟示和恩賜之下，我才可能去做一點事情。

後來，看到洪老師發給我的文章——《屬靈生命的基本功操練》，結合自己的親身體會，感到在靈命世界裡，只有將讀經、禱告、聚會、奉獻這些屬靈生命的基本功堅持操練，上帝才可能慢慢進駐到我們每日的生命裡。

### 來自身邊的感動

小雲、齊敏是不同專業的學生，章紅是剛剛進校工作的博士，我們常常一起交流。由於一天晚上受了風寒，小雲生病了。章紅知道這件事之後，就讓小雲住在自己的家裡，天天照顧她的飲食起居。有時候我和齊敏也過去，我們幾個人在一起看奧運會，交流對《聖經》經文的理解，氣氛非常溫馨。這是我信主以後，第一次親身感受到主給予我們的大愛。這次的事情，也讓我們幾個人更加堅定了信主的決心。

### 新生命的開始

經過一系列貌似偶然又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事，上帝以極其美妙的方式將我帶領到祂的身邊。與此同時，我年少時曾想過的那些問題，也在主裡找到了答案。

2008，是一個值得銘記終生的年份，

這一年的五月，四川發生了8.0級的大地震，幾萬人在瞬間失去生命；

這一年的八月，北京成功舉辦了第29屆奧運會；……

在經歷了這樣的苦難和繁華之後，是否我們每個人都該暫時停下腳步，認真思考一下生命的意義？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

這一年的十月，夏威夷的李牧師到成都來，為我舉行洗禮。在剛剛跨入人生第二十七個年頭的時候，因着主的恩典和揀選，我獲得這個新的、更豐盛的生命。

（2008年10月17日於成都）

### 1. 消極的人生觀

每當遇到痛苦和挫折的時候我就會想起「莊生曉夢迷蝴蝶」的故事，它是講有一次莊子睡覺，忽然做了個怪夢。在夢中，莊子變成了一隻漂亮的蝴蝶。它一忽兒飛東，一忽兒飛西，在草叢花枝間翩翩起舞。要說快樂呀，那真是快樂極了！莊子所變成的這蝴蝶，只是一個勁兒地飛來飛去，完全忘了自己是莊子。牠玩得正起勁，忽然醒了。莊子一看自己還躺在床上，這才明白原來那只蝴蝶不是自己——自己是人，是莊子。可是莊子忽而又感覺到這未必對：自己或許本來就是一隻蝴蝶，在做夢，夢中才變成莊子的！接而又想，這恐怕是錯了：自己明明是莊子，剛剛肯定是在做夢！就這樣，莊子一會兒這樣想，一會兒那樣想，想來想去，總是搞不清自己究竟是莊子還是蝴蝶。我一直抱著這樣的人生觀生活在這個世俗的世界裡，痛苦多於快樂。之所以形成這樣的人生觀也是因為我常年受強迫症的困擾，沒有盡頭。我多麼希望自己就是莊周夢裡的那隻蝴蝶——現實的一切其實就是蝴蝶不愉快的一個夢而已。我很快就會從夢中醒來，做一隻翩然起舞的蝴蝶，自由而快樂。

### 2. 美麗的邂逅

2007年我遇到了秀秀，她是我的新室友，每天臉上都掛着笑容。她的生活忙碌而有規律。她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實驗室度過的。剛開始我與她交流得並不多，但我打心底裡佩服她。我的生活一直沒有規律，很多的事都安排得不妥當，情緒經常波動，甚至有時候都不能忍受這種枯燥的學習生活。而秀秀卻不急不躁，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還很喜樂。我覺得她是一個完全能駕馭自己生活的人，而我卻不能。直到有一個晚上，我們各自躺在自己的小床上進行臥談。她給我講到了信仰和上帝，她以自己的經歷娓娓道來。我對上帝產生了好奇，覺得這全能全知的上帝可以拯救我，我抱着試試的態度來到洪老師家的團契，開始了我的尋求之路。

### 3. 相信有上帝

信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上帝是否存在。這是信仰的根基，沒有上帝就不可能有基督教信仰。但是固有的觀念很難讓我去相信這個世界還有上帝。戰爭、災難、疾病、貧窮、環境污染、經濟危機…，這個世界無時不刻在發生着災難，上帝在哪裡？既然有上帝，祂為甚麼還讓災難發生呢？我不停地問自己，上帝真的存在嗎？

洪老師送給我馮秉誠牧師講道的光碟。我覺得這個世界真有很多奇妙的事情無法用現在的科學來解釋；達爾文的進化論也有很多無法自圓其說的地方。這個世界又是這樣的美妙，大到整個宇宙，小到肉眼無法看到的微生物，這一切都是那樣的驚心動魄，那樣的難以言表，沒有一隻神奇的創造之手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美麗的世界呢？我在團契裡也聽到好多兄弟姊妹的分享，他們講他們怎樣經歷上帝，上帝怎樣和他們交流。洋溢在他們身上的幸福感和喜樂感深深的打動了我。我問自己，信主就真的那麼美嗎？在團契的時候我也會提一些問題，洪老師耐心和細緻地解答並解除了我的很多疑慮。洪老師說，信主實際上就是感受自己與上帝的關係；我一直都在細細地品味這句話。我堅持每個禮拜去教堂，經常禱告，讀《聖經》。慢慢地我感受到了上帝，我相信這個世界真的有上帝；儘管上帝似乎看不到，摸不着，但祂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着。這世界之所以有苦難，是因為人類犯了罪；人之所

以犯罪，是因為人用自由意志選擇了離開上帝；上帝要給人自由意志，因為假如人沒有自由意志，就不會有愛。我也漸漸明白，苦難能夠磨練人的意志；而且在苦難中也常有上帝的祝福。

#### 4. 決志信主

2007年9月，李牧師和李師母從美國夏威夷來到成都，我們有機會和他們交談。李牧師沉穩風趣，當洪老師把我介紹給李牧師的時候，李牧師用筆記下了我的名字，還親切的與我握手和交談；他的謙和與關切的話語讓我覺得非常溫暖。這是我第一次與牧師面對面的交流，從李牧師的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愛，那是一種從心裡湧出來的、自然的愛，是與一般人有所區別的。李師母熱情幽默，我當時懷疑是得了青光眼（這是比較嚴重的眼病，無法治癒，只有控制。控制不好就會失明），每天都處在恐懼和疑慮之中。我和師母談到這個問題，她說她自己也是青光眼，但我卻看不出她有任何的擔心和疑慮，仍然很喜樂。這個病於她就像是一個小感冒，對她未造成任何的影響；而當時的我還沒確診就先把自己給嚇住了。我們對待疾病的態度迥然不同；我當時就想，信了主一定能夠讓我像師母一樣坦然地面對苦難，我也可以過喜樂的生活。因着這樣的原因，師母帶領我禱告，決志信了主。

#### 5. 走近上帝

決志信主以後，思想還是常有波動，情緒也還是時好時壞，但心裡的平安要多一些。我不再像以前那樣經常去擔憂我的疾病。我向上帝禱告，我想上帝或許會垂聽我的禱告，或許我根本就不是青光眼。可現實往往與人的願望背道而馳，今年三月在華西醫院確診為青光眼，上帝似乎並未垂聽我的禱告；我當時有點失落，但並不絕望。我仔細想了想，上帝給我們每個人安排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生活中不可能永遠都是鮮花和美景，一定會有苦難發生，只是發生的時間和方式有所區別。苦難讓我們成長，同時也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主。從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上帝對我的祝福。因為我並未陷入絕境，這個病好多人在發現的時候都已經是晚期了，或者一隻眼睛都瞎了，治療的效果很差；而我發現的時候還是早期，只要治療及時完全可以很好的控制病情，我可以長久地保持原有視力。上帝想讓我明白，我的身體有問題了，以後要好好愛惜自己的身體，儘管身體只是一個軀殼，但沒了它靈魂也無處棲身；《聖經》裡邊也說過，這至暫至輕的苦楚換取的是極重無比的永遠的榮耀呀。我的苦難只是短暫的；走過苦難，人生便是別樣的風景。上帝是在磨練我的靈魂；只有歷經苦難磨練的靈魂，才會在將來進天堂的時候有能力和上帝一起感受天堂的快樂。最重要的一點，是我相信上帝一定會醫治我，祂有這樣的能力，也有這樣的應許。在《聖經》裡清楚地記載了耶穌醫治疾病的事例，有大痲瘋被潔淨的，天生瞎眼重見光明的，癱腿立刻站起來走路的；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神蹟。在我生活的周圍我也發現有好多疾病得醫治的神蹟：我的姑爹20年前得了晚期胃癌，醫生說只能活3個月，得病後他信了主，他完全順服在主的面前。他對主說：「主呀，求你醫治好我的病，我以後的生命要獻給你，我要去做一個傳道人來傳揚你的道。」他把一切交給了主，每天切切地禱告。三個月過去了，身體一點一點地恢復，醫生都不敢相信。20年過去了，他仍然很健康，現在是一個傳道人。我懷着這樣的信心禱告，同時團契裡的兄弟姐妹也為我禱告，我每天都使勁地求天父快來醫治我。一個週五的晚上，照常查經，團契的兄弟姐妹為我禱告；週六下午參加感恩堂的禱告會，兄弟姐妹按手為我禱告；周日起床，突然發覺我的眼睛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明亮清楚，站在窗前，可看到很遠的地方。這段時間大多數時候眼睛都很不舒服，每天眼睛

脹痛、頭痛，甚至影響到正常的生活；前一晚也是照常的在睡覺前點眼藥水，沒有對眼睛做特殊的治療，可第二天早上卻感覺這樣的不同；我想一定是上帝垂聽了我的禱告。這讓我想起了上帝的應許：只要你祈求，就給你；你尋找，就尋見；你叩門，就開門。只要我們求，天父一定會給我們；因為天父是那樣地愛我們。哪有孩子求父親，父親不給的道理？

想到上帝的應許我又回想起了好多事，我就說說其中的兩件。有一件事發生在我小學三年級的一個暑假，快開學了我還沒完成作業，一天坐在大人的自行車後座出去玩，路上有一個可怕的念頭一閃而過。我想，出點事就不用去上學了。結果是我的後腳跟被捲進了自行車的後輪，我住進了醫院。好多小朋友來看我，我真的不用上學了。在醫院治療了一個多月，腳還一癩一拐的；我多麼羨慕以前能正常行走的日子呀。父母很焦急，但也沒辦法，我還是不能去上學，只能在家裡休養；如果一直這樣，我可能變成殘廢。有一天我在媽媽上班的門市部玩（我媽是售貨員），一個顧客問我媽，我是咋搞的。我媽給他說了情況；他說讓他試試給我治治。我們都抱着試試的心態，他一手抓住我的腳，一手使勁一捏，只聽哧一聲，治療完畢。他讓我在地上走走試試看。我一下地，立馬不癩不拐，可以正常行走了。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清晰記得這件事。沒有那個醫生或許我現在仍是一癩一拐地行走。這個世界是多麼的奇妙，而上帝的恩典也是無處不在。在我還沒有認識上帝之前，祂的恩典已經臨到我。

第二件事就是我考取研究生的事。我在本科學的是力學，但我對力學不感興趣，研究生想學建築設計類專業，由於建築類專業要考專業設計課，沒一點設計基礎是不可能考過的。我報考研究生的時候，沒敢報建築學院的研究生，報了土木學院的景觀設計專業（不用考設計課）。後來我卻如願以償地被建築學院景觀專業錄取，而且遇到一個很好的導師，她不僅帶領我學習專業的知識，還教我怎樣做人，我在導師的身上學到了很多。在我總覺得一無所有的時候，上帝實際上已給了我豐豐滿滿的恩典。我是一個非常蒙福的人！

## 6. 一心信靠主

現在的我信心滿滿，我不再疑惑上帝的存在，因着主的恩典和應許，我比以前喜樂很多，我不再抱以前消極的人生觀。「莊周夢蝶」的故事代表一部分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但我不再會因為逃避而選擇做那隻翩然起舞的蝴蝶。我要做一個因為信主而得着新生命的人，我希望在我活在地上的日子中，能夠彰顯上帝的榮耀。我現在受強迫症的困擾已經很少；一想到上帝，我的心就變得很平靜，情緒的波動也沒那麼大了。我一心一意信靠主，但我的信心還不是很足，求主幫助我。因着主，我的生命有了盼望。人在地上的歲月儘管短暫，但我要活出基督的樣式來；等到將來到天家的時候，我就可以永遠和上帝在一起。

「主啊，願祢用祢的寶血洗淨我的罪，讓我的身體和靈魂得醫治。阿們！」

《聖經》說：「因為凡從上帝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約壹 5:4）

（2008年10月17日於成都）

「天父，我虧欠祢的太多。我常說，回國後就把自己的變化寫下來，為祢作見證，可是直到現在才動筆。一遇到事情，總是把自己的排在前頭。可是祢卻從不拋棄我，從不向我掩面。每每我有所求，祢就應許；每每我摳門，祢就帶領，因為我是祢的孩子。喏，今天祢又派一位天使——從不相識的姊妹來引我到離家僅一步之遙的馬路對面的家庭聚會。在那裡讓我感受祢的話語，祢的愛，祢的力量；那正是我軟弱的時刻——在我因兒子時常和老公吵架發火的時刻，在我希望找一位姊妹保姆一起生活、一起成長的時刻。」

我在大陸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教育系統裏成長，也在這樣「與時俱進」的事業系統裏掙扎着變成熟，所以很熟悉像我這樣的其他人在想甚麼、困惑甚麼、崇尚甚麼、鄙夷甚麼。所以，讓我來用這樣的話語系統來向他們作見證吧。

我是一位律師，也是教師，也是待畢業的博士生，在中國接受了近 10 年的法律教育。不到而立之年，常說的中產階級應具備的“五子登科”（學位帽子、妻子、兒子、車子、房子），我都有了。在美國讀法律碩士時，美國人聽說你是唸法律系(law school)的時候，就會投以在中國感受不到的異樣的目光。因為美國這以精英治國的國家，立國先賢中有好幾位是法律出身。1787 年費城制憲會議中就有 30 位律師，其中包括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第四任總統，也被公認為美國「憲法之父」的詹姆斯·麥迪森 (James Madison)，還有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看看美國 43 屆總統中有 6 成出身於律師，美國的政界精英許多是法律人仕，美國的大法官能審判總統，美國當下的熱門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都是法律精英。美國的法律傳統源於英國，而大家對英倫的律師的印象再深刻莫過於莎士比亞的那句名言：「第一件事就是殺死所有的律師！」是啊，律師這職業兼具了天使和魔鬼的特質——肩負了正義，卻又容易走向邪惡。

說到我成為基督徒後的改變，可以總結為四句話：

- 一、 我低下了頭，又抬起了頭；
- 二、 我受到約束，又享受自由；
- 三、 我既出世，又入世；
- 四、 我既嚴厲，又寬容。

下面逐一闡述：

一、我低下了頭，又抬起了頭；

出國潮雖然一波又一波，但真能出來的中國人還是少數，不是非富即貴的家庭的王子公主，就是讀書優秀拿到美國獎學金的天之驕子。能不驕傲嗎?!由於受過良好教育，這種驕傲不會表現為粗俗的傲慢不遜，反倒是彬彬有禮，禮讓三分的涵養。那種驕傲表現在心中對人的論斷：「這個人混得好，買了別墅。」「這個人書都白讀了，成了書呆子。」「那個人可以交往交往，有用得着的時候。人脈就是這樣建立的啊，看看親朋們有事都要來找我辦……。」

我也是其中一員，也深知其他人的心態——「不怕你牛，牛人還要服更牛的人哩！你愛學，

名教授就把你給鎮了吧；你愛財，富翁就把你給鎮了吧；你愛貴，處長上面有局長，局長上面有部長啊！」。我就遵循這樣的「一物降一物」的規則，借力用力。待人接物，處世為人，總是胸有成竹、沾沾自喜，甚至傳授他人。讀了碩士要讀博士吧，讀了清華想讀哈佛吧；賺了汽車、房子，還想賺跑車、別墅吧。可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哪裡是個頭呢？

我們研究法律的總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崇高化、神聖化。而在中國的「法自君出」的歷史傳統裏，「人人平等」只能遇到尷尬。對西方法律傳統的研究讓我知道：現代的法律源於宗教的律法。作為現代社會文明成果之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恰恰源於在上帝面前的人人平等，和在上帝的律法前的人人平等。這樣的平等是真平等——是心靈的平等，是尊嚴的平等，是愛的平等；是不論貧富貴賤的平等，是不論學識輩份的平等。我有甚麼了不起呢？我雖然辯過了他，難道就高他一截了？在上帝面前我低下了頭！

可是我時常被魔鬼引誘——教訓孩子總可以吧，我想。於是對我那不到1歲的兒子開始了所謂「愛的早教」：「不能碰垃圾桶啊，臭臭，媽媽打手！」每當我打他手，他都對着我笑。主藉着《聖經》上的話啟示我：我也不該在孩子面前驕傲：「甚麼人能進天國？實話告訴你們，你們不像孩子一樣是進不了天國的……。」（參：《馬可福音》10:15）我再一次低下了頭！

為甚麼又抬起了頭呢？因為上帝愛我。我那樣渺小卑微，像一顆塵土，撒在世上毫不起眼，祂卻真真切切地愛我，垂聽我的禱告，耐心教導和引領我，教我在這個物慾橫流、善惡難分的世界裡抵制誘惑、愛人如己。祂實實在在地愛我，哪怕我是個罪人，常常軟弱，常常犯過。不論我風光無限還是一敗塗地，不論我平步青雲還是窮途末路，即或有一天我變成殘疾、智障、毀容等等，遭一切的世人所唾棄，祂仍然會愛我、珍惜我、抬舉我、保守我、看顧我，讓我在世人面前可以抬起頭來！

二、 我受到約束，又享受自由；

上帝有祂的律法。「摩西十誡」被譽為是現代契約精神的鼻祖。「十誡」是那樣的質樸，可人人每天都在犯戒。誰沒有撒謊？多少謊言披着善意的外衣？誰沒有自私？多少自私奉着本能的藉口？誰沒有淫念？多少淫念打着自由、美學、性解放的旗號？誰沒有貪婪？多少貪婪把真誠的初衷吞噬淹沒？

上帝說，人最該保守的是自己的心靈。涉世之初，來自「象牙塔」的學生，自然帶着初出茅廬的理想和天真。可是世事的殘酷不停地逼迫我放棄理想、放棄自我。我學會八面玲瓏，學會見風使舵，並冠以諸多美好的名稱——成熟、成長、歷練。時時刻刻的試探和誘惑痛絞着我的心窩。我曾經驕傲地向同時出道的同學說：「我用很短的時間看清了這個社會的遊戲規則——極其勢利。」於是，「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幹得好不如嫁得好。」「娶個好老婆，少奮鬥十年。」成為了激勵着我們這一代人的勵志格言。小時候父母教你要老實做人，長大後卻在人前搖頭歎息：「我那個兒子啊，就是太老實了！」於是以前樸素的是非觀每每碰壁受挫，最終被攆得粉碎。「男人有錢就會變壞，女人變壞就會有錢。」像我這樣能讀書的，自然學習

能力很強，要學壞，也就是一念之間的事。如果說，你還不夠壞的話，只說明你要麼學習能力不夠，要麼還沒有開竅！或者「七竅通了六竅——一竅不通！」

上帝讓我受到祂律法的約束，同時讓我在祂的律法裏獲得自由。而對那些在勢利的社會中滋生漫延的罪惡，我會說：「不！」。我有了說「不」的意願，有說「不」的能力，有說「不」的勇氣，有說「不」的信心！其實上帝早就把良善、公平、正義放在我們心中，但我們因為被誘惑蒙住了眼睛，就沒有能力活出那個「善我」，也沒有勇氣堅持那個「善我」了。所以，讓我最感動的讚美詩之一就是：「感恩的心——感謝有祢，伴我一身，讓我有勇氣做我自己。」做我自己，不用隨波逐流，這是何等的自由！被罪惡捆綁的羔羊，如今被釋放，這是何等的自由！對於那些在人性中本來就有的罪惡，我看清了、認清了，不再找藉口和外衣去粉飾了。我在禱告中請求上帝寬恕，請求上帝憐憫，請求上帝給我添加力量與罪惡鬥爭。這是怎樣的約束啊！這是善的約束，這是愛的約束！

### 三、 我既出世，又入世；

每個人都會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開啟「智慧之門」，思考人生的意義、生命、死亡、幸福、快樂、終極意義、目標、永恆等等。我的這個階段來的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恰恰在本科畢業後，在研究生入學時。我饑渴的心靈不斷地找尋——從神話到哲學到宗教，甚至有輟學流浪和遁入空門的念頭，最終我選擇了莊子哲學作為我靈魂的歸宿。莊子對自然之道的比喻猶如「自然」的嘯聲，清新悅耳，平淡而有韻味，讓人留戀，讓人暢想。那種出世的飄逸，那種行走於天地間的逍遙和灑脫，着實像一齣浪漫主義的武俠片。當時我最喜歡的一首歌恰恰表現了我的心情，歌名叫做“Whatever will be, will be”。可是心靈的放鬆、放飛和放逐總是暫時的，每每在回歸現實的時候，我就會想：真的要我一輩子清苦一身、碌碌庸庸，我會甘心嗎？現實面前，它總是那麼軟弱，那麼沒有力量，彷彿是聊以慰藉的自我說服，或是冥冥中自有天定的宿命。

我做不到完全出世，那樣的心理基礎只能作為防止靈魂崩潰的最後防線，又好似無病呻吟的做作。所以，我不負責任地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找男友的目標——既出世，又入世。前者是與我神交的心靈密友，後者是處理我繁瑣世事的擋箭牌。他既要做我的精神伴侶，又要精通事故，在物質世界中打拼下我們精神食糧的基礎。多麼自私啊！

現在我信了基督，找到了真理，為出世的想法找到了歸宿。這樣的出世不再是經不起捶打的花架子，不再是一碰就碎的花瓶，而是長在磐石上的靈命。有一天我失去那些曾經追求的榮華，真的從別人羨慕的目光中走出來，甚至要過曾經所鄙夷的生活，我會知道那是我背起十字架的時候到了，是主的福降到我的頭上了。好的生活我可以過——不再驕傲炫耀地過，而是謙虛忍讓地過；清貧的生活我也可以過——喜樂地過，讚美地過。

為甚麼又入世呢？當然要入世。基督降世都是為了世人，我難道可以逃避嗎？難道我只管天國福音嗎？我的親朋好友呢？我的父老鄉親呢？我的國家民族呢？當然要像耶穌為拯救我們而死一樣，去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在罪惡深淵裏的世人入世啊！這樣罪惡的世界，可是我卻要與你鬥爭到底！「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中國，我為你祈禱。」我終於明白這些話的意思了！我要入世，而且要積極入世、喜樂入世；活出意義，活出風采，活出

主的榮耀來！

四、 我既嚴厲，又寬容。

「惜吾非仙，怎無雜念。」是我一個中學同窗的座右銘。這樣的寬於律己的態度，常常成為現實中許多人的托詞。我也不例外。每每有甚麼不好的念頭或做法，自己總會找到各種各樣的理由和藉口：「比上不足，比下有餘」「術為道所用。」「眼高，手不能低。」「說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理想和現實總是有差距的。」「要改造社會，就要先適應社會。」「堡壘都是從內部瓦解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現在每當我這樣的時候，良心都會受到拷問，上帝不放過我，祂讓我不安，讓我難受，讓我煎熬。不是我嚴厲，是上帝嚴厲。上帝讓我嚴於律己，也嚴於律人。

為甚麼又寬容呢？信主後，每當我看到或聽到一個幹了壞事的人時，我總是脫口而出「這樣的人要下地獄的！死不悔改！」後來我慢慢領會：自己也是個罪人，不過是早一點認罪的罪人罷了。我上帝愛我，赦免了我的罪。我比他們好多少呢？我們唸誦主禱文時總是說：「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就是提醒自己要像耶穌赦免我們一樣去寬恕他人嗎？每每讀經讀到「愛的真諦」，不是明明白白寫着「不計算人的惡，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嗎？我逐漸理解到這種甚至為敵人禱告的博愛，因為在這種愛裏原本就沒有敵人，只有罪人——人人平等的罪人、被拯救的罪人、已經認罪接受主的救贖的罪人，和將要認罪接受主的救贖的罪人。這種愛是戰勝自私，戰勝其他一切罪惡的愛。原來西方現代社會三大基礎價值「自由、平等、博愛」的源頭都來自上帝！難怪乎我們無論如何引進現代社會文明成果都好比「桔生淮北」，因為我們民族沒有那些基礎價值觀源頭的信仰傳統。

不要小看信仰傳統，即使在奉行無神論教育把一切信仰當作愚昧迷信的當代中國社會，還是無孔不入地受到佛道教傳統以及儒家傳統的影響（有觀點認為儒家也是一種宗教，在此不作討論）。看看咱們找對象的時候會算一算生肖，比對一下生辰八字是否合適；咱們買房裝修房、開張、出行、嫁娶等大事都會看看風水，挑個黃道吉日；每到新年，大家都要搶着去燒頭香或者敲頭鐘；送親朋好友玉掛墜，也總是個觀音菩薩或如來佛造型。很難說大家都信奉佛教，但生活中無不受到這種信仰傳統的影響。我們總是會說：「如果怎樣怎樣，那我就阿彌陀佛了！」就像很多人會說：「早晚要去見馬克思。」一樣。這些隨口而出的日常生活語言，就是環境和傳統對我們的影響。

為了讓我的先生信主，我每天禱告求上帝改變他；但主要是改變我，讓我變得善良、溫柔、忍讓、慈愛，通過改變我來改變他。而他對我的那些刻薄總讓我生氣和委屈。可是我忍，有時候忍不住我也會回頂兩句，再忍不住就禱告。禱告中，上帝引導我自己反思，我反思了自己以前是如何對待先生的。以前我總對先生發脾氣，他總讓着我。他說我一句我就會頂 10 句；他有氣撒給我刻薄我時，我肯定會撒回去刻薄回去。這就是我幾乎不會受甚麼委屈和氣的原因。如果要給我們的惡劣度打分的話，他的惡劣度是 60 分，我的是 80 甚至 90 分。現在他還是那樣對我。但是我變了，我不敢說我變得多好，至少降低了 10-20 分吧，至少我不會非得壓他一頭，把氣給爭回來，換來的是忍耐。但那是煎熬的忍耐，不是上帝所喜悅的那種喜樂的忍耐、恩慈的忍耐、盼望的忍耐、有信心的忍耐。可是上帝不斷教導我，要我順服丈夫。昨天我對先生說：「上帝讓我聽你的，不要頂撞你，為你禱告。」

他很高興。可今天他又一次狂妄地說：「問上帝？我就是你的上帝。」當時，我沒有因他誣譏我的信仰而生氣，反而為他向上帝禱告說：「上帝啊，求祢寬恕他吧，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說甚麼！」是啊，學習寬恕要從身邊的人做起，上帝每天都讓我學習這樣的功課。感謝讚美上帝！

柏拉圖在他所寫的《洞穴隱喻》中很適切地為我們揭示了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就像從未走出過山洞的人，只能通過火把下映在洞底岩壁上的外面世界的影子來瞭解這個世界，於是就以為外面的世界就是那樣。柏拉圖把這些主客觀世界劃分成 4 類：一是「真理」，那是客觀存在的；二是「映射」，好比映在岩壁上的影子，或水中的倒影；三是「理解」，每個人對這二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四是「知識」，是系統化的「理解」。這裏面最具迷惑力的是「知識」。五四運動以來，飽受欺凌的中國人把「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真理來迎進。殊不知，所謂一切自然科學知識或社會科學知識都只是「知識」，知識不過是對「真理」和「映射」的系統化的「理解」罷了。當然大家應該學習知識，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不斷發現這世界的奧秘，把生活變得更美好。但是把「知識」真理化，就大錯特錯了。其實「任何科學都不是證實的過程，而是證偽的過程，因此科學是向真理不斷靠近的過程。」我想，學自然科學的朋友們應該比我更有體會。

這就是宗教和真理的區別。對我們基督徒而言，上帝是客觀的，是唯一的。人們心靈的饑渴，通過各種方式去找尋這個真理，包括哲學、宗教、科學等都是方法而已，並非真理本身。感謝上帝，讓我用很短的時間明白了這一點。

以上所謂我的變化，其實是指向一個標準，是我對基督教精神的部分理解，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宗教，而就是真理！但我遠遠沒有達到那樣的標準。我僅僅是懂得了那些道理，那些真諦。在現實中我常常軟弱，常常無法達到那些標準，可是每當此時，上帝的手都會伸出來，就像跌倒的孩子總會遇到扶助的大手一樣。我有時會遠離上帝，祂卻從不離棄我，因為我是祂的孩子。「做上帝的好孩子」那將是我一生要學習的功課，也是我們弟兄姐妹團結友愛一起學習的功課！感謝主，讚美主！

朋友，快找一個教會或身邊的基督徒朋友聊一聊吧。聽，上帝在召喚你呢！

（編註：擘芳姊妹於 2007 年聖誕節在本教會接受了洗禮）

終於，決定三月份來夏威夷領受洗禮，訂好機票，安妥一切行程之後，我立刻給李牧師發送郵件，告訴他這個決定，希望他可以幫我受洗。很快，從牧師回覆我的郵件中，知道他很喜悅；我想上帝也是如此。當然，牧師還不忘要求我寫一份見證，給了最後的期限，規定了一些內容要求。而我要麼覺得無話可寫，要麼有千頭萬緒湧起，不知從何開始，所以一直拖延着，不敢動手。還好，下面的見證是我靠着上帝，因着信，寫成的，若可以給其他的兄弟姐妹得少許幫助，也定是上帝的美意。

### 只是起點

在我醞釀這篇見證的這段時間，美國文體圈出了兩件大事：華裔籃球明星林書豪的奇蹟崛起和黑人歌唱天后惠特尼·休斯頓的離奇死亡。兩個人從小都有相同的基督教背景，都在教會長大，長期得蒙上帝賜福。成名後，林書豪依舊把上帝放在首位。每次看到他在打球前的禱告以及記者採訪時，他把榮耀歸於上帝的表白，我就知道上帝在他身上的美意才剛剛開始。而惠特尼·休斯頓則長期涉毒，被魔鬼纏住，不能自拔，最終得此結局，令人唏噓不已。從兩個起點都是得上帝無比恩福的孩子，卻有如此不同境況的事實，似乎在告訴我，雖然，自己今天決定信靠上帝，得進真理的窄門，蒙上帝喜悅，但這只是個起點，是個開始，未來還有很長一條信仰的路，要一步步踏實走下去，要懷着喜樂與感恩，攻城拔寨地打當打的仗。在上帝的國度裡，雖然可以安享美福，但亦需要時刻警醒，走正義的路。

我知道，許多上帝的話語，我還沒有完全領會，《聖經》中太多的故事，我依舊不得精髓。我還是有不少的困惑和疑問；軟弱和憂愁時常會纏繞着我，迫使我沒有信心，無法時刻榮耀上帝。但我堅信自己確實需要上帝。我今天就需要信靠上帝，把自己完全擺在上帝的面前，讓祂真正成為我的主人。哪怕我是如何的不配，哪怕如迷失羔羊的我迷失了這麼長的時間，但我清楚的知道，我敬愛的上帝，祂一定會悅納我。其實，祂早已悅納我。

### 認識上帝

2007年我作為太太擘芳的陪讀，來到天堂般的夏威夷生活了半年。記得剛來的第一個星期，就經由楊柳姐妹介紹帶領，來到檀香山華人信義會，開啟了人生中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上帝的奇妙歷程。記得那天晚上，我和太太作為新人被安排到由晉生和敏玲帶的查經小組，大家圍坐一圈，一邊研讀《聖經》，一邊進行討論。那晚，雖然自己滿腦子的問題，一臉的迷惑，但可以和這裡的朋友們討論問題，對於我這個喜歡爭論的人來說，是很不錯的。所以，我懷着挑釁和攻擊的心態，時常來教會參加查經小組。現在回頭看看當初可笑的自己，是多麼的幼稚和無知！又或許那時萬能的上帝就是用這種獨特又適合我的方式，通過這裡的教友們在我心中播撒信仰的種子。誰能猜透上帝的心呢？

接下來，我參加了教會組織的夏令會，主題記不太清楚，似乎是「建立與上帝的關係」，但主題歌是「這一生最美的祝福」，這點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太愛這首歌了，以至於若干年後的今天，我總向身邊那些想了解基督教的朋友們推介這歌，希望他們能得到我當年得到的那份感動。而每當唱讚美上帝的歌曲時，我總是特別的大聲。我自己知道，這對於一個五音不全，一直沒有勇氣開口唱歌的人來說，就是個神蹟。那時的我，與上帝的關係是

可惜又可喜的。可惜的是，我自己依舊硬着脖子，懷着一顆冰冷的心，與上帝保持距離。可喜的是，我的太太是如此的蒙上帝喜悅，她很快就決志信靠耶穌，成為上帝的子民。而正因為太太成為基督徒，使得我雖然多年沒有認罪悔改，但一直保持着與上帝連繫。這也許就是上帝的大能和美意。

後來，我的兒子如期出生，教會的朋友們給了我們無限的關懷和照顧。記得牧師和眾多教友們常常為我們的寶寶禱告。在太太生產最困難的當口，亞芝姐妹突然跑到產房，安慰太太直到順產結束；思翔兄弟到醫院看寶寶時，帶來鮮美的啤酒，與我一同慶祝……。還有，在太太坐月子的那段時間，每天的例湯豐富多彩，千滋百味，都是教會的朋友們輪換着做好送過來的。那時的我，當初還一一把送湯朋友們的名字記在記事本上，想着這個人情總是要還的。直到經常有我根本就叫不上名字的人把湯送來，我才承認：這份情，我是還不了了。現在明白，其實也不用還，因為，這些都是來自上帝的恩惠和憐憫。上帝給我們的，遠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接下來，太太和兒子在檀香山華人信義會領受了洗禮，而我依舊徘徊在上帝家門之外。又過了幾個月，我就離開夏威夷回到中國，和上帝也遠隔了千山萬水。

### **原本的我**

回到上海的我，又沉於原來的生活軌跡和工作環境，迷於金錢，樂於世上的各種享受，追逐短暫的名聲和虛榮，永遠沒有滿足。自然，更多的幽怨和重擔也一併襲來。原本的我，雖自認還是個善良的人，但太過驕傲、沒有憐憫之心，骨子裡是個達爾文主義者。同時，對於中國大陸的實際狀況深感痛心，尤其對於自然環境、食品安全、人權狀況等都憂心忡忡，甚至一度憂鬱成疾。過去的幾年，我失去了快樂的能力，在生活之中沒有什麼事情能夠讓我快樂起來。我深陷於憂鬱的泥潭裡，不能自拔。

上帝保佑，還好一直有上帝的美意常伴着我，讓我經歷人生幽谷而不至於毀滅。有的禮拜日，我會隨着家人去上海的教堂做禮拜。夏威夷教會的兄弟姐妹們，如楊柳、鄭超等路過上海時，也總會約上我們相見，分外親切。記得前年(2010年)，李牧師來上海時，我們一起吃飯，牧師叮囑我要早日悔改認罪，信靠上帝。那時，我嘴上沒有答應，但內心已經服軟。

### **時不我待**

在上海時，雖上帝已經給過我許多美好的應許，但我一直拖着，不肯低頭認罪，總是敷衍。有時，我會覺得信仰是一種器術層面上的工具，如信仰自由、通信自由、婚姻自由這類的，它只是自由這個大範疇下面的一個子集，它不是全部。其實，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自由是上帝給的，沒有上帝，什麼都沒有。沒有認識到上帝，而空談自由是荒謬的。正如許多人認為，人擁有自殺的自由，認為他可以自由地支配他的肉體。但是，他忘記了，人的自由是有邊界的，而這個邊界是由上帝掌管着。其中，包括了自殺的自由，這項自由，人是沒有的。

上帝是萬能的。祂知道關於我的一切，包括我心中的軟弱和猶豫。所以，在去年一個普通

的晚上，祂安排了我一個大學時代的師妹突然闖進我家，和我太太一同威逼着我，讓我低頭認罪，而我則「半推半就」地做了決志禱告。這個禱告距離在夏威夷第一次認識上帝，過了整整五年。正如《聖經》中所載「你向上帝許願，償還不可延遲，因祂不喜悅愚昧人，所以你許的願應當償還。」(傳 5:4)

今天我決定接受受洗，就是向上帝認罪，願意接受基督赦罪的恩典，和接受基督的潔淨，並接受上帝賜給我的新生命。同時，我要向世人宣佈：我已選擇跟隨基督；我願意接受耶穌的教導，追求活出上帝要我活出的樣式，以期得着那從死裡復活的甘甜。

### 因信致遠

上帝是充滿力量的，祂使我信心百增。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亞伯因着信，獻祭與上帝……，因此得着了稱義的見證……；以諾因着信，被接去，不至於見死……；挪亞因着信……，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亞伯拉罕因着信……遵命出去……應許之地……。」

(來 11:1-10)

我雖不配，但因着信，盼望不僅能放下自我、除去驕傲，我更要俯身在地，完全馴服；因着信，我願意捨己——放下自己、清空自己，來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基督；因着信，我來領受這份榮耀……。

耶穌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可 16:16)

我信而受洗！

(編註：建軍於 2012 年在我們教會領受了洗禮)

我今年七十多歲了，長期受共產主義教育，信仰馬列主義，本來是個頑固的無神論者。

我第一次接近上帝是 20 年前，1984 年在蘭州大學進修英語的時候。教我們會話課的楊教授是位虔誠的女基督徒，已經 70 多歲了，滿頭白髮，卻慈眉善目，神態安祥平和。她是孤兒，在教會中長大、受教育。她精通英語，也因此被控告莫須有的罪名，被關進監獄，在苦不堪言的勞改營中渡過了 20 年！她相信這是上帝的旨意，讓她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她說：很多難友經不起非人的折磨自殺而死，她卻因上帝與她同在，使她能始終保持平安喜樂的心情，讓她可以承受得住了人間煉獄的考驗。她帶我們去教堂，做禮拜，聽福音。她的言行使我感動，但並不能使我相信。

1986 年我第一次到美國，參加大型電腦 VAX 機的學習班，在紐約與一家姓楊的台灣留學生住在一個單元樓裏，他們一家五口都是基督徒。在相鄰而居的四個月中，他們以基督的博愛精神像家人一樣關心我的起居生活，還以他們信主的真實歷程向我做見證，帶我去教會，唱聖詩，聽講道。我對上帝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也對基督教在規範美國社會道德，促進國家安定繁榮所起的作用，心悅誠服。我回國後，他們仍然以真誠的愛心關懷我的一家，在來信中向我們傳福音，並寄來《聖經》和講道的錄音帶等資料（錄音帶被中國海關扣留了）。在他們的影響下，我的女兒王海瑛開始信主。但頑固的無神論思想還牢牢的網綁着我，讓我不能更靠近主。

2000 年以後，我和太太每年都到美國探親，接觸了不少像《海外校園》一類的雜誌文章、光碟，有機會到教會聽福音和聽基督徒的見證，我也經常向我的女婿、女兒和信主的朋友們請教，使我一步步靠近上帝，慢慢的由懷疑到相信。2004 年 3 月 19、20 兩天，聽了張伯笠牧師在檀香山第一華人基督教會講的：「給我一顆中國心」，我忽然全身燥熱，大汗淋漓，情不自禁的站起來，回應上帝的呼招，決志信主！更奇妙的是在 3 月 31 日半夜，我被一種神奇的力量喚醒；我跪在地上，高舉雙手，流著淚向上帝懺悔、認罪，求主赦免我的罪、接納我、保佑我。

是上帝的揀選，我和我太太姜景賢於 2004 年復活節在本堂(檀香山華人信義會)接受洗禮，接受了上帝給我們的最珍貴的禮物——「聖靈」。感謝主！讓我們獲得新生。

我信主的經歷是掙脫「無神論」網綁的過程，是不停的反思和認罪的過程，也是感恩的過程。

我逐漸認識到：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馬列主義」，宣揚「沒有救世主」，「一切全靠我們自己」的鬥爭哲學，目的就是要消除人們對今生以外任何生命的指望，消除人們對上帝懲罰的畏懼，鼓動無產階級起來鬥爭，去奪取政權。

無知的人們心中沒有了上帝，就「造反有理」，就「無法無天」，就彼此仇恨，互相撕殺。「文革」就是這種鬥爭哲學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極至，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後社會風尚越來越墮落，在罪惡的旋渦中越陷越深。中華民族脫離和背棄上帝太久了！人們違背了「十誡」

中最重要的第一誡：『除了我(上帝)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我們都是上帝創造的，而不是甚麼「龍的傳人」，上帝是我們的天父，我們背棄了天父，並把人間的偶像奉為神，怎麼會不引起上帝的憤怒，受到上帝的懲罰呢？「人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禍害的起因」。

過去，我一直背離上帝，不知敬畏上帝，反把人間的「偉人」當成上帝來崇拜。「早請示」、「晚彙報」，唱「東方紅」，跳「忠」字舞，把他的文章、《語錄》當成聖旨，為他歌功頌德；以能參拜他的遺體為榮耀，痛哭流涕的在省裏為他做悼念報告。「文革」初期我是「造反派」的小頭目，鼓吹「造反有理」，是批鬥「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的積極分子，寫「大批判」文章的「筆桿子」，在腥風濁浪中推波助瀾，助紂為虐。我迷信共產主義，迷信「唯物論」，用「共產黨員標準」來修養自己，以「階級鬥爭」理論待人處世。因此，我爭強好勝，高傲自大，脾氣暴躁，嫉妒抱怨，仇恨報復，自私自利；就是很少愛心、善心，缺乏仁愛、恩慈、平和、良善、溫柔、節制、忍耐、寬容。正如保羅所說：『心地昏昧，與上帝所賜的生命隔絕了，……，心裏剛硬，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欲，貪行種種的污穢』。(弗 4:18-19)

在耶穌基督面前，我要徹底懺悔、認罪，請求主赦免我的罪，讓我獲得新生。

現在回想起來，上帝並沒有忘記我，祂一直在關懷着我。

是上帝的安排，給了我一位賢慧溫良的妻子，相夫教子，伴我一生；是上帝的恩賜，給了我一對孝順的兒女，讓他們健康成長並在信仰和崇拜基督的美國接受教育，成家立業；是上帝的保佑，使我多次在野外作業中逃脫兇險，遇難呈祥；是上帝的救護，使我在三次大手術中安全度過生命危機，並恢復健康；是上帝的大愛和大能，在我突發心肌梗塞的生死關頭，挽救了我的生命……。

我衷心感謝主、讚美主、歌頌主、榮耀主！我要永遠熱愛主、信靠主、順從主、服事主。

作者簡介：王弟兄是中國地震局高級工程師，已經退休，與夫人在夏威夷定居。

(2007年12月31日)

我第一次接觸和聽到基督教，是在上小學的歷史課上。當時因為年幼，知道的事不多，對基督教的教義和信仰也不了解，周圍也沒有人信教。我只知道：基督教是世界上的幾大宗教之一，基督教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也僅僅了解基督教是教人為善。我對基督教的感覺和對佛教相似。

再次接觸基督教是在中學時期。那時姥姥和姥爺在美國皈依了基督教，受洗後回國，透過他們的生活表現我才對基督教有了一點點初步的了解。在家和姥姥、姥爺一起吃飯時，常常要做禱告，感覺很奇怪，後來知道這叫「謝餐」，是感謝上帝賜給人們美好的食物。有時聽到姥姥唱聖詩時感覺很美，很好聽。也知道耶穌是為了世人的罪而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限於當時功課繁重，在校的時間多，在家住的時間少，我對耶穌的認識是非常有限。

上大學後，在家的時間稍稍多了一些。有一年去北京過年，我陪姥姥和母親去了一間教堂，感覺很好，觸動很大。進教堂的第一感覺是教堂的神聖，其次是看見教堂裡有很多的人，不但有許多的老年人，還有很多年輕人。我感到很奇怪：為甚麼這麼多的人信教？當時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深究，但我想：既然有這麼多的人相信基督教，總有點道理的吧！所以在姥姥和母親的影響下，我慢慢也開始「相信」了，但是卻不是那麼堅定，總是在相信和不信之間徘徊。

2007年大學畢業之後，受聘於「中美服務促進會」，接觸了更多的基督徒，其中不少是美國人。我發覺他們都很平和、很謙遜，也很喜樂。他們不論遇到甚麼事都能很平靜地面對。他們生活得很坦然，不論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都是這樣的一種生活態度。而且每年都有這麼多的外國朋友千里迢迢，不辭辛苦，自費來到信陽，無償地提供一些幫助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無論是貧弱、老幼、美醜、賢愚，都是一樣對待；這一點讓我很感動。我知道他們是本着「上帝愛世人」的思想來做這些工作的。

過去我常常受到這樣一個問題的困擾：我知道人是不能用單純的好與壞來區分的；再好的人也有惡，再惡的人也有一點善。每個人都有一些不純潔或罪惡的想法，我也是一樣。有些人看起來很好，但是卻做了很惡的事。我很擔心自己以後的人生道路上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一點點惡的想法，在遇到特別的情況下，就會轉化為罪惡的行動，因此毀了一生。在我更多的了解了基督教後，我的困擾得到了解決。我相信有一位全能全愛的主，我依靠祂，祂就會赦免我的罪，祂也會幫助我不致犯罪。

去年(2007年)10月李牧師到在信陽南關教會，為教會的傳道同工舉辦培訓課程。李牧師是「中美服務促進會」的董事，我是「中美服務促進會」新聘任的員工。我奉命到南關教會隨侍左右，當跑腿。因此，我也有機會參加「培訓」。那課程很好，對我來說是第一次比較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在此之前，我從沒有深入了解過基督教，一方面是没有機會，另一方面是没有條件；還有因為南關教會沒有專業的牧師給教友講道，更不要說對傳道人進行培訓了。對於我個人來說，這是一個基礎的培訓，讓我首次了解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當時的感受很深，第一次認識了信主的好處，明白了上帝存在的真實性和唯一性，再加上

參加了「中美服務促進會」那兩個月的工作經歷，我對這信仰很有好感。所以，當李牧師問我是否願意決志信主，我就說，我願意！原因之一是我有向善、向真的願望，我盼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良善的人。此外，是在「中美服務促進會」工作的經歷中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為甚麼美國人這麼熱衷於做好事、做善事？要做好事、善事在美國做不就好了，幹嗎跑這麼遠到中國來做？」中國有句古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在中國人潛在的意識中認為，做慈善事業（即「兼善天下」），是要有非常好的經濟能力，是先要「達」——發達，發財。按我所知，「中美服務促進會」的人都不是很富裕的，但他們仍然可以「兼善天下」，這是很特別的表現。在進一步認識基督教的教義後，我明白了：也許是主讓他們有了「兼善天下」的熱情和願望，是主用他們的手來行善，讓他們在精神上能夠達到「達」這一境界。這讓我也明白「達」的另外一種情況，就是在精神上的「達」。而這種「達」是上帝意志的體現。我也願意做這樣的人，雖然不一定能「兼善天下」，但是總希望能夠多做一些善事。所以我願意決志信靠上帝。

今年(2008年)四月初李牧師又到河南，我們在鄭州見面。李牧師問我：「是否有考慮要接受洗禮？」我說：「還沒有。」其實我很矛盾，因為長達十多年的無神論教育要一下子改變過來，是很難的。而且我一向認為，要相信一件事，首先要弄清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從某種程度來說，我是認識基督教的教義，但我認識的並不深刻，我對耶穌了解還沒有達到讓我真正要「入教」的程度。但是我心中又很羨慕可以成為基督徒。

我思考了兩三天，最後還是決定要受洗。因為無論從任何角度來說，信主都沒有害處，而基督教是教人向善的，既然是向善，那我為甚麼不可以接受呢？難道沒有完全了解的事，就不可以相信嗎？這種想法從本質上來說，就是一種謬誤。因為世界上我不了解的事太多了，難道我都不去相信嗎？仔細想想，有些我相信的事，其實我也並不完全了解其中的來龍去脈，但是我不也相信了嗎？這又是為甚麼呢？我可以說，那些我相信的事是經過別人證實的，那麼有兩千年文字記載的基督教是沒有被證實的嗎？這顯然是不成立的。那我又有甚麼理由不去受洗和信主呢？我完全可以在信主受洗以後，再加深認識。所以我就決定受洗了！

四月十三日禮拜天傍晚在雞公山上的旅館中，李牧師為我舉行了洗禮，「中美服務促進會」的多位朋友都在場觀禮。當時我很激動，因為這是25年來我過的最有紀念意義的一天——這一天是我25歲的生日，又是我領受洗禮的日子。在此之前我從沒過過生日，一方面是在上學，另外就是自己也不太注意。我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但是也不會無緣無故的流淚；在受洗那個簡樸的儀式中我流淚了。我不知道為甚麼會有這樣強烈的反應，但是我能感受到，受洗後我和大家心與心的貼近，感到和大家真的成為了兄弟姐妹，自己在世界上不再孤單。這種感覺很奇妙，是我從沒感受過的。我很高興可以歸屬於上帝這大家庭，成為上帝的兒女。

自受洗日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我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慢慢習慣了飯前的謝餐禱告，每天早晚的禱告以及每天閱讀幾章《聖經》。這些都在慢慢的養成習慣。有時也會和姥姥、媽媽一起收聽早上的「福音廣播」，慢慢地加深對主的認識。我在閱讀《游子吟》一書時收獲很大，漸漸明白了無神論的謬誤，明白了現代科學與基督教信

仰的關係，慢慢糾正思想上的偏差。

還有，當我下定決心相信上帝，依靠耶穌，承認自己的罪，相信耶穌是為了我和世人的罪而死，並相信祂已將我的罪洗淨，我就不再徘徊、彷徨。我放下身上的重擔，將一切交給萬能的主，我如釋重負。

我下定決心相信耶穌，決定把一切交託給上帝照看，我感覺到內心從未有過的安定。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知道到上帝在天上看着我。在做一個好的決定時我不會猶豫，我也不會去做有損他人的決定。當我下不了決定時我會祈禱，讓上帝幫助我做一個好的決定。當我遇到困難時，我也會祈禱，讓萬能的主賜我智慧和勇氣，使我能夠面對和解決困難。所以，我在遇到困難和挑戰時，我就不會再恐懼了，因為我相信萬能的主是我的依靠。

在這信仰中我還是非常幼嫩，我要更多閱讀《聖經》，更多了解《聖經》，也要更多遵行《聖經》的教導，和更多體會《聖經》的真理。

願上帝幫助我，也請大家繼續為我禱告。

很高興能在這裡與大家分享我們一家四口在今年聖誕前夕接受洗禮的消息。

記得第一次來教會，是樊真姐妹帶我來的。那時我們的教會還在Makiki。樊真和我在夏威夷大學讀書，同選一門課，又都帶着個年幼的兒子，所以就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剛來教會時，我很喜歡這裡的人和這裡的環境。但對學習《聖經》卻沒多大興趣。來教會完全是為了交朋友。那是八年前的事兒了。說來慚愧，當時周姐帶我們幾個姐妹查經，姐妹們都先後受洗了，惟有我像只烏龜一樣遠遠跟在後面。

我知道自己認識主接受主的路如此漫長，是有原因的。我自小父母離異，我和媽媽相依為命。雖然衣食住行都是媽媽在照顧，但我知道我是媽媽的希望。我要努力讀書，我要考上大學，我要有一份好工作，因為將來我要成為家裡的頂樑柱。而且這一切都要我一人去完成，沒有任何依靠。我就本着一切靠自己的念頭一路走，似乎一帆風順。我的個人能力得到了證實。

但是在2004年，我的這種自信被完全摧毀。2004年4月2日上午，我在辦公室接到了一位醫生從Queens醫院打來的電話，說我先生因突然腦出血，被送進醫院搶救。我只記得當時全身神經一下繃起來，眼淚不知甚麼時候已經滾滾而出。在開車去醫院的路上，我甚至無法控制自己的呼吸，雙手不住顫抖。即使這樣，我還不忘給先生的哥哥姐姐打了電話。到了醫院看到先生醒着，心才放了下來。接下來的半天，人來人往，一直沒閒着，直到晚上才安靜下來。這是我第一次感到夜晚的安靜是如此可怕。它讓我真正有時間去想發生的事和後果。白天看到先生醒着，其實只是幾秒鐘的時間。只是醫生跟他說，「你太太來了，」他才睜開眼的那一瞬間。之後他就昏昏地睡着。醒來的時間不足一分鐘，話也說不清，手腳不能動。我坐在先生的床邊，靜靜的夜晚讓所有可怕的念頭鑽進我的腦袋：「先生會不會像他兩年前過世的哥哥那樣一睡不醒？」「可憐的兒子George會不會像我一樣沒有父親在身邊？」「今後我可以照顧兒子上學，先生身體，而且工作養家嗎？我還能靠我自己嗎？」我當時還不知道自己已經懷上了Jonathan，我們的小兒子。就這樣我坐在那裡整晚，毫無睡意。先生就這樣睡了又醒，醒了再睡，整整四天三夜。感謝主，他從每次醒來不足一分鐘，到幾分鐘，到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到第四天出院時，他已可以用右手吃飯，可以自己走路了。

之後的三個月，我們一家在生活上作了許多調整。因為醫生總結先生的腦出血是糖尿病及吸煙引起的。先生從此戒了煙。兒子George的責任就是每天提醒爸爸吃藥。先生有一段時間心情非常低落，一貫開朗的他似乎變了另外一個人。但對我來說最難的還是改變我們的飲食習慣。我們一家都是愛吃的人。起初我讓他節食，他嫌我管着他。他手腳方便了之後，就乘我們不在家，開車去買東西吃。好在他也不撒謊，問他午飯吃甚麼，他說：「沒吃甚麼，就吃了幾個餃子。」然後我再問：「那你餓嗎？」他就回答：「不餓，剛在四點多吃了炸雞」。我心想，「你這招兒聰明啊，午餐吃少，卻在吃零食的時間吃主食啊。」要不是我多問幾句，他就蒙混過關了。感謝主，經過這幾年的努力，我基本上不用在吃的方面看着我先生了。他已經可以自己管自己了。當然也有時會忘記吃藥，George每當時就會大聲

說：「爸爸吃葯。」我心想他是很高興有這項責任在身的，能時不時地管管爸爸。

我來教會很久，卻一直沒有受洗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先生是越南華僑，自小在佛教傳統影響的家庭長大。所以讓先生來教會認識主，對我來說是件很難的事。最初我帶着大兒子George來教會時，他通常不聞不問，還是和他的兄弟姐妹們拜佛祭祖。有了他住院和康復這樣的經歷後，他似乎認識到我們的家才是他應該注重的。我也發現他漸漸對我的信仰感興趣。2004年12月，我們的家又添了一個小兒子。起初我們還擔心，先生身體才剛剛好些，怎麼照顧我呢？後來教會的弟兄姐妹們不斷地送湯送飯，真是幫了我們大忙。我通常糊裡糊塗，可是那年弟兄姐妹們送來的飯食，我卻至今歷歷在目。先生也第一次體會到了教會裡的人好，慢慢地喜歡來教會了，家裡也開始有了變化。

先生來自一個有十幾兄弟姐妹的大家庭，父親在外打理生意，回家就是一家之主。先生受父親影響也很少打理家務，即使偶爾為之，也只是幫忙而矣，而且非常不情願。洗碗之前一定有前奏——就是罵人。如果他那天高興了，忽然想下廚，我和兒子就一定有一個被叫來當下手，好像不這樣就不足以證明他這位大廚的身份。洗衣服就更別提了，常常是他前腳洗完，我後腳就要丟幾件衣服，因為他洗衣是不分顏色深淺，一起塞進缸裡再說。我那時也問過同事們有關家務分工的事，他們都是在結婚前就訂好協議，或是自己做自己的，或是女做屋裡的，男管院兒裡的。我這中國人的腦瓜兒總覺得不妥，都生活在一個屋簷下，怎麼能分得那麼清呢？

感謝主，自從先生來了教會，上了慕道班，他變了。我們在家務上還是沒有分工，誰得空兒誰做。不同的是先生現在做家務是不聲不響的做，用心的做，往往有讓人驚喜的效果。對兒子們也和顏悅色多了。自從我決志信主以後，我就不斷地改變完善自己，可是家裡的變化不大。家中真正的改變是先生信主以後。就好像我一直跟他講的好消息，他終於聽懂了，並且有了呼應。我們終於有了心靈的溝通。這次受洗全家最高興的就屬先生了，他還對我說：「以前真傻，為甚麼沒有早點兒信主！」

在人看來不可能的事，在主凡事都能。回頭看先生腦出血的經歷，我不得不感嘆這是主在我們家作工，給我們指路，讓我們放下自己來依靠祂。如今我們有了主，一家其樂融融，真正是在主裡蒙福。

(2007年12月31日)

我的奶奶是一個老基督徒，今年 91 歲的她身體非常健康，耳聰目明，而且可以經常一個人步行去教會（教會離我們家大約從夏威夷大學到明立中夫婦府上的路程）。在我很小的時候，奶奶就常帶我去教會，在我的印象中，那時的教會是沒有讀過書的老太太們的天下。後來我開始上學了，就沒有再去教會，但偶爾會給奶奶讀些《聖經》和詩歌。當時讀《聖經》也沒有特別的感覺，只是想着尊重奶奶的信仰，來幫幫她。那時候奶奶會經常教導我說：天上有一個上帝，當你遇到困難時，求祂，祂一定會幫你。我本身也是個比較聽話的孩子，所以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會經常想起奶奶的這句話，也會在有麻煩的時候向奶奶的這位「上帝」求助。而經常也會有求必應，但事後我卻會經常對自己說：因為我比較幸運，才有理想的結果。我以此來否定「上帝」。但是實際上，在我許多的經歷中，潛意識裡，我已經在依靠這位我當時覺得似有非有的「上帝」。在我讀大學或外出沒有親人在身邊的時候，我不會害怕，我覺得有一位無形的神在陪着我。但我一直都沒有再去教會，也沒有想去認真地讀《聖經》。在我的理解中，還是認為教會是老年人尋求精神寄託的聚會場所。

2006 年，我和楊波結婚，然後也很順利地來到夏威夷。接下來的日子，我每天都在家裡收拾家務，做飯等着楊波回來，同時也準備「托福」考試。剛開始，有些新鮮感，可是時間久了，就覺得日子有些「難熬」：飯菜做得亂七八糟，我很鬱悶；楊波不能經常陪我，我很孤單；英語成績不見提高，我很失望。在這些麻煩面前，我沒有向上帝禱告，我想那段時間我是忘記了曾經上帝對我的幫助。在這動鬱悶、孤獨、失望的時候，我更是非常想念我的爸爸，媽媽。記得有一次在電話裡忍不住對媽媽說：「媽媽，我可想家了。」然後就禁不住哭了起來。然而，媽媽的那句回答令我刻骨銘心，她說：「這裡不再是你的家了，楊波在哪裡，哪裡就是你的家。」我當時聽後哭得更傷心，但是之後冷靜的想來，難道媽媽說錯了嗎？在《聖經》裡，《創世記》第二章 24 節寫道：「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是的，我已經和楊波結婚，父母不再是最親密的人，我的先生才是。這樣想過之後，我很感謝我的媽媽，同時也覺得很慚愧，覺得很對不起楊波。

媽媽的話語感動了我，並提醒了我。所以在以後的那段日子裡，我會盡量做好吃的給楊波，也盡可能的去理解他。可是另一方面，我對他總是要求太高，總是覺得他對我不夠好，不夠愛我。在這種情緒下，戰爭終於爆發了。

一個週末，我們去中國城買菜，把菜買好之後，我覺得好餓，而且非常想去吃台灣小吃。當時楊波提醒我，我們隨身剩下的現金不是很多了，最近的現金提款機也很遠，還要付停車費，台灣小吃店裡又只能用現金…。我根本不聽他的，執意走進店裡。坐下後，我說我好餓，要兩份牛肉麵，一份炒米粉。他對着我大聲說：「我們沒有那麼多錢了！」他的聲音很大，讓我很吃驚，我看到四周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在盯着我們。我的臉一下子紅了，我覺得好丟人，恨不得找一個洞鑽進去。這是我們結婚以來楊波第一次對我這麼大聲說話。最後他點了一份牛肉麵，一份米粉。他把麵和米粉都推到我面前讓我吃，我沒有理他，只是默默地流着淚。我當時最不想的就是流眼淚，那麼多人看着我們，可是這不爭氣的眼淚就是無法控制地往下流。那時我覺得我是天底下最委屈的人。最後他賭氣一個人把兩份都

吃了，他邊看我邊吃，我更是生氣。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掉眼淚，他也不說話。一回到家我就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嚎啕大哭起來，想把所有的委屈都發泄出來。他坐在我後面，先是不說話，然後拿毛巾給我擦淚，卻讓我擋了回去。我邊哭邊說：「我想家，我想我的爸爸和媽媽，我要回家，我不想在這裡了，再也不想在這裡了！」過了一會兒，他才說：「好的，我明天就給你買機票好嗎？」說完就抱著我，又說道：「可是，我要是想你了怎麼啊？」然後他也哭了起來。剎那間，我的所有的委屈都消失了，我覺得他好可憐，我感覺到，楊波是很愛我的，他不想讓我離開他。哭過之後，他向我道歉，不該那樣對我大聲說話；我也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明明告訴我現金不夠我還是那麼倔強。之後，他說肚子不舒服，於是把剛吃過的東西全都吐了出來。我看了又是心疼又是恨自己。《聖經》上說：妻子應該是丈夫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而我好殘忍，像一個惡魔，折磨他，使他的身心受到傷害。通過以上兩件事情，上帝讓我明白了許多，讓我認識到我的罪，並且用《聖經》上的話語來教導我。我很感謝上帝！

我記得第一次參加教會的活動是在明哥、周姐家樓下，大家聚在一起包水餃，當時去了很多人，很熱鬧，也很溫馨，讓我一下又「活」過來了。楊波向我介紹這個男生是在夏威夷大學讀某某專業的博士，那個是教授…；他們都是基督徒，在場的也有很多都是基督徒。當我聽到這些時，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他：真的？假的？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是老太太阿！而且都是博學者。那之後，我對教會和基督徒有了新的認識。我也開始認真讀《聖經》，發現我以前的很多經歷和《聖經》裡的話是相吻合的，這樣使我與上帝的關係又拉近了一些。也越來越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也頓時醒悟到，上帝一直在帶領着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慢慢地，我經常來教會，我認識了很多朋友，還有兄弟姐妹，他們對我的很多幫助，使我不再那麼孤單，鬱悶和失望。所以在這裡我要謝謝他們。同時，我和先生的關係越來越好，感情逐步加深。楊波對我的寬恕、容忍和關愛，讓我覺得我真是個幸福的人。感謝上帝讓我們走在一起。

去年聖誕節前我決志信主了，記得那是個主日崇拜，當牧師帶領大家唱「來跟隨耶穌」的時候，我的心被觸動了，當劍峰姐妹帶我走到前面時，我是那麼的自然，儘管我當時並不知道那就是決志，可我的確是很感動，也由此這首歌給我的影響很深。後來我參加了華福團契，和大家一起查經，討論問題。我開始認識到上帝的大智慧和全能。當我早晨起來看到藍藍的海，白白的雲，五顏六色的花草樹木時，我會感嘆：「感謝上帝，創造了這一切！」在生活中，我變得樂觀、喜樂；在得到別人的愛的時候，也懂得了怎樣好好地愛別人。我願意去做上帝喜悅的事。因為我有上帝與我同在，所以在困難面前，我也可以冷靜，因為我相信「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再後來，我加入詩班，我看到師母不畏疲倦地教我們唱詩，而且那麼認真，弟兄姐妹是那麼的和睦、友愛。我被他們深深地感動，也越來越體會到上帝是那麼的愛我們。當我用詩歌來讚美上帝時，我覺得很滿足，也很自豪——原因也是因為上帝的愛。

今年8月下旬，楊波決志信主，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禱告的其中一項。三個月前，我們一同參加了慕道班，下課後還經常一起討論課上的問題。在這段時間裡，我們能夠發覺自己的成長，我們對上帝，這位獨一無二的上帝，有了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我們有許多的感動，於是上週我們一同接受洗禮。能夠和先生一同受洗也是我一直向上帝禱告的。在那一天，

我們和上帝建立真正的關係：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牧師說：「我們現在已經是教會的主人，不再是客人。」沒錯，也許在我以後的成長路途中會遇到很多試探，甚至會有坎坷，但是，我比以前小的時候的感覺更強烈，我不會害怕，我會背起我的十字架永遠跟隨上帝！

(2007年12月31日)

我出生在 1970 年代初位於中國西北方的古都西安。我的父母都來自於山東的農村，父親是 16 歲就參加了解放戰爭的老共產黨員，建國後一直從事黨政工作；母親的父親是建國初期共產黨的高官，所以母親從小就跟隨她的父親去浙江讀書。在高中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優先保送到一所位於西北的全國重點軍事院校讀大學。在那裡，父親和母親相識並組成了家庭。我是他們的第五個孩子，也是這個家裡第六個女性。

作為一個大家庭裡最小的孩子，我從小就享有比姐姐們更多的優待和寵愛。我是家裡最「爭氣」的孩子。從小學開始就一路凱歌，順順利利地升入大學，並且是當時最熱門的計算機專業。接到大學錄取通知前，出乎意料，可以說是奇蹟般地跟中學時代自己暗戀多年的「白馬王子」開始談起了戀愛，我覺得自己的人生彷彿達到了最高點。那個時候的我，從來沒有想過人生會有不順利的時候。青澀的戀愛或多或少影響了我的學習，找工作的迷茫也曾短暫地帶給我一些煩惱，但最終我還是以不錯的成績從大學畢業，並且又一次幸運地進入當時很熱門的工作單位——中國銀行。生在共產黨的紅旗下，長在高校大院裡的我，從小接受的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主義、無神論的教育，除了清明節跟媽媽一起給去世的祖父母燒一些冥紙，以外也沒有任何敬鬼拜神的經歷。可是心底的最深處，我會隱隱地感覺到自己是一個受上帝，或者說，受命運眷顧的人。當然，對於自己的一帆風順，我還是更多地歸功於自我的聰明才智和努力奮鬥。我常說，我相信生死有命，但不認為富貴在天。只要我努力，我總會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

工作不久，我的志得意滿終於受到了第一次沉重的打擊——我失戀了。相識十餘載，相戀七年的感情由於分開兩地和其他種種的原因終於沉痛結束。周圍的天一下子變得灰暗起來。路上的人們行色匆匆，熱熱鬧鬧，卻好像都不管我的事。失戀本身並不是唯一的打擊，那段時間我做了很多自己以前想不到自己會做的事，並且在人生中第一次發現了自身一些無法克服的弱點，我對自己深深地失望。加上銀行工作的枯燥和單調，人事關係的複雜；與大學同學相比，無論是技能還是收入的差距都似乎越來越大。於此同時我忽然生了一場大病，住進了醫院。一向擁有，所以並不在意的健康身體，彷彿是最後的一道防綫竟然也失守了。我的人生一下子跌入了最低谷。我不是一個愛寫日記的人，那個時候我卻經常寫日記。記得有一次我寫道：我感覺自己就像一朵還沒有盛開的玫瑰，就已經在風吹雨打中漸漸地枯萎。

在那段時間裡，我學會了檢討自身，學會了珍惜。我也向冥冥中的上帝承認了我的錯誤，發誓以後不再辜負上天對我的眷顧。當身體漸漸恢復以後，我開始與所謂的命運抗爭。在掙扎了大約一年的時間後，我終於毅然決然地辭去了在當時待遇還不錯的工作，孤身一人離家去北京復習，準備考研究所。更加讓很多人替我捏了一把汗的是，我選擇了完全不同於自己本科所學的經濟專業，和選一個最高的目標——北京大學。而且還是我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的離開父母和我生長了 25 年的家鄉，來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前路迷茫，可是我意志堅定。我相信：只要努力，不論結果如何，人生就不會留下遺憾。一年之後我再一次春風得意地進入了無數人夢寐以求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研究生。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命運之神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展開笑臉。世人說曾經滄海難為水，我在

經歷過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後也自以為已經心如止水。誰知在北大，我竟然又一次奇蹟般地遇到了另一個「白馬王子」，並超級浪漫地展開了另一場戀愛。這一次，一切都那麼和諧、完美、正確(feel right)。我從研究生第二年開始復習考試準備聯繫美國的大學研究院的博士項目，幾乎所有的成績都出人意料的好，又更加出人意料地收到了美國最好的商學院，沃頓商學院(Wharton)的錄取通知書和全額獎學金。所錄取的專業不但完美地結合了我在本科和研究生的專業，而且也是就業前景很好的一個新興研究方向。接下來的四個月我順利地通過答辯、畢業，拿到赴美簽證，帶着四個大行李箱和滿心的期待飛越太平洋跟我所愛的人相聚並共結連理。人生彷彿又一次到了最高點。我開始展望未來，夢想自己在學術上取得成就，去一流的大學任教。事業家庭雙豐收，讓所有的人對我刮目相看。

第一年的博士課程雖然艱難，但我依靠自己的努力和長年累積的應試經驗倖存了。但是第二年年年初的博士生資格考試卻讓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知識性的筆試部分並沒有問題，困難的是所謂的夏季研究論文和口試。雖然最後我還是勉強通過了，但從此學術研究便像一座我無法逾越的大山一樣，阻擋在我的面前。我一方面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做學術研究的天份，另一方面又很難放下自己執教高校的梦想。在這樣的兩難中我開始了漫長的掙扎。我幻想的輝煌人生並沒有如期展開，相反卻跌入到一個彷彿越陷越深的漩渦當中。學業的巨大壓力經常讓我夜不成眠，也讓我不自覺地把這份壓力轉移到我的先生的身上。我們讀書的學校遠隔千里，只有每天一兩個小時的電話和兩三個月一次的見面聯絡感情。幸運的是我的先生非常的寬容和理解，我們的感情並沒有因此而變質。面對我因為壓力而產生的暴躁和消極，他一次又一次地承受了，還總是鼓勵我要發現自己的長處並堅持下去。而我卻更加消極地對待他，總說他無法理解我，說他之所以讓我繼續讀下去是因為如果我拿不到博士，他會面上無光。雖然每一次大吵過後我都會非常後悔，但是過了不久又有下一次，負面的情緒如同黑夜降臨般無法抵擋。我很恐慌，第一次戀愛失敗的陰影使我在婚姻中沒有安全感；我害怕先生會有一天終於受不了而離開我，可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一種絕望的情緒把我朝向海底更深的漩渦拉去，而我更看不到彼岸在哪裡。我幾乎失去了一直以來堅韌前進的動力。

到美國的第三年，在一個很好的朋友的勸說下我第一次去了教會。她是我在美國最好的朋友，在這之前我知道她每週五都要去「查經」(學習《聖經》)。第一次聽到「查經」這個詞我覺得好彆扭。在我看來，去教會、去查經的中國人都是那些生活孤獨單調，缺少家庭或朋友的人。而我自己呢，平時就已經很忙，忙着學業，忙着每天跟老公的熱綫電話。有時間哪怕多看看電視，還可以多了解美國文化，提高英語。並且我交友一向喜精不喜泛，每一個時期我只有一到兩個知心朋友足矣。我很喜歡這個朋友，我們在一起做很多事，也說很多話。她會經常向我談及一些她們週五查經時討論的關於家庭生活的話題。我倒是對此很感興趣。我認為自己也有一些經驗，所以經常相談甚歡。但是每次她提起要我一同去教會，我都會以「不喜熱鬧」而拒絕。而這一次是她邀請我去參加她的洗禮。她對這個信仰的認真的確對我觸動很大。我開始想要了解到底是甚麼原因使得她要做如此重要的決定。如果只是週五派遣無聊的時間應該大可不必如此。記得那時候她老公剛到美國，那也是在她身上發生的一個奇蹟。有一次我們在一起聊天，她老公說，其實所有宗教都是在解決一個永生的問題。死亡和永生，這是另一個我一直以來所關心的問題。在好奇心的驅動下，我第一次走進了教會。

從 2003 年感恩節我第一次去教會參加查經，到 2004 年聖誕節受洗。我並沒有經過很多的掙扎和探索。我只是一個從對《聖經》，對上帝，對耶穌基督一無所知的人，一點一點地開始了解，熟悉、認同，並感動。一開始我並不熱心，隔三岔五地去，有別的事情就不去了。2004 年初，遠志明在費城的佈道會講了很多罪和家庭生活的實例，曾經讓我感動並舉手，但我並不願意承認那就是「決志信主」；別人問起來，我還很躲閃。但是我還是聽了查經班一些弟兄姐妹的建議，晚上睡覺前開始閱讀《福音書》，並且跪在床上向主禱告。一開始的禱告的內容我都已經不怎麼記得了，有的時候其實禱告了一會兒就睡着了。只記得一段時間後我忽然發現一直困擾我的睡眠不好的問題很久都沒有出現過了。2004 年暑假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和先生一起回國，之後又在先生那裡過了兩個月；前後有四個月都沒有碰過《聖經》，更別提禱告。學期開始以後我回到費城。這一次查經班變成了在我的好朋友家舉行。於是週五的查經對我便成了一件常規而且是快樂的事情，就如同去好友家裡做客一樣自然。連續參加查經使我迅速地加深了對《聖經》的了解，弟兄姐妹的見證分享使得這個信仰對我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儘管我當初走進教會的時候，只是出於好奇的心態，並不是為了解決我當時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我卻驚喜地發現，我所有舊的、新的困惑，包括我對死亡的恐懼，對自身弱點的無力，對前途的迷惘，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答案。原來有這樣一個好東西在我的身邊，我從前竟一無所知。

可是這一切並無法讓我邁出最後那一步。記得有一次在查經中自由討論，基督徒們分享受洗後的改變，慕道的朋友們分享是甚麼障礙了自己相信。我當時說，我覺得這個信仰真的很好，可是我無法說服自己的理智去相信耶穌——一個我無法看見也無法證實的東西。那時候有一個姐妹告訴我說：「人的理智永遠無法說服自己相信上帝；妳必須打開自己的心，張開屬靈的眼和耳，邀請耶穌基督進來。」之後在一次主日崇拜回來，我內心突然有無法表達的感動，一種衝動讓我撥通了好友的電話；跟她說，我想在聖誕節受洗。好友的驚喜是在我意料之中，可事後來我才知道她和另一位查經班的姐妹在頭一天的晚上受到聖靈的感動，為我恆切地禱告了很久。

受洗前接受教會執事的面試時，我說我好像沒有經歷過甚麼神蹟就相信了。那位姐妹說了一句話令我難忘。她說：「妳不覺得妳的相信本身其實就是一個神蹟嗎？」我想是的。除了聖靈的感動，沒有理由解釋那一刻的衝動。我沒有追求過上帝，從來都沒有。我也從沒有想過要把自己的問題帶到誰的面前尋求答案。是上帝，一直在尋找我；祂了解我的需要，比我自己更加了解。在祂的時間表下，我走進了教會；在祂的感動下，我受洗成為祂的兒女。我唯一，也是全部做的一件事，就是打開自己的心，接受祂的呼召。

回顧信主前，我不長也不算短的人生，在很多人的眼裡，那是一部自我奮鬥的勵志篇。其實我知道自己就好像在大海中飄搖的一葉扁舟，遇到激流漩渦的時候，我奮力地划着；當我划出了漩渦，風平浪靜的時候，我滿心的感激，也滿心的惶恐，因為不知道下次的漩渦會在哪裡出現；當遇到了一個更大的漩渦的時候，我更加的奮力，卻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最終被吞噬。被吞噬的恐懼使我失去了前進的目標。無法到達彼岸並不是因為我的意志不夠堅定，而是因為我並不知道彼岸在哪裡。

當我受洗成為了一名基督徒後，我的生活並沒有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我在學業上的大山也並沒有一夜之間夷為平地，跟先生還會隔三岔五的吵架。然而，當每次想到宇宙的無邊和人的渺小的時候，想到生命和死亡的時候，我內心深處不再有莫名的懼怕；面對生活的高低起伏，我也不再惶恐和絕望。因為我已經知道了彼岸在哪裡，我也知道如何可以到達那裡。無論在平靜的時候還是在漩渦當中，我知道有一雙手在那裡，只要我願意，我就可以隨時地去拉住祂，在祂的牽引下走向彼岸。

(2007年12月30日)

小學和中學我讀的都是天主教學校，所以從小就接觸《聖經》，可惜印象很模糊；因為以前是為讀書而讀《聖經》，對《聖經》的了解不深。真真正正接觸基督教是在我來到夏威夷第二年之後，我在學校認識了一些信主的朋友，他們帶我來這教會。那時候我們這教會還是在 Punahou 的教堂聚會。我參加的第一次團契活動是在夏威夷大學室內運動場的籃球比賽。我當時是抱着去玩的心態。我從香港到夏威夷讀書的頭兩年認識的中國朋友不多，所以很想到教會認識更多朋友。那時候我總是行踪飄忽，再加上我很喜歡玩，所以我並不是常返教會。我在社交圈子中有很多所謂的朋友，但我發現教會的朋友和外面的朋友不一樣。教會弟兄姊妹可以坦然相對，懂得時常關心別人。我覺得很驚奇：基督徒跟外面的朋友為甚麼會這樣不同？外面的朋友很喜歡作比較、爭勝，只會跟對自己有利益的人交朋友。以前的我也是這一類的人。

在斷斷續續返教會的過程中，我也吸收了一些《聖經》的教導，改變了我的一些想法。後來我又參加了李牧師教導的「慕道班」，漸漸了解到《聖經》真是有道理，所以對基督教漸有好感。

2005 年暑假我返回香港休假，朋友帶我去她的教會；他們的詩歌分享令我十分感動，他們用詩歌去讚美上帝，我發現他們內心充滿着愛，彼此去感謝上帝對他們的幫助，我也渴望得到這充滿着愛和感謝的生活，所以我在當日就表示要決志信主。可是那時候我並沒有體會上帝對我有甚麼特別的幫助，所以我一直沒有決定接受洗禮。

2005 年底，爸爸因生意上發生了一些問題而決定提早退休。退休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決定，再加上我快畢業了他應該再沒有甚麼牽掛，可惜事情的發展並不是那樣平順。我爸爸在退休之後感到很寂寞，整個人變得很頹廢，在一個很愚蠢的情況下他甚至有了自殺的想法。知道他這情況後我感到驚惶失措。我原本所倚賴的家庭，竟然是如此脆弱。在害怕和無助中，我只有投靠主。自此我常常祈禱，特別是為我爸爸的事情而祈禱。感謝上帝，祂果然是垂聽我的禱告，祂知道我所需要是甚麼。祈禱後我有如放下心頭大石，我的心覺得好釋放，因為我相信上帝可以幫助我。之後果然爸爸跟我有更多溝通，讓我可以了解他多一點，他也漸漸得到開解。於是我決意要更多祈禱，更多倚靠上帝，並且感謝祂對我的幫助。

當時我雖然常常禱告，卻沒有去反省自己所犯的過錯，我心中仍有很多雜念，常常被外面的東西吸引着。記得今年 (2006) 8 月在夏令營中，我跟一位姊妹一同守晨更——一同讀《聖經》；她問我：「妳對基督教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嗎？」我就問她：「信上帝為甚麼一定要洗禮呢？」可見我那時候在心中對這信仰還是有掙扎。現在回想覺得自己真是很傻，為甚麼我要反覆地問自己：「還有甚麼疑問？」為甚麼我要不斷警剔自己：「不要隨便相信？」

今年 10 月「讚美之泉」來夏威夷舉行佈道會，我再一次被他們讚美上帝的歌詞和歌聲所感動，於是我再次立定決心要依靠上帝。我需要上帝潔淨我的罪過，我需要上帝堅定我的信心，我需要上帝幫助我去改善我不好的習慣，幫助我做一個更加上進的人；所

以我對牧師表示決定要在今年聖誕節接受洗禮。上禮拜天(12/24/006)我終於領受了洗禮。洗禮以後，我感覺好像是脫胎換骨，因為我有了新的生命，從此開始新的生活。

信主之後最大的改變是對追求物質的態度，和與家人關係，以及對學業和事業上的改變。在物質方面，從前我好像大部份的香港人一樣，熱衷追求潮流和時尚的東西，不論是否合適，也不太計較價錢，總是抱着人有所有的心態。手提電話是最新的，衣着是要跟上潮流，我知道爸爸、媽媽一定會給我用最好的……。現在的我還是沒有完全脫離這種喜愛物質享受的心態，但我漸漸學會去考慮我是否真的需要那些東西，我盡量避免過份奢侈的行為，因為我知道金錢是上帝交給我管理的，我必須善用，用在合祂心意的地方，不能浪費，因為我要對上帝負責。

以前我跟爸爸、媽媽溝通不多，總是覺得他們很愛管束我，很煩，使我毫無自由。以前的我是很反叛，常常夜出不歸；記得媽媽常常說我的行為十分幼稚，不成熟。但我卻老想趕快長大獨立，離開他們管束的範圍。信主之後，我開始懂得要孝敬父母。因為我們長期分開兩地，我開始珍惜每一次跟他們相處的機會；我時常祈禱，求主保守他們的健康；我感謝上帝賜給我一個美好的家庭。我學會關心他們，因為我發現親情真是可貴。

在學業上，我以前讀書只為求分數，再加上懶惰不肯用功，所以時常想去作弊。我處事粗心大意，很容易「撞板」(碰壁)；而且我常有不好的想法要去做不該做的事。信主之後我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無知。我雖然常有過犯，但感謝主，祂一直沒有把我忘記。今天是12月31日,2006年的最後一天，我希望踏入2007年之後，在新一年的生活中我可以不斷改進。我要在教會中更多參與事奉以表示感謝上帝。

(2006年12月31日)

我是在 1993 年，69 歲受洗，為甚麼這麼晚才信主？其中有一段背景。

清朝末年曾有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我的故鄉在華北北部，地勢險要，是兵家必爭之地。八國聯軍入侵時，家鄉曾慘遭蹂躪，許多人慘遭毒打。所以我故鄉一帶的人們，對「洋人」恨之入骨。強烈的反對人們信「洋教」，認為那些進洋教堂的人們，只是為了去領些救濟品，是很可恥的行為。父母當然絕對不許子女們讀教會學校，認為那些學校是訓練「洋鬼子」的地方。所以我從小學、中學、到大學，都是讀公立學校，從來沒有進過教會學校，也從來沒有與基督教接觸的機會。

直到 1953-54 年第一次到美國讀研究院時才開始與基督徒和教會有機會接觸。

那時，我隻身來美國，住在一對老夫婦的家裡，兩位是愛爾蘭後裔，都是天主教徒。他們對我這年青人的關愛，使我感到十分溫暖。

五十多年前，到美國來的中國留學生不多。中國大陸還在「抗美援朝」的時代，很少人把子女送來美國上學。台灣在那時候還很窮苦，有能力供子女留學美國的不多，我是因為考取美援獎學金才能到美國進修。那年在我讀的研究院裡，我是唯一的中國留學生，所以我變成了「稀有動物」。有的美國家庭特別喜歡找中國留學生到他們家裡去吃飯聊天。所以許多週末，我都會被請到美國人家裡，而這些美國人幾乎都是基督徒。使我深深的感受到在這些基督徒家庭中充滿了人間的愛。

有的同學也帶我到不同的教堂去參加主日崇拜，有天主教的，基督教的，甚至還有一次到「貴格」(Quaker)教會。(編註:這是很着重敬虔操練的教派。)

總歸讓我感到教堂裡氣氛很好。

**由於這些和美國基督徒接觸的切身體驗，使我以前那種排斥「洋教」的情緒完全消失。**

1963 年我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工作，第一個派駐國是南韓，一駐就是七年。彼時韓戰剛剛打完，韓國人的生活相當清苦，一般家庭都沒有抽水馬桶廁所。我帶着太太和五個孩子，當然希望住的房子有抽水馬桶廁所。我只有去找美國宣教士的住房。當時在韓國有許多美國宣教士，他們不是牧師，有的是作農場、有的是教師、也有醫師，都是以專業作基礎來宣教。他們每五年會回美國度假一年，這一年在韓國的住房就空出來，我就是趕這空檔住一年美國人的房子。所以我每年至少搬一次家。我和太太結婚 56 年搬了 35 次家。

這些傳教士的房子，常是三、五棟一起形成一個小部落。我住在其中的一棟，就和其他幾位宣教士的家庭走動得很近，有的變成摯交，直到現在還保持着聯繫。各家的孩子們也常玩在一起。同時，因為孩子們都讀當地的美國學校，在參加家長會的時候，也常與美國孩子的家長們熟識。經過這些機會來觀察美國基督徒的家庭，我發覺他們有共同的優點：謙

和、樂於助人、生活規律，不吸煙、不酗酒。韓國人大都吸煙，冬天很冷，門窗緊閉，所以到韓國的辦公廳去都是煙霧濛濛，難以呼吸。可是那些美國基督徒家庭，絕不吸煙。另外就是他們的子女們都比較有教養。

**這些觀察，使我對美國的基督徒，抱持許多敬羨之意。**

在韓國工作七年以後，大多被派駐在南太平洋的國家，基督教在這些國家裡大多已根深蒂固。我觀察到基督教似乎給這些人民帶來了喜樂、和平、和西方的文明。

1984年我從「世界衛生組織」退休，被拉到台灣政府工作。太太在台灣領受洗禮，我有時候也「陪太太」去教堂參加主日崇拜。那時雖然對主日崇拜的意義並不瞭解，有時對牧師的講道還很「欣賞」。特別喜歡聽偶爾請來的名人講道。記得聽過李國鼎先生(彼時是行政院政務委員，領導科技發展)和阮大年先生(彼時是教育部次長)講道。聽聽那些「大人物」以基督教的觀點來分析社會上的某些問題，條條是道，很有說服力。這些都使我感受到基督教是有些道理的。

**不過到那時為止，我對基督教也只是以旁觀者的心態欣賞而已，從來沒有考慮到自己信主的問題。直到1987年，我又從台灣政府退休，來到夏威夷，並接觸到我們今天來的這個教會，才認真的考慮到信主的問題。**

到夏威夷來，還沒有買房子之前，先買了一塊墳地，那表示我們有定居夏威夷的決心。太太每星期天必來本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我也偶然陪太太來一起崇拜。我說「偶然」是因為我雖然名義上已經退休，可是「世界衛生組織」並沒有放過我，時常聘我作短期顧問而派往不同的國家工作，所以一年在夏威夷住沒幾天。當時李牧師對我真是諄諄善誘，試着使我得救。到過我家來訪問，我也有幸閱讀「每月家書」，可是我一直沒有決志信主。

李牧師大概看我這老頑童實在不可救藥，就借給我幾本書看。其中有一本是林語堂所著的《信仰之旅》中文譯本。這本書給我很大的沖激和啟示。也開啟了我尋求救主的心。

在這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加州買了房子，又在兒子和兒媳的敦促下，於1993年初搬到加州。在灣區基督教會於1993年底領受洗禮，這期間也有一段很奇妙的經歷，今天沒有時間細講。

**以上是我歸向基督的漫長過程，可以叫做遲來的信仰。那麼我信主之後是否有何變化？**

首先，太太說我信主之後好像不再常和她強辯。這是太太的誇獎，可不簡單，因為太太很少誇獎先生的。所以我真的是變好了吧！

我開始熱烈的追求對《聖經》的瞭解，積極的參加主日學及查經班。對不甚明瞭的地方，勤於發問，並勤於尋求參考書籍的解釋。此外對教會的許多事工，熱心的參與，而不是像從前那樣只作個旁觀者。

我本來是個脾氣比較暴躁的人。信主之後好像改變了不少。比如說，在加州開車不僅速度快，而且大多互不相讓。我最恨有人硬超我的車，然後切入在我前面。我總是詛咒說，這傢伙一定會被撞死；而且試着加速再超過他。信主之後，遇到這種情形，我常是為他禱告，祈求上主保守他不要出車禍；當然我也不想再超車到他前面。我相信我這心態的改變，可能救過我幾條命。

信主之後，最讓我感到受益良多的，是對死亡的看法。記得我初來美國進修時，我還不到三十歲，當然很少想到死亡的問題。有一次到一對年長的夫婦家裡作客，席間被問到我信仰甚麼宗教。我很快地回答說，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老先生很平靜的說：「大概你對死亡還不太瞭解吧！」

當時我對他的說法頗不以為然。在我學醫及行醫的過程中，從學《解剖學》開始，就和死人為伍，不厭其詳的找出屍體每部位的結構，以後也學習到如何作死亡的診斷，在病房裡也遭遇過病人的死亡。現在你說我對死亡不太瞭解，這簡直是對我專業的污辱。不過當時礙於「外交禮儀」我只回答說：「也許是吧！」

可是當時絕沒有想到，那位老先生所說的死亡，並不是指肉體的死亡，而是指靈魂的死亡。到我信主之後，我才覺悟到，我當時對那位老先生的反感，是何等的愚昧無知！

人到老年，知道來日無多，自然就考慮到死亡的問題。一般人對死亡多心存恐懼，尤其是中國人都不願談這問題。事實上，《聖經》明示我們，人是有兩次死亡的：第一次是肉體的死亡，這是每個人都不可避免的，但是有關這第一次死亡的許多事，我們可以事先安排好。比如說，在生前先買好一塊墳地，作好遺囑，連如何辦喪事甚至喪葬費都可以自己先安排好，不會給兒女許多麻煩就好了。至於何時死亡、如何死亡，都是上主的安排，自己不要擔憂，擔憂也沒有用。這些事只能完全交託給主，自己反而落得個輕鬆。

至於那第二次的死亡，也就是靈魂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首先要歸向基督，在上帝面前認罪。並聽從主的領導，認真的悔改，我們的靈魂就會得救，不會被拋入「火湖」，反得永生。那我們對第二次死亡，又有何畏懼。

相信我們中間還有若干朋友是徘徊在上主的門前，沒有勇氣跨過這一道信主的門檻。我願意再用兩分鐘時間，分享我切身的經驗，是甚麼思維方式，阻止了我沒能早些信主。相信今天在座的許多朋友們，也有同樣的問題。

第一，我們這些知識份子，一直是慣於用邏輯方法及科學的工具（如統計學），來證明一些事物的真偽。在沒有證實某些事物真實之前，我們不會輕易的相信它。可是在探討宗教、愛、和人與人的關係上，這種方法是不合用的。林語堂在《信仰之旅》書中，用很長的篇幅來討論這個問題。他說：「因為宗教是讚賞、驚異及心靈崇敬的一種基本態度……這種直覺的讚賞及瞭解，是一種比數字的推理精妙得多，高尚得多的天賦才能，屬於一種高級的瞭解。」他又說，「科學的方法沒有錯，但完全不適用於宗教的範圍。」所以我要奉勸

各位，不要因為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而不敢進入基督教的領域。而是要以謙卑的態度來體會真理的微妙。林語堂又說：「用肉眼看不見，就該用心眼去看。」這話值得我們深思。

第二，我也曾想，我對《聖經》還沒有完全瞭解，我如何能信主？我必須承認，《聖經》是一本很難讀懂的書，至少對我是如此。我記得在許多年前，太太和我到西雅圖去看我們的女兒，那時她已是一位宣教士，在我們和她相處的幾天裡，她曾勸我信主。我就說：「我對《聖經》還沒有完全瞭解，我怎麼能信主？」她說：「你如果要把《聖經》全部都搞懂才信主，那你一輩子恐怕也沒辦法信主。」她說：「你只要信，先接受基督是你的救主，就有追求瞭解《聖經》的熱誠，然後你可以試着看許多參考書，或是參加教會的主日學或查經班，漸漸的尋求解答，當然你也不要奢望能對《聖經》完全瞭解。」

現在我提醒各位願意對《聖經》進一步瞭解的朋友們，我們主日崇拜之後，就有成人主日學。在主日學中擔任講員的明立中和陳學東兩位弟兄，是很難得的講員。兩位對《聖經》有很深的修維。用一句通俗的話講，兩位的「道行」實在很深。他們用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解釋難懂的章節，並以串聯的方式，將《新、舊約》之間，融會貫通，把其中的要旨活學活用。相信我們參加這成人主日學之後，會感到受益無窮。

(2006年12月31日)

作者簡介：1925年出生於河北省。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醫學院及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衛生研究院，歷任世界衛生組織公共衛生顧問，台灣衛生署處長等職。

# 信仰與生活

2010年6月7日北京高中聯考，作文考題是《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

看到這題目，很多人會聯想到溫家寶總理寫的一首詩《仰望星空》。溫總理也曾多次提醒學生們：要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

仰望星空為甚麼要腳踏實地？盪着鞦韆看星空不可以嗎？騎着樹樑、倚着樹幹看星空不是更有詩意嗎？划着小船看星空不是更浪漫嗎？躺在房頂上看星空可能看得更清楚。仰望星空為甚麼要腳踏實地？

很明顯「腳踏實地」不是講地點，乃是講心態——一種務實穩重的心態。

同理，「仰望星空」不是講觀察星球表面的現象，也不單是講星羅棋佈、滿天星斗的天象；乃是指星空背後含藏的啟示。

### 溫家寶的詩

2007年5月14日溫總理在上海同濟大學演講，朗誦《仰望星空》這首詩：

*我仰望星空，是那樣廖廓而深邃；  
那無窮的真理，讓我苦苦地求索，追隨。*

*我仰望星空，是那樣莊嚴和聖潔；  
那凜然的正義，讓我充滿熱愛、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是那樣自由而寧靜；  
那博大的胸懷，讓我的心靈棲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是那樣壯麗而光輝；  
那永恆的熾熱，讓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響起春雷！*

溫總理對同學們說：

「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

一個民族只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我們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我希望同學們經常地仰望天空，學會做人，學會思考……。」

仰望星空為甚麼與國家、民族的前途有關？為甚麼與學會做人有關？

我相信有不少人常常瞻天望地，對待人處事卻毫無啟發，對前途路向也毫無影響。

因着仰望星空而能影響人生，關鍵在於思考——

仰望星空，引發思考，有所領悟，因而調整生活的態度和人生方向。

這樣，才會影響個人的前途，才會影響國家、民族的將來。

溫總理看星空，他到底看到了甚麼？

在第一段：

他看到「真理」。

他說：「那無窮的真理，讓我苦苦尋索、追隨。」

他所指的到底是甚麼真理？

溫總理在大學是唸地質的，難怪他對星球有興趣。

他講的真理是星球的地質結構嗎？是指太空物理的定律嗎？是指天文、數學的奧妙嗎？他好像看到更多。

在第二段：

他看到「聖潔」。

「聖潔」是指內涵品質，不是指外觀現象。「聖潔」通常不是用來描述物質，乃是描述品德；通常不是用來描述動物、植物，乃是是用來描述人物。

星空為甚麼可以流露聖潔？星球、泥土、石塊與聖潔有甚麼關係？

他似乎看到在星空背後有一位聖潔者。

他看到「正義」

「正義」是表彰良善、反對邪惡、要求公正。通常不是指動物、植物，乃是指人物。

星空怎麼會顯出「凜然的正義」？怎麼會有公正的要求？

他似乎看到在星空背後有一位正義者。

他感到「敬畏」

「敬」是尊重，表示承認對方有更高的身份。

「畏」是懼怕，表示知道對方有更大的權能。

溫家寶是誰？是如日方中的堂堂中國總理，與列強元首平起平坐！

當今天下有哪一位領袖、高人讓溫總理心存敬畏？這「星空」到底指向誰？

第三段

他看到「博大的胸懷」

他是講天空的廣濶嗎？

星空怎麼可能吸引人的心靈去棲息、依偎？

古教父奧古斯丁說：「除非我們回到上帝那裡，我們的心不能安息。」

溫總理可能也讀過這句話。

第四段

看見星空，讓他心中響起春雷。

「春雷」表示嚴冬已過，是春回大地的信號；因此，春雷代表希望。

星空怎麼會給人帶來希望？

假如不是永恆的希望，就不是真正有希望；

假如不是勝過死亡的希望，就是沒有希望。

誰能帶給人永恆的希望？誰能給人帶來真正的希望？

他到底看到了甚麼？

在第一段提到「無窮的真理」，第四段提到「永恆的熾熱(光輝)」。

這「無窮」和「永恆」是指向甚麼？物質可能永恆嗎？

這樣的領悟，明顯是超越了唯物主義的觀點，指向那自有永有的永恆者。

我不知道溫總理是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上帝藉着星空已經向他發出呼召。

我認為，溫總理是有意為同胞指出一個正確、高尚的人生方向——指引人去追隨和仰賴那一位在星空之上的上帝！

我這樣了解，因為我相信博學多聞的溫總理一定讀過哲學家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的那句名言。

### 康德的墓碑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康德，在兩百年前留下了一句名言，他說：「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那兩種東西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Two things fill the heart with renewed and increasing awe and reverence, the more often and more steadily that they are meditated on: the starry skie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inside me.”

《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這句話被刻在康德的墓碑上，是他的墓誌銘；可見這是康德最具代表性的言論。

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康德也是一個喜歡仰望星空的人。

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讓他驚奇和敬畏。

這清楚表示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也表示他對上帝的崇敬。

星空彰顯了造物主的智慧和偉大。在世人心普遍存在的道德律，表明這位造物主有道德要求。因此，祂必定是美善的，是正義的。也因此，令我們這些常有軟弱和罪過的凡人感到敬畏。

上帝在康德的心目中是偉大而遙遠的。

《聖經》中有一個人也是很喜歡仰望星空，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衛王。

### 大衛王的詩

以色列著名的君王大衛，大概在三千年前 (1,000 BC) 寫了一首詩：

「我觀看祢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祢竟眷顧他？

祢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祢派他管理祢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詩篇 8:3-9)

大衛看星空，看到上帝的偉大，同時看到人的渺小；這也是溫家寶和康德所看到的。

然而，大衛還有更深的領悟：透過星空，他不單看見上帝的權能——祂掌管萬有；大衛同時也看見上帝對人的恩典和慈愛。

在大衛的心中，上帝是與人親近的，是充滿恩情的——祂常常顧念世人，祂希望我們活得榮耀、尊貴。

聖誕節是仰望星空的好時節；讓人想起，當年那指引東方智者尋到嬰孩耶穌的那顆明星。

今夜抬頭，仰望星空，但願更多同胞有大衛王那樣的領會：

我們活在星光之下，就是活在上帝的恩典和慈愛中。我們應該感謝祂、敬愛祂、順從祂。這樣，我們中華民族才可能有遠大、光明的前途——正如溫總理所期望的！

寫於 2010 年聖誕前夕

「知青」關於“悔”與“無悔”的爭論大概可以追溯到“傷痕文學”時期，到現在已經過去了約三十年。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有：雲南「知青」“青春無悔”的大型圖片展覽和張抗抗的《無法撫慰的年代》那篇短文。隨着我們這一代人下崗和退休，加上網絡的流行，越來越多的「知青」回憶和感想發表出來。或許是出於不願傷和氣，或許是思緒和情結太複雜，大多數人盡量迴避“悔”與“無悔”這個敏感話題，可是每位作者實際上都在有意無意地做自己的選擇，只不過這種選擇已經超出“悔”與“無悔”的原本含義，而是有一種情感，你必在每一行文字中流露出來，想解脫也無用，因為，它已融在我們的血肉之中。

其實，無論是“悔”還是“無悔”，都有千差萬別的角度和程度，每個「知青」的經歷和感受並不完全相同，非此即彼的選擇未免過於簡單。何況，“悔”與“無悔”本是主動者才要面對的問題，而不該是被動者的選擇。被動者是沒有選擇餘地的。叫你下鄉，你能不去嗎？能回答“悔”還是“無悔”嗎？於是，我們完全沒有必要被這個問題糾纏。“我們都是無奈的受害者”，這種觀點很容易被認同，它似乎可以擺脫“悔”與“無悔”的煩擾。

但我內心始終塞着一個問題：我真的就只是一個被動者嗎？我們這一代人都經歷了文革和緊密相連的大規模上山下鄉，在那一場與人類文明背道而馳的大運動中，我們的角色是什麼？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受騙上當，而在於我們曾經以何種心態和熱情參與了那段歷史，我們做出的事情在客觀上對歷史起了怎樣的作用。那一切已經成為我們再也無法更改的事實。難道把所有的責任推給瘋狂的發動者或愚昧的群眾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嗎？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扮演的是主動者還是被動者？或者說二者都是呢？

前蘇聯導演米哈伊爾·羅姆的《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 1918》等電影為我們熟知。但後來我才知道他有另一部著名作品叫《普通法西斯》，獲國際電影節記錄片金獎。該片報導了二戰中德國普通士兵的大量真實細節，他們一個個都是與常人無異的青年，熱愛自己的家庭和親人，卻在所到之處犯下觸目驚心的罪行。另一部同類的記錄片叫《夜與霧》，作者是法國的阿崙·雷乃。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戰後審判法西斯分子的場面；一連串疊放的鏡頭都是被審者在法庭上毫無愧色地甚至憤怒地反駁：「我沒有責任！」、「我沒有責任！」、「我沒有責任！……」；那架勢好像他們都是被蒙蔽的受害者，他們對那段歷史都不應當負責。影片接下來在一堆堆死屍和骷髏的鏡頭中沉重地反問：「那麼誰該負責？」最後的字幕，留下這樣一句話：「人們認為那只是歷史上一個短暫時間發生的偶然事件。」

逝去的青春常在心底隱隱作痛，但我們很難說出個“悔”字。因為“悔”就使人聯想到“罪”，我們“無悔”是因為“無罪”。是的，“無罪”二字對我們是如此熟悉。那個年代，最流行的口號就是“革命無罪”。只要打出那個旗號，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無所顧忌。現在雖然沒人再提那個口號，但“情有可原”的精神卻在我們的文化中根深蒂固。我們常被安慰：只要出發點是好的，甚至只要在當時是被認同或被理解的，一切錯誤便能歸於“無罪”。因此，我們也就可以坦然原諒自己做過的一切錯事壞事，繼續活在“無罪”的底線之上。是啊！“悔”就暗示着“罪”，我們飽受創傷的心靈實在無法再容納這個不潔的字眼所包含的極大委屈！

於是，我們試圖用另一個字“恨”來代替“悔”。但是，“恨”是對別人，“悔”是對自己，這兩個字是無法相互替代的。我們所受的教育叫我們習慣說“恨”字，隱含了是非分明，並且自己永遠屬於正義一方。我們很難說出一個“悔”字。或許好男兒就應該敢作敢當，即使知道自己有錯，改正就好了，說“悔”則是一種恥辱。加上那些錯都有充分的客觀原因，我們的態度充其量就只能是“恨”，恨那個時代和恨造成那個時代的領袖及其追隨者們。這樣，我們就永遠是“覺醒者”而不是“懺悔者”。歸根到底，生命的中心是自我；“悔”就意味着自我否定，就等於自己貶低自己生命的價值。我們難以接受“懺悔意識”，是因為心裡沒有一個比自己聖潔完美的對象值得我們去向他低頭。我們心裡沒有上帝。

我從小追求完美，各方面都力爭做得最好，但實際上並不明白好的標準是什麼，盡在仰仗別人的評價，跟隨社會的風向。因此，我的人生就註定像隨風飄散的糠粃，沒有根基。少年時期，我為了追求“進步”，極力與父母劃清界限；在文革中我公開貼大字報，宣稱與父親斷絕關係，這些行為對我的父母真是雪上加霜！下鄉後，我寫過許多順口短詩，充滿對人造偶像的崇拜，在同學中廣為流傳。我還以保護「知青」同伴為由，對當時處於絕對弱勢的“反革命分子”大打出手，以至引發他家庭遭受一連串嚴重打擊……。

當我們漸漸從那場噩夢中醒來的時候，我多麼希望一切可以從頭開始。恢復高考後，我拼命複習，考上了大學，似乎改變了命運。同學們都認為我是值得驕傲的，父親更為我欣慰和自豪。可是那些年，我內心卻非常痛苦。因為，歷史無情地否定了我們的青春，使我們的許多故事黯然失色，不堪回首！我看到一個無法用純真和幼稚來解脫的罪孽深重的自我，感到無地自容。並且那一切都已經不可挽回，因此我這一生就註定是個壞人。我在那種痛苦的折磨中掙扎了二十多年，無人可以傾述。終於在 55 歲時我認識了上帝。當我讀到《聖經》中以色列人崇拜自製的偶像而引起上帝的震怒時，當我讀到父親張開雙臂迎接浪子回家的故事時，當我讀到門徒彼得在耶穌受難中三次不認主時，當我知道耶穌正是為贖我的罪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時……，我止不住一次次心靈震撼，熱淚縱橫。

信主以後，我的生命就與耶穌的死與復活聯繫在一起，我知道自己的罪已得赦免，我還可以靠着耶穌基督過全新的生活。從此我從絕望的負罪感中解放出來，心裡有了意外的平安和美好的盼望，這真是上帝奇異的恩典！後來，我終於領會到那迷失的五十多年對我的生命是何等重要。因為像我這樣自以為是的人要認識上帝實在太難。上帝讓我經歷那一段道路，等待我看到自己的有限和有罪，看到祂的大能和完美，最終才能接受祂的救贖。現在看來，過去的每一步都沒有白走，都有上帝慈愛的帶領在其中。如今我可以憑着那些深切的心靈體驗去領受《聖經》中的話語，那些經歷對我的生命就變得無比重要和寶貴。我相信許多人都沒有我這麼壞，但我卻相信每個人的人生經歷都一定有上帝特別的美意，那是上帝賜給我們各人不同的禮物。願大家都能了解到自己那份禮物的寶貴之處。

如果我們繼續陶醉在當年亢奮的情緒中，或者繼續沉浸在怨恨的心態中，或者僅僅滿足於那些記錄的原始真實，我們寫出的那些沉甸甸的回憶就始終難以與後人分享，不久就會成為一堆廢紙或垃圾文件。因為，孩子們不知道我們究竟想向他們說什麼。我們這一代人很快就要從地球上消失，世界上從此再也沒有我們的知音，就連我們的子女也很難理解那些

故事的滋味和份量。於是，無論在知識上還是精神上，我們都不能給這個世界留下任何不能被刪去的東西。當後人在浩瀚的資料中查閱到「知青」這個費解的單詞時，最多就認為：「那只是歷史上一個短暫時間發生的偶然事件。」

三千多年前，上帝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次次救他們脫離危險，一次次賜給他們生存所需的食物，而以色列人卻總是不信上帝，寧可去崇拜人手打造的偶像。上帝只好任以色列人在曠野中漂泊了四十年，等上一代人都死完了以後，才帶領他們進入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那段故事清楚地記載在古老的《聖經》上，成為人類世世代代生命進程中的一面鏡子。無論科學技術和社會形態如何發展，那面鏡子對人類靈魂的指引意義是永恆的。那是全人類共有的一段永遠不可被刪去的寶貴教訓。

我們如果能夠認識到自己所經歷的苦難實質上並不是物質的匱乏和文化的閉塞，而是因為我們心裡沒有那位深愛我們的上帝，承認我們離開上帝就是一種根本的叛逆，承認我們對人造偶像的崇拜本身就是罪惡，並為之懺悔，我們就能漸漸體會到那段歷史中飽含着上帝對我們民族的一片苦心，我們那段經歷就從此具有永恆的價值，成為指引後代前進的一面鏡子。若干年後，當子孫們讀到我們生命的見證時，就會從內心發出讚歎：「真是有知識的一代人！」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成為真正的「知青」。也只有在這時，我們才能宣稱我們沒有白白走過那段曠野之路，並能真正對那段歷史說出“無悔”。

和以色列人在曠野中經歷的時日相當，大規模「知青」下鄉至今也有四十年！我們這一代正在走向衰老，一些同伴已經離開了我們，我多麼希望更多的老友可以攜手走出曠野，看到生命中那片豐美的應許之地啊！

作者簡介：時明是國內知名大學物理研究所所長。到夏威夷大學當訪問學者，兩夫妻到我們教會參加聚會，決志信主。2003年2月25日領受洗禮

你們當中大部份的人大概都知道，我是黃恩賜牧師(Pastor Sam)的么弟，在英語堂(Lighthouse) 帶領唱詩，瘋狂地彈吉他……。我再告訴你一點關於我和我家庭的資料：我是建築師，在城裡上班，住在島西的 Kapolei。我太太是呂婉君(Maria)，女兒是詩允(Mia)。我很容易生氣；我生氣的時候，要相當長時間才可以把「火」熄滅。當事情的發展不符合我的計劃，我會感到很受挫，就會用血氣的方法去應付。在今年(2010年)發生了不少事，上帝藉着那些事改變了我，並幫助了我去面對事情。

事情緣起於 2009 年的 11 月。在感恩節之後的那一個禮拜五，我與家人一同去商場買東西。我在停車場倒車準備停進一個空位，忽然有一個行人在我的車後走過。他說，我碰到了他。我們稍為交談，就各自上路。幾個禮拜之後，有警察到我家，給我罰單，說我是「逃離現場」。起初我不認為這是甚麼大事，因為我在馬利蘭州的時候，也拿過不少超速的罰單；我到法院去申訴，常會得到豁免。但我想在夏威夷，法律有點不同。一月份我到法院去申訴我的個案；法官告訴我，要回來接受審判。我研究了一下「逃離現場」是甚麼樣的控罪，才發現那是很嚴重的事——那是刑事案的行為不檢。最高刑罰是要被囚一年。嘩！我惹上了甚麼麻煩？我努力去回想那天發生的事。每天早上我都重溫和演練該怎樣向法官述說這故事。這對我的影響遠超過我能想像的。我感到非常沉重，我憂慮到甚至不能睡眠。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晚上還會作惡夢。無論白天黑夜，這意念都在我的腦子裡盤旋。

有一個禮拜天，我在英語堂參加崇拜，志衡姊妹在帶領大家禱告。她叫我們張開雙手，把我們的憂慮和重擔交給上帝。然後，求上帝回應，看祂可以給我們甚麼？起先我很猶豫這樣做，因為有點像與上帝討價還價。但我想，我也曾跟上帝討價還價很多次，多這一次又何妨？所以，我不再多想，就把這一次的事件放在我的手掌上交給上帝。然後，我感受到一股暖流從我的手掌漸漸進入我的身體。這是上帝所賜的平安！我很平靜，淚水開始湧流。我在讀大學的期間，我經歷過一些掙扎，在那時候我也感受過同樣的平安。那是上帝在《聖經》中所描述的平安，是超過人能理解的，是只有上帝才能賜給人的，這世界不能給人這種平安。那是非常美好，非常甜蜜。那實在很重要，因為這平安伴隨着我度過這一年。上帝向我伸手，讓我記得祂的作為。祂不要我用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去解決我的困難，祂要我信靠祂，把困難交給祂。祂要再一次做我的主人。我重新得力！

回來再說那交通事件。那一個禮拜，培禮和美蓮給了我一些律師的名字。我與其中一位律師聯絡，他願意承辦我的案子。那案件終於在二月份取銷了。我恢復了平靜。有了上帝的平安，我的思想變得更清醒。上帝的智慧解決了我的困難。

八月份我上班的公司宣佈無限期強迫休假(減縮工作時間)，我每月只能上班一週(支取一週的薪金)，其餘要靠申請失業金。十月份我太太婉君服務的公司宣佈破產，所以她也失去工作。我們知道靠失業金不可能支付我們的房屋貸款和生活開支，所以我們感到很大的壓力。因為不知道這種情況會維持多久，往往會令人輾轉失眠；但我們卻是睡得比平常還

多。因為不用上班，所有來自工作的壓力都忽然消失了！這是很好的休息期，上帝時間安排得剛好。當祂要我們休息的時候，我們就該休息；當祂要我們工作的時候，我們也當去工作。

在那一段收入減少的日子中，我們學會了節省開支，也找到途徑申請政府援助去降低房屋貸款。我們知道有許多弟兄姊妹為我們禱告，上帝也真是垂聽了我們的禱告。我這個月(12月)開始恢復了全時間的工作。有了上帝的平安，我的思想變得更清醒，上帝的智慧解決了我的困難。

在這些事件中，上帝讓我們依然可以享受生活。上帝讓我們的父母來幫助我們照顧女兒詩允。我們也有機會去了一趟香港、馬來西亞、日本與親友團聚，與那些離別了很久的家人、朋友再見面。許多弟兄姊妹誠心地為我們禱告，支持我們。我非常感激你們的愛心，這令我謙卑。你們當中許多人主動來幫助我們，謝謝你。

2010年是多事之秋，撒但知道我的軟弱，企圖用那些事情來對抗上帝的旨意。我如今依然軟弱，有時候我會把事情弄砸，但我很高興上帝提醒我怎樣去處理我的錯誤。

我要與你分享兩段經文：

「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 4:7)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16-18)

我的一位朋友這樣說：「上帝不會把你引領到一個地方是祂不能保護你的。」

(2010年12月31日)

俗語說：「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但是《聖經》卻說：「上帝是獨行奇事的神」、「在祂凡事都能」。你相信那句話更真實呢？

在我從前還不願意放下自己「老我」的時候，前一句話好像很正確。那不單是別人對我的評價，也是我「堅持己見」的藉口，我更用同樣的看法去看待其他人。可是，當我踏出第一步，放下自我而謙卑在上帝和人的面前時，我不得不驚嘆上帝的奇妙可畏。上帝改變了我！

我從小脾氣就很壞，非常倔強，以致我在人際關係上結滿了難以解開的死結。從念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就不服從老師的教導，常和老師們頂嘴，甚至連校長也不給面子。初中一年級，開學不到一個月，我又和班主任鬧彆扭，天天要去見訓導主任。不到一個星期，我就跟訓導主任說：「我以後再也不想見到你啦！」從此我就不再回到學校去了。反正那時家裡經濟環境很差，正好需要我出來做工賺錢。

我以為年幼時的不愉快，在我結了婚後便會終止。當我期待着幸福快樂的婚姻日子將要展開時，卻發覺婚姻竟然是噩夢的開始！

我的任性和專橫，使我的家庭變成戰場。我和丈夫的想法及處事原則截然不同。他認為家務是女人的責任，就算我當時有一份全職的工作，但是回家後仍要處理所有的家事，我覺得很不公平。我對他的不懂得體貼和不會欣賞我，感到很氣憤，常對此事耿耿於懷。我以為婚姻關係不好，都是他的錯，我總是對的。

我把一切的不愉快都歸咎於我丈夫，我以為一切的不幸都是他帶給我的。所以，不論大小事我都跟他吵，和他鬧。那時我不會坐下和他好好談，只想到自己生氣了就找他理論，而且聲大大，凶巴巴的；他講的話我一句也聽不進去。反正每次我看不順眼的事情，我拉開嗓子就罵，每件小事我都有本事挑起戰爭。無論我怎麼向他發炮，他都躲開我，把房門一關，讓我自己在外面吵個夠。因此，我就變本加厲的吵翻天，讓他一天安寧的日子都沒有。有一次我實在生氣，拿了一把鎚子把房門砸了！我兒子那時候才一歲多，嚇得他躲到桌子底下去。

其實很多事情只要當時我願意忍一忍、讓一讓，就可以避免很多衝突；可我那時就是辦不到。過了一段好長時間的掙扎，感謝主的光照，我終於領悟到，我不可以就這樣子過我的一生——讓別人難過，讓自己傷心。我接受了幾位姊妹的勸導，開始認真尋求上帝的心意。初時我試着求上帝讓我能成功地離婚，但是我知道這並非上帝的心意。因此，我改變自己的意思去迎合上帝的旨意。我向上帝認錯、悔改，我便開始體會到祂赦罪的平安。這是上帝改變我的第一步。

我嘗試學習放下自我，但是我的自我保護意識仍然很強，有很多的事情我仍然不肯妥協。特別是金錢——我的歸我，他的最好也是歸我。但我丈夫對錢財也分得很清楚，絕不讓我

碰他的錢包。雖然我們表面看來沒有什麼，但是我在背後常說他的壞話；這樣的日子也不好過。

我重新回到天父上帝面前，更多親近祂，更多看《聖經》，更懇切地禱告，更加尋求祂的心意，上帝便開始續漸改變我的心。祂光照我讓我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軟弱和罪過。在這段等候上帝和讚美祂的日子裡，我漸漸地更多的謙卑和順服祂。我一點一滴的被改變，初時連我自己也不察覺，只是我以前的朋友都說我變了，變得容易親近，不容易發脾氣，更多站在別人的角度去看事情。我問我自己，我有改變嗎？我和我先生越來越多話題，我發現他越來越體貼。然後不知從何時開始，他再一次把所有的錢都放進我的口袋裡。

當我再次跪下向上帝認罪，尋求祂的幫助，祂便讓我更清楚地看到過去的我是多麼無知、幼稚、渺小和自私。祂開了我的眼睛，使我更多看見我丈夫對我的容忍和愛護。當我越看得清楚，便越覺得虧欠他。當我的老我越縮小，我便越能真誠的愛我的丈夫，我們的關係亦更親密。

凡事都能的上帝，除了為我解開我婚姻中一個又一個的結，祂亦幫助我解開我和我三哥之間那個長年的結。有很長的一段日子我和我三哥的關係非常緊張，十五、六年前他曾經要登報和我脫離兄妹關係。為了要我倆平息干戈，媽媽不知流了多少淚水。可是，我們兄妹的關係多年來一直不見好轉。我三哥的脾氣很大，我的脾氣也不小，大家半斤八兩。一句言不合就會吵起來，一發不可收拾；一生氣就幾個月不相往來，尤有甚者是幾年都不說一句話。

在上帝不斷的光照下，我看到自己的缺點。我是一個基督徒，我的三哥不是基督徒，但我的品格比一個非基督徒還不如。我再一次認罪，求上帝和解我們的關係。我和我的屬靈夥伴，劍虹和 KC 常有分享，我們經常一起為我和我丈夫及我三哥的關係禱告。上帝是信實的，是愛我們的，祂要我開始讓步。無論我三哥以後怎樣對我發脾氣，我都不還口；等他氣過了再跟他談。他囑咐我做的事情我不再推辭，只要我能力做到的，我都答應。我再一次看見上帝的手在動工。我和我三哥的相處不再是劍拔弩張。每一次我讓步後，我三哥對我比以前更好。他現在很少對我發脾氣了。當然，在這路上仍有很多障礙我要克服，但比起以前，我們兄妹現在的關係已經相當和諧，媽媽為此也感到非常欣慰。

上帝充滿了慈愛，祂不單恢復了我家庭的和諧，祂更把我從各種人際關係的困局中釋放出來，讓我得到自由。有一段非常長的日子，我對粵語堂的一位長輩有很深的誤會，我一直把她直率的性格當作是針對我，因此我在言語間亦常不客氣地「回敬」她。過往我遠遠的看見她我就躲着她，我想：「我惹不起她，我還躲不起嗎？」

以前有好幾次師母叫我接送這位長輩回家，我都推辭，恐怕在途中又會發生口角，讓我受不了。但師母好言相勸，叫我學習忍耐，我就勉為其難地送她回去。以往我跟她相處，每次都是她先跟我講話，我就有一句，沒一句的應付着。那一天我在車廂中特別有感動，我主動跟她聊起來，問了她好多問題，她居然如數家珍地回答我，我才發覺其實她很平易近人，並不難相處。她很真誠，不會作假也不跟人拐彎抹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原來從前是我一直誤會了她。我真誠地向她道歉，請她原諒我以往對她種種的不好。她居然跟我

說，她一直都不知道原來我不喜歡她；她說，她不會生我的氣。我跟那位長輩說，以後我都不會再不喜歡她，我會對她更好，去彌補以往種種的不是。

我又學會了一個功課，就是當我放下了自我，我得回千百倍的回報，我有一份前所沒有的輕鬆和喜樂。原來靠主真的是可以喜樂的。

我除了對長輩發生過誤會，我對年幼的小孩子亦發生過誤解。以往我一直對教會中的一個小孩子非常冷淡，覺得他說話特別多，好像老是愛跟我作對似的。我亦因此專找他的弱點，專挑他的毛病，又老愛向他的母親投訴他的種種不是。現在回想起我以往的舉動，實在令我非常難過，不知道這孩子的父母當初是如何受得了我的。我想起師母常說的：教會中總是有些弟兄姊妹老是發生難題，讓別的弟兄姊妹去學習包容和忍耐。我就是其中一個。

一直到了去年的年中，上帝光照我，讓我看見我對那孩子有許多虧欠，因此我便去跟他母親道歉，請她原諒我以前對她兒子的不好。那位母親跟我說，她對我沒有什麼芥蒂，要是我真的感到對不起那孩子，我應該自己去跟那孩子說。我想，我一個大人去跟一個小孩子認錯，如何開得了口？但很感謝主，那孩子是個不記仇的孩子，無論我以往如何錯待他，他都沒有恨我。到了他的生日，我買了一張生日卡，在裡面寫上對不起，請他原諒的話送給他。我心中的一大塊石頭落下了，整個人輕鬆了不少。上帝更幫助我除下偏見，讓我看到那孩子其實有許多的優點和恩賜。

感謝讚美主，祂為我化解了人生中一個又一個的死結。以往我遭遇困苦和磨難就會怨天尤人，現在我為每一個歷練來感恩，因為在困難中我更能感受到主的同在和恩典，更能經歷主的大能和保守。我現在學會了更欣賞別人的優點，更加的懂得檢討自己的缺點。我發現身邊每個人都比以前可愛。在此我也向在座的各位道歉：小妹如果以前多有得罪，懇請您們原諒，也謝謝各位的包容，讓我在這大家庭裡一起成長。能認識上帝真好，祂幫助我拆毀那阻隔我與別人中間的圍牆，讓我更懂得去愛和珍惜身邊的人和事。感謝讚美主！

弟兄姊妹的愛真如雲彩般包圍着我。我特別喜歡一首詩歌：「全因為祢」。裡面的歌詞正好表達我的感受。感謝主恩典，回看這生精彩因有祢！

願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2010年12月31日)

就像“鐵達尼號”裡的傑克如何獲得了露絲的情感和拯救了她的生命一樣，上帝在精神上和在肉體上也拯救了我。雖然所有的基督徒可能都會說，上帝救贖了他們的靈魂，但很少人能說祂也拯救了他們在世的生命。今年夏天，祂不僅從死亡中拯救了我，而且還使我有了一個奇跡般的康復過程。

2013年6月11日，我不太明智地獨自去攀登 Makapu'u TomTom Trail。在登山的過程中我跌了下來。據報紙報道，我不可思議地摔下了75英尺。感謝上帝，我很快就被一個不知名的過路者發現並報了警。然後我被直升飛機空降到地面，並由救護車送往皇后醫療中心。過去我也常聽到有人在爬山時被直升飛機營救，但從來沒有想到我也會有此經歷。

在這個不幸事件中的第一個奇跡是上帝拯救了我的生命。如果你上網查查就能看出那條路雖不是非常的狹窄，但邊緣落差非常大。感謝主，在我墜落時，上帝一定給我提供了某種平台，使我不至於掉下去太遠，否則我生存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第二個奇跡是，我不僅還活着，身體上也沒有任何永久性的損傷。實際上我很可能會折斷脖子、打破頭顱、脊椎受傷以至癱瘓等。而我只是傷到額頭和有一些肋骨骨折。額頭的傷導致了腦震蕩和視力模糊。但是與可能發生的嚴重傷害相比，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祝福了。此外，最神奇的並且我相信這一定是出於上帝的作為，是我沒有傷到四肢，甚至除了我的額頭和肋骨以外沒有任何其它地方有劃傷的。人倒下去的時候本能地會試圖用自己的雙手或雙腳支撐一下，但我顯然沒有試圖這樣做，否則我肯定會傷到胳膊和腿。再怎麼說都沒法解釋是怎麼回事，所以我只能說這是上帝的工作。

第三個奇跡是上帝使用那位好撒瑪利亞人救了我的性命。如果不是他報了警，我很可能在那山上在烈日下躺着數小時甚至數天，過路的人可能根本不理我，甚至可能有人會偷了我的錢包。可惜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那位報警的人是誰。

上帝不僅保守了我的人身安全，祂也使我的日常生活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干擾。從明年夏天起，我將開始第一輪藥劑師實習。如果在這段時間內出事，我將不得不重新安排這一個非常難以安排的實習。如果這事發生在學年期間，就可能會使我的學業造成極大的困擾。而現在於暑假期間發生這起事故，開學前休養兩個月就好了。如果我在學校受傷，我父母在百忙之中就非得坐飛機到新澤西州來照顧我。此外，我年紀越大就越難恢復，也極有可能耽誤工作或照顧家庭。所以上帝使我們家在最壞的情況下經歷了最好的。

我很感謝我的家人，在我住院和康復的兩個半星期之內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儘管他們都有繁忙的工作和家務事要處理，他們每天都來看我，還花時間同我一起進行康復治療和看各種的醫生。我為這次事件給他們帶來的悲哀感到非常內疚。他們三個人都在我住院期間為我的健康擔心並哭了。事實上我的家人在這期間比我還更難過。當然我在醫院時也很不容易，但上帝憐憫我使我完全不記得從山上摔下來和接下來一週在醫院裡的情形。那是我

在醫院時健康狀況最差的一星期，我需要靠呼吸機呼吸和要護士對我身體各方面的護理。從我爸媽做的筆記就可看出那是一段相當不容易的日子。值得慶幸的是，儘管我第一天後就清醒了，但對那一週所發生的事卻沒什麼印象。然而我父母卻要看我在那裡受苦。實際上他們才是最不容易的。

除了來自家人的愛，我也感受到了許多教會兄弟姐妹和好幾位牧者們的關心。教會裡不少兄弟姐妹到醫院來看我，為我禱告。幾位牧師也是多次來探訪，為我禱告和安慰我的家人。非常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

雖然這次的受傷沒有令我殘障，但還是我人生所經歷過的最嚴重的事故。然而，上帝賜予了我一個奇跡般的愈合過程，就連我的醫生都感到很驚訝。開始的幾天裡，我的情況很糟，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的一個朋友在一個星期後來醫院看我，那時我突然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就像睡了一大覺醒來或再次活過來一樣。儘管前幾天是有意識的，能走動並能回答問題，但直到她來看我，我才開始意識到我在哪裡及發生了什麼事情。由於這種覺醒和讀她寫給我的卡片，我才終於意識到我是從山上摔了下來。從此，我就開始了很快的康復。仗着我還年青，我的醫生和家人都看到了我在身體和意識上的明顯進步。

現在，兩個月後，我彷彿從來沒有受過傷，只是感到肋骨處輕微的疼痛和視線模糊。像《聖經》裡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中那受傷的人一樣，我已經躲過了這一劫。這個《聖經》故事是耶穌的一個比喻，但並沒有告訴我們後來發生了什麼事。那人雖然活了下來，但後面的路還可能很不順。像那人一樣我也可能會有問題。儘管我現在感覺不錯，但內心深處還是很擔心我的思維能力是否正常。在醫院時，所有的醫生和治療師都要我有心理準備，在秋季我可能無法返回學校上學。雖然我和我的家人都因我出事後的康復感到欣慰，但我覺得我只是像一個人徘徊和迷失在荒野中，最後終於找到了路。無疑這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我還是沒有完全脫離危險。雖然我已經找到了路，但我還沒有回到目的地。在這之前，我必須走一段不太確定的路。我有可能功課很差及留下後遺症；但也有可能上帝施恩於我，使我能完成學業和有一個成功快樂的人生。即使我不能回到以前的生活，也許是上帝的心意，不要我有藥劑學博士學位，而在人生的其他方面有所追求。

現在我只能祈求上帝對我一如既往的保護。詛咒這拆毀了我的暑假計劃的事故無濟於事，而感謝上帝如何將損傷減到最小並努力追求未來的幸福才最重要。這次神奇的事件使我們與上帝更親近了。人在黑暗中經常會轉向光明以尋求安慰。這次我也是轉向上帝來尋求祂的幫助並為所發生的一切而感恩。過去除了上帝給了我一個健康的家庭以外，我從來沒有真正感受到上帝如何幫助了我。現在我很感激祂給了我極大的保護。

最近我媽媽給我找了《聖經》中的一段話，我們都覺得很適合我的經歷：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上帝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  
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  
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詩 91:9-16)

住醫院時許多護士都說，我能活着是因我的天使在看護着我。真的，我那天掉下來的時候上帝一定叫了許多天使去接住我。受傷和住院後，我終於能體會到：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是非常寶貴，有健康的呼吸，有健康的機能和頭腦也非常重要。畢竟，上帝給了我第二次人生的機會。所以我現在對生命的脆弱有了新的了解，對所擁有的每一天都感恩。

### 母親的感言 --- 三幅圖畫

王敏

2013年6月11日，檀香山的當地報紙有一條登山事故的報告。有人發現山下75碼(yard)處有一個受了傷的登山者並報了警。這個登山者就是我的兒子胡仁康。他和另外兩個人去登山，但決定單獨完成他一個星期前與另外一組人沒有爬完的一條路。出事後，仁康被空降到地面並由救護車送往檀香山的皇后醫療中心。他當時病危，在加護病房三天，共住院十天，之後又在康復中心一個多星期，現仍在復健之中。在這期間，作為一個家庭，我們經歷了上帝的奇妙大能和醫治，以及來自教會弟兄姐妹和非基督徒的大愛和關懷。現在，我想用三幅《聖經》中的圖畫來說明這段時間裡我的體會。

1. 一個被撒瑪利亞人救了的受傷者；路加福音 10:30-35。這是一個大家所熟悉的《聖經》故事。在從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的道路上，有一個人被強盜打的半死不活的被丟在路邊上。他後來被一個撒瑪利亞人所救。雖然仁康不記得當時的情況，估計他是在事發當天早上十點半和中午之間出的事。感謝主，他在陡峭的山上沒有呆很長時間就有人報了警。雖然他掉下去的距離可能不準確，但他有肋骨骨折，腦震蕩及腦淤血，頭骨上有一個小裂縫和頭皮有劃傷。然而，他身體其它部位沒有任何其他的割傷，擦痕，甚至日灼或脫水的事實使我感到既神秘又奇妙。我們非常感謝那位報警者和救援人員。幾個護士和醫生都說當時一定有天使與仁康同在，仁康本人也表示那一天由於他的緣故天使們很忙。
2. 以色列人出埃及時對上帝的哀求；出埃及記 14:10。《舊約·聖經》中說，在以色列人逃離埃及時，放眼看去，遠處是法老和埃及人的戰車，而面對的則是朔大的紅海，就甚懼怕，向上帝哀求。我受洗這麼多年後第一次在上帝的面前大哭一場。我沒有質問上帝為什麼會讓這樣的事發生，也沒有對祂有任何的抱怨或負面情緒。我感謝上帝19年來對仁康的看顧和保守，使他身、心、靈都健康。但對所發生的事和即將發生的許多未知狀況，我感到非常的悲哀，懇求上帝對他的憐憫和醫治。隨着現代技術的發展，仁康出事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我們收到了許多電子郵件，各樣的食物，有許多牧師、師母們及教會弟兄姐妹們、朋友和同事們帶來了問候和去醫院探視。大家的禱告和關心在我們困難的時候支持着我們。在前途迷盲、仁康病情有起伏的狀況下，我們一再被提醒上帝愛仁康，祂也愛我們。祂的意念和能力超乎我們的所能和所想。我們被提醒到要在祂裡面得安息並重新得力。

3. 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獻上感謝；出埃及記 15:1-21。出埃及記 14:29-31 說：「以色列人卻在海中走乾地，水在他們的左右作了牆垣。當日，耶和華這樣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見埃及人的死屍都在海邊了。以色列人看見耶和華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華，又信服祂和祂的僕人摩西。」隨後出埃及記 15:1-21 描述了摩西和以色列眾人在上帝面前的歡慶場面。隨着時間的過去，仁康的狀況有了顯著的改變。我非常感謝所有的禱告、關懷和支持，感謝救援人員和醫務工作者的奉獻。感謝我們有良好的醫療設施而且距離我們家很近（10 分鐘到醫院，康復中心就在我們家對面）。我知道上帝對仁康的一生有一個良好的計劃並相信我們的主永遠不會離棄我們和那些信靠祂的人。《詩篇》第 23 章最好的描述了我現在的心態。我要感謝讚美主！請繼續為仁康禱告。使他通過這次的經歷與上帝更親近，使他的生命更好的被主所用。請為他視力的完全康復禱告。正如李牧師在禱告中說，願上帝繼續醫治仁康，擴展他的視野，使他看到上帝希望他看到的，並看到上帝所看到的。

在我寫這個見證時，我不得不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事情的結局不是這樣樂觀呢？在這裡，我引用一段非常有智慧的話，它來自我們所收到的許多電郵中的一封：「最終的測試是當事情沒有按照我們的意願實現或在我們迫切的禱告後也沒能成就的時候。那時我們還能坦然地說：『願上帝的旨意成全』嗎？（馬太福音 26:39，42；伯 1:21；2:10）。我們必須最終認識到一點，既『我們屬於誰』。祂對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美好的計劃（以賽亞書 55:8）。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的孩子只是被托付給我們一段時間來扶養。我們最終必須記住，我們在世的人生只是暫時的，對於那些已接受救恩的人來說，我們將與我們的造物主有一個更美好永恆的生命，所以非常重要是我們與造物主要有一個很好的關係（馬太福音 6:33）。」

受到鄭超弟兄講“基督徒與簡樸生活”主日學的啟發，我一直在問自己到底什麼生活才是簡樸的生活。深入思考下去，感覺在現代社會過真正的簡樸生活挺難的，因為現代人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選擇困難症。

現代人每時每刻都面臨選擇，小到食品、飲品，大到擇校、擇偶，都需要在眾多的可能中做出一個選擇。選擇的頻度強度太高了，甚至催生了一種疾病，叫選擇恐懼症或選擇困難症。當面對選擇不知所措、躊躇不定，做出選擇後依然無法安心、甚至後悔不選時，我們恐怕已經發病而不自知了。據某網友的親身體會，在日用消費品極為發達、種類極其細化的日本，一個並非完美主義的普通人也可能在不知不覺間花去兩三個小時，只為在眾多信封中選出一個自己最滿意的。產生此病的原因比較複雜。最客觀的原因是當今的生產現實，商品極其豐富，可選擇面太廣。也有個人心理方面的原因，如過分追求完美、害怕承擔責任、追風潮、要面子等。

如果把所有選擇都擯棄呢？

旅遊車在壯闊的 Waimea 大草原中穿行，愛人突然問我：「在這兒給你蓋一個房子，但沒有水電、網絡、超市，你住不住？」如此孤苦無依，我的第一反應當然是不住。可是隨着不停的思考這個問題，我開始問自己，為什麼不能住呢？眾所周知，百年前的梭羅就做了類似的實驗，房子還是自己蓋的，在真正的簡樸生活中他悟出了人與自然、人與上帝關係的真理。可是我發現我不行，在當今社會，不論是作為人的物理存在還是精神存在，我都沒有能力和勇氣把自己從社會中分離開來。這個發現令我沮喪。

現代文明的特徵有很多，但最核心的莫過於兩種分離，即生產與消費的分離，人與自然的分離。人類的的生活似乎越來越美好：食品用品在超市就可以輕易獲得；有了搜索引擎，誰還記得上次去圖書館翻查資料是什麼時候的事；週末開車到郊外，對着美景、沿着平整的小路暴走若干小時、出一身汗，就是親近自然？雖然每天都有向善行善的心，都有人生意義的思考討論，但一旦回歸柴米油鹽，現代人似乎自動切換回選擇模式，在眾多選擇中追求最高的性價比，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在流行價值取向和窘迫現實的裹挾下，中國年輕一代的青春和夢想被綁架，擁有一套住房成了人生的終極目的。人們不管以什麼話題開始談話，最終都會回到房子、票子、車子、孩子。我也毫不例外。

回到最初的問題，到底什麼才是簡樸生活？難道過簡樸生活就意味着和流行價值取向的對抗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雖然個人不能從現代文明中分離，但只要擁有堅實的信仰，我們一樣可以行出簡樸的生活。因為信靠主耶穌，信靠永生，我們會從心裡認同主的話語：「所以，不要憂慮說，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太 6:31-33）擁有這樣的信心，我們在財富積累上可以做到順其自然，在大大小小的選擇中不被善變的潮流影響。因為主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太 8:20），因為主對有罪的我們如此愛護有加，「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識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上帝

的名。」(箴 30:8-9 )，本性自私貪婪的我們才學會時時感恩。因着主的創造——祂不僅創造了原材料本身，還創造了加工材料的人和人的智慧——我得以不事稼穡卻豐衣足食。

心中有了這樣莫大的信念和依靠，生活中還有什麼選擇是難以決斷、無法割捨的呢？把面對同類商品時反覆比較、來回衡量時耗掉的精力用來研讀上帝的話語，把通常只放在提升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質上的關注用來關注上帝，我們自然就擺脫選擇困難症了。雖然不能真的住在大草原上與世隔絕，但當心靈超越瑣碎的選擇、享受與主同在的喜樂時，我們行出的一定是簡樸的生活，我們才真正活出上帝希望我們活出的樣子。

2013年九月初我們教會的夏令營已經結束了，留下許多美好的記憶。趁著記憶猶新，我與大家一起來分享夏令營的感受。目的是再次提醒自己，同時與弟兄姐妹相互激勵。並且希望對尚未信靠上帝的朋友們，在認識上帝和追求生命意義的過程中有所幫助。

自2006年以來，我們教會在同一地點舉辦了六次福音夏令營。今年夏令營的主題是“活潑的盼望”。往年的主題有“生之追尋”，“生命意義的再思”，“有關係就沒關係”，“天人之間”，“相約在彼岸”。這些主題都是為了更吸引那些還不認識上帝和還沒有接受福音的朋友們來參加夏令營。其實，每次夏令營的主題都是關於永生和今生的探討；因為我們有了永生盼望，今生就活得不再一樣。

以下是我在這次夏令營中的一些領悟：

#### 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偉大的設計者

科學所發現的自然規律，和我們能看到的自然界的奇妙都確認：冥冥之中有一位設計者。正如羅馬書1章20節所記載：「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曉得，叫人不可推諉。」

當今世界很少有人不驚訝電腦的發達。早些年就有人感嘆電腦在象棋比賽中超過了國際象棋大師。但是醫學界更驚嘆人腦的精確、快速和奇妙。我看過一個紀錄片，名叫“人腦”，其中展現了至目前為止所發現的人腦的結構及其奇妙作為。該片說到人腦從來不發熱、不關機、不停機，僅這些就遠遠超過了人造的電腦。而跨越時空的人的心思意念更是不可思議，電腦無法比擬。電腦確實重要，也很偉大。但電腦與人腦相比，電腦與設計和製造它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麼？

電腦與設計它的人的關係也許可能間接地幫助我們認識人與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之間的關係。人有智慧，有自由意識和有了不起的心思意念；但是人與創造天地萬物和創造人的上帝相比又算得了什麼？人又怎麼能夠參透上帝的旨意？

#### 我知道，人有永生不死的心

傳道書3章11節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人心裡面這個永恆的空洞，沒有世上的東西能填滿，因為這個空洞來自永恆的創造者。

在正常情形下人不甘心死亡，也懼怕死亡。“長命百歲”是平民百姓的美好願望，中國民間因此有以“長命百歲鎖”來祝賀孩童生日的傳統。而“千歲萬歲萬萬歲”則成了帝王將相的獨尊；儘管帝王將相不一定比平民百姓活得長久。正如這次夏令營講員黃小石長老所描述的，人不願提“死”字，忌諱“死”字，想方設法用其他雅俗共賞的字來代替“死”字。同時人面對死亡又很無奈。有“智者”對人生的期盼只求“吃得香，睡得好”；那種「不想前路，只看今天」的人生態度，卻引起許許多多人的共鳴。

動物與人不同。動物不知道未來的死，也沒有不甘死亡的心。人會聚在一起討論“人生”，你何曾發現過動物在一起討論“動物生”來追求動物生命的意義？又有誰發現過動物經常有意識地鍛煉身體，吃多種維生素，有意識地延長自己的壽命？中國民間有句諺語：“人怕出名，豬怕壯。”其實人要的是出名，豬也絲毫不怕壯。因為豬不知道自己壯的結果是死到臨頭。記得有一個小品，描述一個豬丈夫為了代替豬妻子去死而搶吃豬食，使自己肥壯起來的故事。那小品動人的表演讓“人”流下了許多感動的熱淚。

這次夏令營讓我再次領悟到：傳道書講述凡事虛空的目的是把人引到上帝面前，因為有了永生的盼望，人的今生就不再一樣。傳道書的結論是「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上帝，謹守祂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傳道書 12 章 13 節）

有了永生的盼望，我們看今生的眼光就不再一樣，我們的日常生活表現就不再一樣。記得自己在 2001 年夏令營中，我被“科學只是發現規律而不能創造規律”那句話打動，因而決志信主走上台前。那時候，我心裡想的是：信靠上帝後會發生什麼變化？今後的人生會遭遇什麼樣的改變？說實話，當時內心是忐忑不安。想必有些慕道友今天也有同樣的擔心和顧慮。

信靠上帝，有了永生盼望，人的今生就不再一樣。以下是我個人的幾點體會：

#### 有了永生的盼望，使人今生有真平安

有了永生盼望的今生，我們知道去哪裡，也懂得怎樣去哪裡。這樣的領悟使我們今生有平安。耶穌的門徒多馬對耶穌復活懷疑時說過：「我非看見祂手上的釘痕，用手指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祂的肋旁，我總不信。」他還問過耶穌：「主啊，我們不知道祢往哪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穌回答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開車不知道路，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裡，心中會莫名的緊張，覺得路途也遙遠。記得幾年前與一位弟兄各自開車去島北釣魚，因為不知道怎麼去，他心裡習慣性地緊張，快開到目的地的時候，不得不趕緊找洗手間放鬆一下。回來時路線明確了，他便不再緊張。我想人開車尚且如此，更何況不知道去哪裡的人生呢？

有了永生盼望的今生，勝過了世界，勝過了死亡，勝過了黑暗。人們常說：“人死如燈滅”。但是誰甘心願意自己死的時候如燈滅？誰有如此大的信心去相信這句不知從何而來的話？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有罪，罪的工價乃是死。人死了，本該進入黑暗；我們卻因上帝拯救的應許而使我們心裡知道，死後去哪裡；我們因此可以出黑暗，入光明，有平安。

拿到學位，找到工作，買了房子，結婚生子等等所謂的“五子登科”，可能給人帶來生活上暫時的平安。但如果沒有永生的盼望，這些世上的東西只會給人生帶來更多的不平安。從歷屆夏令營的講員身上，我可以看到：凡事見證上帝的榮耀，為上帝所用，學位、知識、地位、工作和家庭，一切都變得有意義。

大家有目共睹，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迅速。但是當今中國社會上流行的卻是“平安是福”，政府提倡的是“和諧社會”。平安在哪裡？沒有個人心中的平安，社會和諧又從何談起？中國有位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感嘆：“忙”是心死，“盲”是眼瞎；“忙”比“盲”更可怕。在今年的宣教年會上，張路加牧師談到當今中國社會的煩躁。其實何只中國社會是如此，任何一個沒有永生盼望的社會、家庭和個人都很可能陷入煩躁、暴躁，乃至暴力的境地。

#### 有了永生的盼望，使人今生常存感恩的心

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特有的頑疾是憂慮，而且與日俱增。但是有了永生的盼望，今生就不再一樣。有永生的盼望，今生就可以常存感恩的心。回想今生已經走過的路，看到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都有上帝的看顧。常存感恩的心，就加添了你我努力向前的信心。

上帝愛世人。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為你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耶穌復活，並賜下聖靈與我們同在，為我們禱告嘆息。這是何等的恩典！我們若不知道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看顧，總以為一切都是靠自己，不相信有救世主，以至於到死的那一時刻也不明白什麼是恩典，什麼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在生活中卻白白地受許多憂慮的愁苦，今生好像是好死不如賴活著。而上帝在耶穌基督裡向信靠祂的人所定的旨意卻是「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帖撒羅尼迦前書 5 章 16-18 節）

#### 有了永生的盼望，使人今生嘗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滋味

人若用自己的本性，用數學加減的眼光來看事情，很難理解：為什麼“施比受更為有福”？更嘗不到“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滋味。

不久前愛家團契一位慕道朋友和一位剛決志信主的弟兄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感受，提到在團契中弟兄姐妹給予他們及他們家庭的愛。他們的分享讓我很受激勵。表面上看起來我們弟兄姐妹所表達的愛心只是點點滴滴，所提供的每項幫助也似乎微不足道。但是慕道朋友所領受的愛卻是無微不至、完整無缺。他們得到的不只是弟兄姐妹單項的幫助，更是來自整個教會大家庭的愛，以至於他們來到教會看每一個弟兄姐妹都是那樣的慈祥、可親。他們的分享讓我體驗到了耶穌基督所行的“五餅二魚”的神蹟奇事。確實，我們個人所有的有限，都不多，不過是“五餅二魚”而已。但是當弟兄姐妹都有一顆願意的心，願意將自己的“五餅二魚”放到上帝的手中，為上帝所用，神蹟奇事就一定發生。人看不起眼的“五餅二魚”就可以榮耀上帝的名。

“五餅二魚”的神蹟奇事讓我嘗到了“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滋味。我似乎突然領悟到了在受洗的時候李牧師寫給我的聖經金句「施比受更為有福」。（使徒行傳 20 章 35 節）

今年的夏令營有許多尚未信靠上帝的朋友參加，約佔營會參加人數的三分之一。傳福音很緊迫。同時這次夏令營也讓我更加體會到自己傳福音要有愛心、耐心，嘴裡和心裡都不可用《聖經》的知識去責備人。感動人信主的是上帝的聖靈，不是人的功勞。為上帝作工，

只求上帝拿走你我的血氣，不要怕被人問起：“你帶過多少人信主？”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李牧師在這次夏令營同工動員會上特別鼓勵弟兄姐妹：要學習耶穌基督的謙卑柔和。感謝主，教會很多弟兄姐妹在這方面為我作了美好的榜樣。

一年一度的夏令營除了傳講上帝的福音，同時也是一個好機會，幫助弟兄姐妹靈命成長，和的事奉上相互激勵。感謝台前幕後眾弟兄姐妹的事奉、付出和參與。願榮耀讚美都歸給那位創造天地萬物，賜人永生盼望、施獨一拯救的上帝！

註：藉着此篇分享特別為遇苦難、患軟弱的弟兄姐妹禱告、祈求。面對苦難，有聲無聲，我們同哭泣，同安慰，同盼望。

# 教會與我

這教會第一次崇拜是在 1974 年 11 月。我在 1975 年 8 月年來到夏威夷。到達後的第一個禮拜天，就被人帶到 Waikiki 屬於信義會平安王子教會(Prince of Peace Lutheran Church)的國語禮拜堂聚會。柏大恩牧師是當時的牧師，會眾大概有 40 人；我們在那教會的一樓圖書館聚會。

今天我們當中的早期會員除了柏牧師和師母以外，還有林耀華、林魏翠華夫婦（Steven 還沒有出生），臧李渝珍姐妹和臧麗琳（那時她是個小小女孩），還有，張周淑基姊妹。

因為這教會的會友的愛，我認識了耶穌，並成為這教會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在夏威夷大學讀書的時候，有兩位從台灣來的研究生，簡春安弟兄和曹幸之姊妹。他們特別照顧我，像我的大哥哥、大姐姐。那時候，我正在尋找人生的意義，他們告訴我：上帝是創造天地的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犧牲了自己，為了是替我贖罪，相信耶穌的必有新生命也必有永生。

我的第一本聖經是他們送給我的，是一本紅色皮面的英文聖經。他們帶我去教會，去查經班，去團契。1977 年，我在信義會平安王子教會國語禮拜堂領受洗禮。我非常感謝簡春安弟兄和曹幸之姊妹對我的愛和照顧。假如不是他們帶領我認識耶穌，我大概不會成為基督徒，今天也不可能站在這裡。

1976 年 1 月，趙蔚然牧師和師母帶着 4 個孩子來到夏威夷，他們的孩子比我們團契裡的學生年紀小一點；趙牧師、師母就像我們的父母那樣照顧我們。我 18 歲生日那天，他們在家裡給了我一個 surprise party。趙牧師、師母的愛心讓我感覺好像我是他們的家人。在這教會不同的團契裡，我都經歷到同樣的爱心和溫暖。這些感受讓我確定我是這教會大家庭的一份子。

1989 年開始，由於工作的關係，我離開夏威夷 11 年，但我沒有感到我離開了這教會。其中的祕訣就是李牧師每個月的家書。無論是在香港或是在紐約，每個月我們都收到家書和教會崇拜的節目單。

當我們從信箱拿到家書，媽媽和我都爭着要先看。節目單讓我們知道教會最近發生的事，也知道弟兄姊妹的近況。牧師在每月的節目單上都會寫幾句關心我們的話。在家書中牧師透過一些日常發生的事情教導我們《聖經》的真理，並鼓勵我們去過一個以上帝為中心的生活。家書加強了我的信心，並引導我過一個榮耀上帝的生活。我知道牧師在許多年中花了許多時間和工夫寫家書；我要對李牧師說聲，謝謝！我也要感謝弟兄姊妹多年來用愛心幫忙影印和寄發家書；你們所花的工夫幫助了我。雖然我遠離在外十一年，但是好像沒有離開過這個教會；我覺得自己一直是這個教會的一份子。

因為這教會紮實的聖經教導，我學到聖經的真理，幫助我靈命成長。

我接受耶穌主要是因為被弟兄姊妹的愛心吸引，我領受洗禮之後，並沒有立刻經歷到生命

明顯的更新變化，我的靈命是在參加團契和查經班中慢慢成長。

在夏大讀書的時候，我參加大專團契。還記得當年明哥在東西文化中心的 Hale Manoa 帶領我們查經。1981 年，李牧師來到夏威夷以後，開始禮拜六下午在 Punahou 教會的 Isenberg Hall 的查經小組。

多年在外，我參加過不同教會的團契和查經班。與其他的教會比較，我們這教會是其中最重視教導聖經的教會。我很感謝牧師、傳道人，和弟兄姊妹們，根據《聖經》教導我真理，把上帝的話藏在我心中。當我在生活中遇到困難和挑戰時，真理的原則就提醒我，指導我走該走的道路。

我在 2000 年回到夏威夷之後，李牧師邀請我幫忙做英語翻譯。他很有耐性地訓練我，因為我的中文只有小學五年級的程度(我在台灣讀到小學五年級就出國了)。我們在禮拜六晚上在電話裏先把講稿過一遍——李牧師講一句中文，我翻譯一句英文。禮拜天早上再練一遍，這樣翻譯就比較平順。在那準備的過程中，我需要了解講稿每一個字的意思，也要明白信息的重點。透過這些年的翻譯，我對聖經真理的瞭解和我的靈命都一同增長。同時，我的中文因為常有機會練習，也進步了。我感謝牧師給我這樣的訓練；用英語翻譯幫助我學習真理。

#### 這教會對我的期望，我對這教會的期望

有人問我說：你對這教會有甚麼期望？我想，這應該反過來問：這教會對我有甚麼期望？我先問自己，我可以替這教會做什麼？

我相信上帝給了我們每一個人不同的恩賜，因此我們應該善用祂所賜的去事奉祂。我願意服事這教會，與大家一起來建造這教會，讓教會可以接觸更多需要被拯救的人。我曾經在執事會服事，學習與其他執事一同配搭，學習去管理教會的資源，學習處理一些困難的問題，學習與不同意見的人達成協議。我盡我的能力去服事，但我知道自己在服事中有很多缺點和不足。在事奉中我看到上帝的大能和他的信實。我也發現，越事奉越喜樂，越蒙福，我的靈命也越成長。我感謝弟兄姊妹讓我有機會服事你們。我期望這教會可以讓我繼續參與事奉。

我也期望這教會繼續以真理裝備我，以致我可以去見證上帝的慈愛和基督的救恩。我的工作有時候要排廣告，廣告的目的是要告訴消費者產品的特點。我認為基督徒就是耶穌基督活生生的廣告。我希望我的生命和生活，可以成為基督美好的見證，並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感謝上帝，讓我成為這教會大家庭的一份子。感謝教會，以真理裝備我，又給了我服事弟兄姊妹的機會。這教會把我陶造成今天的我。這教會是我屬靈的家，我為此感謝上帝，也把榮耀歸與上帝。

(2012 年 12 月 2 日)

### 一. 在台灣的教會

1937年我出生，1949年跟父母到台灣，1962年大學畢業。畢業兩年後，我才認識主耶穌，在台灣聚會所信主受洗。那時因為母親已半身不遂，卧病在床，我根本一年也去不了教會兩三次，也不會讀《聖經》；但我深信耶穌是我唯一救主，我只會時時呼求主名，喃喃自語的禱告。1966年我結婚，五年之內連生三個兒子，拖兒帶母，更不可能去教會了，但是卻常有主內姊妹來探訪我們，帶來主的話，使我深深知道主的恩和主的愛不會離棄我。當老大和老二稍大，可以上幼稚園大班和中班時，我就抱了老三去參加家庭姊妹會，每週三上午聚會，一連三年，我從沒有停止過，直到1977年帶孩子出國。在那些年，我深深體會到上帝是我的依靠，是我的避難所。

### 二. 在夏威夷尋找教會

出國來美，離鄉背井，台灣的大學文憑，工作證件，在美國一無用處；凡事必須從頭開始。三個兒子九歲、七歲和六歲，衣、食、住、行，每天等米下鍋，真是「舉目無親處處難」。不由得想起台灣的姊妹告訴我：「到了美國第一件事，不是找工作，不是找房子住，乃是去找教會；有了教會，有了上帝，主必為你安排一切。」因此，我到了夏威夷第三天，我就茫茫然地去找教會，可惜找到的那一個教會是個異端教派。他們教我說方言、受聖靈，又要向他們的教主某某「先知」禱告，弄得我一頭霧水。我在其中兩年，最後因我不服從他們向那「先知」禱告，而被咒詛。我決然離開那教會，但上帝的慈愛沒有離棄我，祂派遣天使來引導我。

一天我們全家在 Waikiki 閒蕩，碰到一位中國女士，她問：「你們是中國人嗎？為什麼主日在外遊蕩，不去教會？」我說：「我們不知何處有中國人的教會。」她馬上告訴我們：「你們可以去 Punahou 的華人信義會，並且這幾天正好有唐崇榮牧師講道的培靈會，快去聽道！」就這樣，我第一次聽見唐牧師的講道，第一次淚流滿面走到台前，決志一生跟隨主，一生事奉主，為主而活。從此我們來到檀香山華人信義會。1982年復活節，我正式加入了這教會，直到於今。已經30多年了，我沒有離開過信義會。

### 三. 在這教會中成長

在這教會，我從不會讀《聖經》，到學會有次序認真的讀《聖經》，我也學習了向上帝傾心吐意的禱告。至今我還在努力學習事奉上帝。我深知自己是個大罪人，上帝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接納我，愛我，祂引我進入祂的家，使我有依靠。我感受到上帝時時牽着我的手，甚至背負我走過高山低谷。我的孩子都是在主的恩典之下天天成長。他們成家立業，有了美好前途，並且在教會事奉主；這都是主的憐憫與恩待。我也經歷了教會中弟兄姊妹的愛、包容，安慰與扶持，又在牧師、師母的引導之下參加了婦女團契(喜樂團契的前身)和主日學。1990年我開始去中國宣教，作主的驢駒，帶着主的話，從南到北走遍了半個中國，宣揚主恩。現在我在睦鄰團契和喜樂團契學習事奉。我的丈夫、三個兒子及兒媳、孫子和孫女都在教會成長。這一切都是主賜下的恩典，也是在這教會32年來的成長經歷。

如今我已經 76 歲了，這教會是我唯一成長的教會，是我唯一的「家」。我屬世的家，現在家中只有一位患老人痴呆症的丈夫及一位輕度自閉症的大兒子，另外老二、老三都在加州，有他們各自有幸福的家。我的家是我的工場，是我學習等候忍耐和服侍人的場所，而這教會才是我真正的家，它賜我溫暖、體貼和安慰。我與弟兄姊妹坐在一起查經、交通，一同哭、一同笑，使我成為一個有家可歸的人。我想，天堂也許就是這樣的味道吧！

我從兩歲開始就成爲這個教會的會員。我幾乎從未對上帝的存在產生過懷疑；我的信仰像一面盾牌，保護我不受這個複雜的世界的侵擾。就如許多第二代的美籍華人，我在家和父母說國語，和我的哥哥們講話，我則喜歡說英語。我媽媽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基督徒，她從小就帶我們兄妹三人上教會。開始的時候我們上兒童主日學；後來長大了，就參加青年團契。

我最早的一些關於兒童主日學的記憶，是在 Waikiki 的平安王子堂。當大人們在十二樓敬拜主的時候，孩子們在十一樓，按年齡分成大、中、小三個班。每一次都有詩歌及寶貴的品格教育，使我們幼小的心靈得到充足的餵養。老師們給我們講解耶穌和祂門徒的故事；我們還會學習認識在《舊約》中不同的人，像挪亞、約瑟、以斯帖和我最喜歡的人物之一，路得。

隨着年齡增長，我們學會自己讀《聖經》。主日學的老師們還鼓勵我們背誦經句（我的第一本《聖經》是「英王欽定版本」(King James version)。到現在我還記得：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這是第一條誡命。」(可 12:30)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 6:31)

「要孝敬父母。」(弗 6:2)

「不可偷盜，不可說謊，不可貪戀…。」(出 20:15-17)

這些金規玉律成爲了我的道德指南針，幫助我成爲今天的我。我盼望可以通過自己的言行和信仰讓別人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們教會搬到 Punahou 街之後，上帝差派李牧師和李師母來祝福我們。李師母是兒童事工不可缺少的一份子，我依然記得她一邊彈鋼琴，一邊教我們唱詩歌，比如：“耶穌喜愛一切的小孩” (Jesus Loves the Little Children)，“我的燈需要油” (Give Me Oil in My Lamp)。那是一個簡樸的時代，沒有投影機，老師們將歌詞用筆寫在一大卷紙上，唱完一首再翻到下一首。我們年幼的時候就學到：上帝喜歡我們讚美的歌聲；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無論老少，都能做到的。這些在童年學到的旋律如今依然存在我的記憶中；我會在開車的時候唱，或者唱給哭鬧的小孩子聽。

光陰飛逝，四年前(2005 年)我們搬到 Liliha 街，離開華人社區更近了。當我站在這裡看着嬰兒室的幼兒和所有今天坐在這裡的孩子們，你知道嗎？我就彷彿看見當年的我。

我們所有的人在這個教會中，在上帝的家裏，都有一個特別的位置；而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媽媽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她對每天的禱告和靈修非常的執着，我和哥哥們早期的《聖經》學習就是由她帶領的。每年暑假我們都沒有去上暑期班，而是在家裏一起學習《聖經》。幾十年來我們一家一直祈求上帝感動我爸爸的心，讓他可以接受基督為救主。因此，在 2001 年當我們多年的禱告得蒙上帝應允，父親接受洗禮的時候，你們可以想像我們是多麼的高興和激動。

另外一個像父母般影響我生命的人是李牧師。你知道嗎？是他教我開車的，而且他教會我怎樣做「路邊平衡停車」。如果不是他的教導，我可能到如今還在搭公共汽車上班呢。牧師總是很關心我的境況，他是一個出色的導師；在我學習「講台翻譯」的過程中，他給了我很多的鼓勵，將我引上正確的方向。

在跟隨基督的人生道路上，我們不是只顧自己走。請記住，你的孩子在看着你。因此，你要積極關心他們的靈命成長。我深知道，上帝給我的恩賜之所以會增多，是因為那些愛我的人不斷地為我禱告和扶持我。

我對主日學有很多的回憶，包括這麼多年來建立的友情和學到的寶貴功課，它們是幫助我與主同行的基礎。我感謝所有曾經教過主日學並用天父的大愛來愛我們下一代的老師們。我敢保證說，你們所做的，在孩子們的生命中是意義深遠的。我並不完美而且仍然總是不能將上帝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但我知道透過主日學我已經收到了一份珍貴的禮物——堅實的基督徒理念。主日學讓我從小就得到上帝話語的餵養，直到如今；而且聖靈一直不斷地在各種環境中帶領我。謝謝你們——各位老師；願上帝賜福給你們。

(2009年9月6日)

我在 1989 年從香港移民來到夏威夷，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記得當年剛來到沒多久，就高速公路上發生交通意外。我當時開着我姐姐的車子，向左右各撞了一輛車子，然後再撞倒了在路旁的電燈柱。我姐姐的車子當場就報銷了；但是感謝主，在整個過程中沒有人受傷。撞車之後我當然不好過，除了身體上的不舒服，全身肌肉酸痛之外，心情更是低落。一方面懊惱自己的不小心，另一方面也擔心以後買不到保險，影響日後的生活。那時候我默默地在上帝面前難過和禱告，忽然覺得上帝在對我講話。祂告訴我，不需要擔心，我的前途祂會保守和帶領。於是，我很快地就走出了這個車禍的陰影而開始了在這裡的生活了。

回想過去的十九年，真是看見了上帝對我的照顧——無論是在家庭上，工作上 或是教會的服事，都有祂不斷的恩典。

我在家裡是第一個基督徒，來到這裡之後，陸陸續續地我姐姐、弟弟、姐夫、弟婦、姪兒、姪女、外甥、甥女都認識了主，很多位都在這教會受了洗。六年前我媽媽也在醫院裡決志信主，受洗加入了這個教會。當時媽媽患了末期腸癌，在她最後的那幾個月裡，我們因為媽媽怕痛而特別為她禱告，祈求主減輕她身體上的痛苦。結果醫生因為她沒有感覺到痛而要一再地減低止痛藥的份量，讓她可以比較清醒地和我們相處，最後她是很安詳地離開世界。感謝主，祂垂聽我們的禱告。

在工作方面，三年多前我的老闆告訴我說，他的妹夫想要做我的職位。雖然他說，他會安排另外一個部門給我負責，但是經過考慮和禱告後，我決定離開這間工作了十多年的公司，另外再開始找新的工作。在當時實在是有很大的壓力，因為我知道，要在短時間內找到一份職位和待遇相當的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感謝主，祂不久便為我預備了現在這份在航空公司的工作。在我舊的公司裡，我要負責五間公司的會計賬目，而現在只需要做一間的。雖然收入是減少了一點，但是工作量相對也減少了，工作壓力也減輕了，而且還有免費機票及員工特價機票。因為有這種福利，我們全家就可以在今年暑假輕輕鬆鬆地去台北參加短宣，又一次經歷了上帝給我們家的恩典。

另外一件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們為小女兒佳忻(Cara)找學校的事。這幾年因為收入減少，如果要繼續讓兩個女兒讀私立學校，經濟上的壓力就會很大。又因為夏威夷的公立學校，小學的質素比中學好，所以我們今年就開始為佳忻申請幾間比較好的公立小學的「區域豁免」(Geographic Exemption)。我們一共申請了四間學校，都是全州前十名的學校。我們當然沒有太大的期望。果然，一個星期後，我們收到了全部四間學校的通知，沒有一間學校有位子給佳忻。可是到了五月中，其中一間學校忽然打電話給我說，他們可以收佳忻。但是經過一番考慮後，我們覺得那學校比較遠，接送不太方便；所以，我們沒有接受。想不到過了幾天，又有另外兩間學校打電話來，說他們可以收佳忻。結果我們就選了離我太太辦公室很近的那一間學校，為佳忻報了名。後來，我們和其他弟兄姐妹談到這件事，才知道這間學校因為有太多人申請「區域豁免」，而且一年級的位子很少，所以被接受的機會幾乎等於零。感謝主，又一次奇妙的安排！

最後，我要感謝主讓我們生活在這麼好的教會裡。這麼多年來，和牧師、師母、弟兄姐妹們一同事奉、一同成長，也一同經歷上帝對這個教會的恩典和祝福。從我第一次參與籌備夏令營，後來在團契職員會，執事會和建堂委員會的服事，讓我很清楚地體驗到：一件事工可以做得好，並不是因為服事的人有能力，而是因為服事的人可以同心信靠主。感謝主，我在這裡看到教會在主裡面成長，並且讓主的恩典藉着我們的教會流到其他地方去。

剛才我所分享的都是在我生命中一些比較大的事，我當然為這些事感謝主的保守和帶領。但是我也沒有忘記在沒有大事發生的那些平常日子裡，祂給我們在明中暗處的供應和照顧。前一陣子有幾天天氣比較冷，有一天晚上回家，太太煮好飯，我們在準備吃晚飯的時候，我忽然想到：我們能夠一家人平平安安地一起享受美好的食物，這就是福氣。這就是上帝給我和我一家人的恩典！我心裡湧流出一份溫暖，一份對上帝的感恩。

(2008年11月28日)

從 1990 年我在這個教會領受洗禮，到今天已有 22 個年頭了。22 年，家裡的孩子都大學畢業了，可我的靈命是否成熟，可以畢業嗎？好像還差很遠！不管我是否成才，這個教會是我靈命發芽、鍛煉和成長的地方，是我靈裡的家！

我的靈命之路可以分成兩段，都與這個教會有著緊密的關係。

頭十年，我一直在信與不信中打轉。我和上帝的關係是先結婚，後戀愛。結婚之前，沒想到要問什麼，婚禮以後卻疑問不少。我有一個獨來獨往的個性，很少能聽人勸。如果不是聖靈的帶領，今天還真不知道我會在哪兒。教會的固定性，不管風吹雨打，地震海嘯，都會在，都開著，給我帶了一個穩定感。那時，我最大的挑戰就是能否每個星期日去做禮拜。我的先生聽不懂中文，孩子又太小，而我自己也沒有太大的動力。再加上做禮拜是在下午兩點（那時教會藉別人的教堂聚會），吃了午飯後，就昏昏的想睡覺。可總是有一個意念在提醒我：該去教會了。那時，我不讀經，不禱告，也沒有團契生活。每週一次去做禮拜，好像要求很高。可是不去吧，又感覺不太對。我還是去了。然而，每次坐進教堂，我那亂亂的心在師母的琴聲中就安息下來。我不知道別人感覺如何，教會裡的聖樂和詩歌是第一道光溫暖了我那冰冷的心。當時我雖不認識詩班裡的任何人，但他們的歌聲傳遞著主的愛和信息。

那時候的我，裡面的靈是糊里糊塗的。不知什麼是天，什麼是地，更搞不懂《聖經》裡說的「死了又活了」的道理。可我有一個信念：希望做一個良善的人，不要傷害他人。而整本《聖經》都在教導人甚麼是對，什麼是錯。靠自己改變，實在是無能為力。慢慢的，我打開《聖經》，開始讀上帝的話。我加入了團契，開始學習事奉。

當時，我們的教會聚會在一處，牧師的辦公室又在另一處。印像中，他的辦公室常常搬。有一段時間，牧師還是在一位弟兄家借了個房間作辦公室用。但是，在沒有尚好的條件下，我們一邊學習，一邊事奉。我們的心是近的，力是齊的。

今天站在大教堂裡，看著成堆成堆的教堂家具和聚會的用品，看著一間一間整齊的課室，我真不能想像當時我們又是如何在租借的地方主日敬拜、領聖餐、受洗禮，又是如何上兒童主日學、成人主日學的？

那時，雖然我還是一個心智不成熟的人，但看到那麼多同工們的擺上，我的心被感動。我從一個坐著要奶喝的嬰兒，開始學習自己吃糧食。從一個帶著旁觀者心態的人，成為投身進入教會事工的成員。我雖然離開了中國的親朋好友，但因著教會，在海洋的這一邊，主賜給我許多在靈裡的弟兄姐妹。我們彼此關心，彼此鼓勵。就這樣，在這個教會的環境中，我和我的同齡人一起慢慢地長大了，而我們的牧師和師母也開始有了白髮。

光陰似箭，在後十年中，我與主的關係進入了一個信靠的階段。我還是有許多問題，但我更多的是想明白主的旨意，想知道主是如何看人間的事，想了解祂做事的法則。我希望祂

的心思意念就是我的心思意念，這樣會省去我許多的不順服。我以前最怕就是開差傳年會。每次差傳年會，牧師呼召大家為主獻身，我就膝蓋發軟，心裡發抖。我怕一旦獻出去後，就不知要被送到哪方邊城去。這樣一晃又好幾年過去了。直到有一天，再聽到牧師的呼召，心裡對主的敬畏大過於自己的膽怯，我走上前去回應了呼召。從此以後，心就不再抖了，反而有了平安。那結果呢？到現在也沒有被送到天涯海角，只是去了幾次短宣，還成了差傳委員會的同工。其實，上帝要的是我們一顆順服的心，祂更了解我們的情況和能力。

我們的李牧師對宣教很有負擔，常常鼓勵會眾要走出教會，把福音帶向遠方。跟著我們的教會，我也有機會參與了短宣的事工，從中學到了許多。要去宣教，就得先明白自己信的是什麼，宣的又是什麼。每次短宣都會要求自己重新思考自己信仰的根基。兩次短宣，一次去瑞士，一次去中國，都有機會和牧師一起同工。

我在教會已有一段時間了，好像跟其他人都熟了，就是與牧師好像有點距離。我也不明白這距離從何而來。也許是年紀，也許是職位，牧師幾乎是可敬不可親。但是，在短宣中，我看到了牧師的親和情。在瑞士短宣時，幾乎每一天都在做宣教的工作，很累人。我們飛了半個地球，到了瑞士，卻無暇享受它的美麗。牧師更累，因為只有他能開手排擋的車。所以，上路他就開車；停下來，他就講道。當我們休息了，有時他還要與當地的同工特別約會。在行程的最後一天，那是唯一沒有安排宣教工作的日子，牧師卻提議帶我們去看一個瑞士的名城。我已經不記得城名了，但我記得坐在車裡好久，來回七個小時，都是牧師開的車。他完全沒有必要這麼做，但他卻惦念著我們的需要。

有過與牧師一起同工的機會，回來後，那距離就縮小很多。

然而，真正讓這距離消失還是今年我生病的時候。那是3月的時候，牧師知道一點我的病情，我也請他為我禱告。過了一段時間，也沒有再聽到牧師的回音。那時，教會裡正因人事的問題搞的很亂。可是，我的情緒很低落，心裡有點來氣。寫了電郵去問牧師：是否還在為我禱告？提醒他，別把我忘了！牧師立刻回信，向我道歉。第二天他就和師母來我家看望我，還帶來了家裡做的食物。牧師再三抱歉，告訴我，他最近精力分散，心裡很沉重。他擔心的是教會的合一，及教會的弟兄姐妹們。我看著他和師母灰白的頭髮，心裡一陣內疚。想到自己也應該長大了，應該替大人們挑擔子了，然而還是如此的自我中心。

牧師是人，他也在盡他最大的努力。他顧裡又顧外，顧上又顧下，幾十年如一日。平時我們聚會完了，一跨出教堂的門，就把它忘了，都回家忙自己的事去了。可對於我們的牧師來說，他和師母沒有自己的事，這個教會就是他們的全部。他們沒有自己的孩子，我們就是他們的孩子，他們的羊。他希望能找到一個可以把自己的孩子放心交託的人，但是，事與願違。這裡沒有完美，我看到的是盡心盡力。

我們的教會是我們靈裡的家。這裡不是一個完美的地方，也不是一片淨土；但這裡有足夠的陽光、雨露和生存的養份，也有成長的空間。我感謝主給我這個教會，我的靈命與她一起成長。

(2012年12月2日)

我是在 1996 大兒子出生那年與他一同在這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的。大兒子今年十六歲，我加入這個教會大家庭也 16 年了。感謝主，我是在這麼特別的日子受洗，讓我能常常記得在主裡的日子有多長，有主領著走的路有多好。

成為基督徒以前，我不常去教會，也不去團契。受洗後，隱約覺得基督徒在星期天應該到教會參加禮拜。可是受洗後的第一個星期天卻也沒去成。不知是因為在受洗前那一番有神沒神、信與不信的激烈思想鬥爭疲勞了腦子，還是受洗後有了分外的平安，我們一家睡得很香甜，尤其是那個星期天的下午兩點鐘教會崇拜的時候。（註：在 2005 年 1 月啟用這新教堂前，國語堂是在 2:00PM 舉行崇拜）

過了兩天，收到教會寄來的星期天的節目單，上面有牧師親手寫的兩行問候的話。不知那是牧師善意的提醒，還是真切的關懷，我們在下個星期天就沒有睡得那麼安心了，於是一家人到了教會參加禮拜。從那以後，星期天到教會參加禮拜是我們一家既定不變的日程，風雨無阻。就連那次地震使得全城停電，我們全家依然準時而至呢。

始初，我是個名符其實的“星期天基督徒”。星期天到教會，唱了詩歌，聽了講道，就回家去了。其它日子似乎與去不去教會、是不是基督徒沒有什麼關聯。《聖經》像天書，讀卻讀不懂。讀不懂就放一邊。可是常去教會總不免遇到喜歡讀經的人，還常聽到看到弟兄姐妹靠主而活、為主而活的豐盛美麗的人生，尤其是看到那些滿頭銀絲拄著拐杖依然到教會虔誠敬拜的長輩們。就像經上說的，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來 12:1），總不會無動於衷，不受感染和激勵吧？有位姐妹讀《聖經》很認真，她那本《聖經》畫滿了條條槓槓和旁註。她邀請我用牧師編寫的《同奔天路》教材一起研讀《聖經》。儘管當時我對她盡心竭力的講解不甚理解，但她的對信仰的執著和認真打動了我。團契也強調基督徒每日讀經，每週還佈置一句重點經文背誦。能背誦的人似乎不多，但有位弟兄每次都能把一周經文背誦出來。他不但會背會用，也去行。他寫了一篇關於我先生的短文，其中引用了好幾處經文，把我那位平凡的先生大大讚賞一番。這讓我很有觸動。我想，怎麼我讀《聖經》就讀不到那些動聽的經文呢？這些無疑都在鼓勵我把摺在一邊的《聖經》一次又一次地端起來。漸漸，讀經成了我的習慣；漸漸，我從《聖經》的話語看到亮光；漸漸，我參與團契事奉。在華福團契慕道組事奉，看到許多人從不信到信的改變，福音的大能深深讓我震撼，堅固了我的信心。我想，如果我那天沒有收到那張教會寄來的星期天的節目單，自己會不會就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來 10:25），光景不知如何呢？

就拿對罪的認識來說吧。受洗前，我好像從來沒有聽過我們都是罪人的說法。回想起來，大概是有講的，只是事不關己，所以從來沒有留心。後來每星期上教會，常會聽說人是有罪的。開始，我以為都是說別人，因而充耳而不聞。我不僅自以為是，還常常大道理連篇。有一次在討論妻子應如何順服丈夫，我說，順服就是溫柔；做妻子應當溫柔。在旁的先生聽到了，叫我最好不要提溫柔這個詞，不說我是“河東獅子”就很客氣了。我聽了不知反省，反而認為，要是先生事事都做得好好的，還會挨太太數落嗎？直到有一天清晨出門上

班的時候，忽然想起先生有件事情沒有做得好，正要曉之以理一番。聖靈提醒我勒住舌頭，不要在大清早訓人。我想，就等到下班後再理論吧。不過沒等到下班，我就意識到我要說的實在不是什麼道理，還帶著滿腔怒氣，難怪可與“河東獅子”相提並論。可悲的是自己卻不知曉，真是需要聖靈光照，對自己罪性、罪念敏感，才不至於犯罪，才能活出新的樣式。可見，如今我先生在人前誇獎的好太太實實在在不是原先的我。

我參加教會領詩的事奉因為我喜歡唱歌。可我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小時候上學，人家見我喜歡唱歌，也讓我上台表演試試。可是每到表演的日子，總是嗓子沙啞。好不容易有一次嗓子是好的，到了台上，卻站在那裡緊張得一句歌也唱不出來。終歸是成不了大器，沒有培養前途。在教會團契與師母一同參與領詩事奉時，師母常提醒我們，在台上領詩不是顯耀自己的嗓子多美多好，而是帶領會眾同聲歌頌讚美上帝。師母帶我們在唱詩前的禱告，不是求五音六律準確無誤，而是求上帝先感動我們，好讓我們唱的歌可以感動會眾。當我不再注重唱的好不好，而是注重唱的真不真時，我的心靈和聲音得到釋放。儘管上台領詩不免有些緊張，但我總不至於唱不出聲。更奇妙的是，我傷風感冒常會引起咳嗽和咽喉痛，但到了該我領詩的日子，咳嗽就停了。印像中還沒有因生病而誤了一次領詩事奉。感謝教會給我領詩的事奉的機會，讓我藉著詩歌常與主親近。在《聖經》還讀不懂的日子，主的愛和聖靈乘著歌聲的翅膀破碎了我驕傲堅硬的外殼，進入到我的內心。

上帝不但拓展我的歌喉，更拓展的我的眼界。我兒時居住的家鄉四處是山。儘管走到高處，可看見稻浪在風中延向遠方，但我覺得視野總被大山阻隔，或近或遠，或高或矮。就像看不透的人生，顯得鬱鬱寡歡。那時的我總希望看到山的另一邊的模樣，看看世界是否就會一目了然。記得上大學第一年寒假乘車回家鄉，汽車繞山而行，路途顛簸漫長。同行的長兄告訴我，如果有一條隧道穿山而過，我們很快就能到家，因為家就在山的另一邊。我聽了既驚訝又失望。原來我已經到了山的另一邊，卻沒有意識到世界沒有什麼不同，人生依然看不透。如今在教會的日子久了，我才明白，原來我們要用上帝的眼光才能看得遠，看得深。因為上帝在《聖經》說，「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 55:9)。有一天，我讀到《聖經》上說：「上帝要將天地捲起來，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變了。惟有上帝永不改變，上帝的年數沒有窮盡。」(來 1:10-12)。我的心豁然開朗，眼界大開。原來天父的世界是何等長闊高深而永恆！

感謝上帝，在天上給我們有永恆盼望的天家，在地上給我們一個可以學習和讓心靈成長的家——教會。

(2012年12月2日)

### 1. 回家真好！

弟兄姐妹們，朋友們，願耶和華上帝賜福給你！

我是1994年復活節在另一個教會受洗的。受洗後不久，我發覺那教會處理事情還不如我做得好。在自以為義的情況之下，我憤而離開那教會四年多。離開教會，我並沒有變得公義，反而是更自以為義。幾乎每個週末打牌，夫妻爭吵不斷，家裡沒有平安。《聖經》說得很對：「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詩16:4）

一直到1998年下半年，我們那時在弟兄姐妹的邀請下，開始去NEW HOPE作禮拜。我們的鄰居萬永善弟兄多次請我們來這教會和團契，於是我們一家就來了華福團契。一來到這個團契，我們就很喜歡這裡的氣氛，感覺像回家一樣。從此以後，我們星期天也來這裡作禮拜。

2001年聖誕節我們正式加入華人信義會這大家庭。

2007年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們去了新加坡。

今年(2012)七月份我們全家在新加坡生活五年後，再次回到信義會這大家庭，倍感親切。回家真好！

### 2. 淺嘗不止

當年剛來團契，就被小組的查經分享吸引住。弟兄們在一起，講自己在家裡如何同老婆吵架，又如何和好。我驚訝這幫大老爸們在大庭廣眾之下怎麼講起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和我的牌友們同桌四年有餘，從未聽過這樣的分享。所以我一直來查經，後來也帶查經，參加預查，帶領預查。到今天，我還十分懷念華福團契的查經和預查。詩人說：「我喜悅祢的法度，如同喜悅一切的財物。我要默想祢的訓詞，看重祢的道路。」（詩119:14-15）

那時的我也只是對上帝的話有了知識上的增長，但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罪，反而覺得自己不錯。我在團契熱心侍奉，對不同的意見充耳不聞。我經常穿一條大紅短褲，即使是在星期天參加禮拜和在2001年擔任華福團契團長的時候也是如此。有弟兄姐妹多次提醒我：「到教會不要穿拖鞋，不要穿短褲……。」我聽了心裡嗤之以鼻。

《聖經》說：「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箴16:18）直到前不久還有弟兄告訴我：那時來團契，看到我穿大紅短褲和拖鞋，雙腳斜叉地站着報告，心裡想，「這樣的人也能當團長，看來我也有希望當團長……。」我不知道，我的自傲攔阻了多少人？我的言語傷害了多少人？我又得到多少人的忍耐？我在這裡向你們認罪，向你們感恩。

### 3. 因罪受罰

2003年，我工作順利，太太又生了第三個孩子，而且是唯一的寶貝女兒，我在教會還是熱心侍奉。一切都如此美好。可是太太生產後不久，得了產後憂鬱症，一下子把我打入谷底。每天擔心：一天過後，我們五個人是不是還在一起？我真是苦啊！我怨天尤人。牧師和弟兄姐妹為我們禱告。有一次在同工會上，同工們流淚為我們家禱告。

太太隨後也開始參加一個家庭姐妹查經班。後來在教會姐妹的推薦下，她去 BSF 學習《聖經》。在那段日子裡，太太一張口，我們就有分歧，但只要一談起《聖經》，她就會平靜下來。

在學習上帝話語的過程中，慢慢地我看到，不是太太生病，而是我生病——我自以為義，自傲，還自我感覺良好。我其實是「偏行己路，如羊走迷」(賽 53:6)。我看到自己當初離開受洗的教會，完全是自以為義。我以為自己是一個好丈夫，卻渾然不知我的言行留給太太的心滿是傷痕。有一次，她答應把家裡不需要的嬰兒床送給鄰居的弟兄姐妹家。我知道後很生氣，因為未經我同意。我強迫她把那小床再要回來。她不得不再去要回來。我「像一個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賽 64:6)

我在上帝面前認罪悔改，向天父認罪，也向太太認罪。她以前多次說我就像「一塊茅坑的石頭——又臭又硬」。上帝的話語打碎了這塊茅坑的石頭。上帝說：「我的話豈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錘嗎？」(耶 23:29) 石頭碎了，我的抱怨少了，甚至沒了，平安來了，太太近一年未見的笑容又再展現在臉上。我看到，自己以前的抱怨也是罪。《聖經》說：「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罰，為何發怨言呢？我們當深深考察自己的行為，再歸向耶和華。」(哀 3:39-40)

#### 4. 其甜如蜜

上帝的話可以施行醫治，上帝的話使人認罪，上帝的話叫人活，其甜如蜜。

耶穌說：「叫人活着的乃是靈，肉體是無益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 6:63-64)

我渴望天天住在上帝的家裡——教會，天天活在真理當中。

我期待我們這個家的每一個弟兄姐妹都渴慕讀《聖經》。

我盼望每一個人讀《聖經》，都讀得催人淚下，讀得其甜如蜜。

我以下面的《詩篇》作為結束：

「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

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

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詩 19:7-10)

願耶和華賜給弟兄姐妹們渴慕祂的話語的心，願我們的心靈大得飽足！

(2012年12月2日)